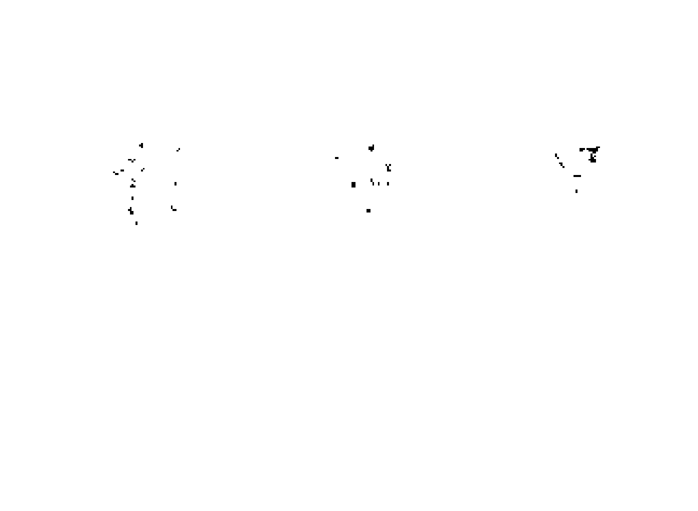
早 期 诗



圣 诞 歌 谣

——情深意切致艾夫杰尼·莱因

在莫明的痛苦中
船静静地在黑暗里燃烧，
夜幕下一星羞涩的街灯，
浮出亚历山大公园，
在砖石的疲劳中荡漾。
宛若淡黄的小朵玫瑰，
它飘飘忽忽，在恋人头上，
在路人的足下。①

在莫明的痛苦中
夜游者，醉汉，如团团蜜蜂。
一位陌生人抢拍下
这大都市的夜景；
出租车载着乘客的狂叫，
跌跌蹦蹦驶进奥汀卡街②，

① 克里姆林宫左近的公园正对列宁墓。因为公园外沿低于街道的路面，街灯(形状颇似船上的灯火)高出公园里游人的头顶，却低于园外便道上行人的脚部。——英译本注

② 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几次在莫斯科羁留，均客居在奥汀卡街。布罗茨基同她会见也在这里。这一条街素以拥有众多的“私人”住宅闻名。——英译本注

亡命的人僵立
在私人住宅的拥抱中。

在莫明的痛苦中
阴郁的诗人沿城游荡。
紧傍煤油店，一位脚伕，
圆圆的脸，深深的忧伤。
苦日贪恋女子的情种，
踽行在肮脏的街道上。
午夜的婚礼，人影憧憧，
在莫明的痛苦中。

莫斯科雾蒙蒙的南街上，
随波漂流沉浮，好不凄凉。
犹太口音盘旋着降下
阴沉沉的发黄的楼梯。
从除夕，纤弱的美人
孤独地游向礼拜六①，
用爱换成悲苦，
说不清伤感的由头。

暮晚凉飕飕，在我们眼前
飘过；两片颤抖的雪花

① 1962年除夕(即1961年12月31日)是礼拜日。——英译本注

撞击街车。刺骨而苍白的风
拍打冻红的手。晚灯漾出
蜜色的金黄。土耳其松饼
散发异香。圣诞前夜
高举在我们头顶之上，
那天堂的馅饼。

你们的新年飘浮在波峰上
在城市紫色的大海里，
在莫明的痛苦中——
仿佛生活将会重新开始，
我们能消受名誉和荣光，
确保的成功，充裕的面包。
仿佛，不再向左逡巡，
生活将摆向右方。①

（1962年）

① 此处的“左”和“右”无政治含义。——英译本注

第一个月份展翅飞过

（十四行诗）

第一个月份展翅飞过
监狱的铁窗；我听见囚犯
轻唱在迷宫一般的牢监：
“又一位弟兄获得了自由。”
你仍可耳闻囚犯的低歌，
和缄口的狱卒脚步的应和。
你亦歌唱，无言而且无声：
“永别了，啊，逝去的一月。”
仰视窗口滤进的光明，
你大口吞咽湿润的空气。
我再次举步徘徊，陷入沉思，
沿着走廊，自上一次审讯
步入第二回——走向那远方，
既无三月也无二月之地。

（1962年）

疲劳现在是更常造访的客人

疲劳现在是更常造访的客人，
而我却更少地谈论它的临门。
啊，我家庭手工的技艺劳绩，
我喧闹的灵魂车间现制的产品，

你为自己正设计怎样的飞鸟？
你将它赠与——或用以交换——谁人？
你必得高居最时髦的窠巢，
同时新的竖琴合唱一支曲调？

归来吧，我的灵魂，扯下一片羽毛，
无线电能为我们高唱荣誉。
告诉我，灵魂，什么是生活的原貌，
它如何矗起于你飞腾的凝视？

现在，雪花正飞旋——仿佛自
虚无中涌去——在普通的屋檐，
啊，大街，为我绘出死亡的轮廓，
还有你，鸟儿，尖喊出生活的形态。

因为我在这边走，你在那边飞，
再也听不见我们的窃窃细语；
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你在那里号叫，
拍打着你不安的半透明的羽翼。

（1960年）

你再次归来

你再次归来。这有什么意义？
难道此处仍有人需要你，
仍有人将你视为挚友？
你归来了，带回佐餐的甜酒，

眼睛木木地望着窗外，一点一点地
你意识到你才是带罪之人：
唯一的一个。那很好，谢天谢地。
或许我们该说："感谢小小的恩惠。"

这很好，因为没有任何他人可以责备，
这很好，因为你没有任何亲友联系，
这很好，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人
有义务将你爱怜得疯疯癫癫。

这很好，因为没有任何人挽过你的臂，
在夜色浓重的夜晚将你送出家门，
这很好，独立遨游在这广袤的世界，
从骚乱的火车站返回自己的住所。

这很好，发现自己，在急归的途中，
吐诉并不坦诚的只言片语；
你会猛醒，原来你的灵魂
并不能迅速容纳发生的事情。

（1961年）

高尚的赫克托[1]被枪刺胸膛

（十四行诗）

高尚的赫克托被枪刺胸膛，
灵魂悠游于阴暗的流水，
树丛簌簌，白云阴沉失色，
不闻安德洛玛克[2]远方的抽咽。

骁勇的埃阿斯[3]，借夜色幽晦，
划破齐膝流水透明的涟漪，
生命飘离硕大圆睁的眼睛，
飞向赫克托。水没及他的胸脯。
黑暗镶起他深井似的凝眸，染黑
明洁温和的水波，不安的树木。
水流退降至埃阿斯的腰间，
他的重剑，被奔泻的水流握住。
向前刺击
——水流里伫立着慓悍的赫克托。

（1961年）

---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亚英雄，普里阿摩斯的长子，军队统帅，膂力过人，心灵高尚，为阿克琉斯所杀。
② 赫克托的妻子，在文学作品中素为受恋丈夫的忠贞妻子的典范。
③ 阿喀琉斯阵亡后最骁勇的希腊战将，后同俄底修斯因龃不和，自刺身死。

房客发现他的新居十分陌生

房客发现他的新居十分陌生。
生疏的物件绊住他的扫视，
它们的形影讨不得半点欢喜，
自己也因此感到极端的没趣。
但是房间总不能凭空站立。
唯有那座钟——似乎缺乏气概——
缓缓地觉到了房客的轻抚，
悄悄地在暗中屏起气力顶住。
眼前的房客不同于老房客——
他搬进柜橱，和一张木桌，
以为他会久住，不用搬走；
他错了。生活是致命的药丸。
他们之间似无相似之处：
容貌，个性，或者心理创伤。
但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家”，
却是他们两者共同的占有。

（1962年）

那夜，躺在篝火旁

夜幕泛出的天光，比它的腿还明亮，他
无法漂流进默化万物的幽暗。

那夜，躺在篝火旁，我们
初次瞧见那乌油油的黑马。

不曾见过世上有什么比它更黑——
它的四腿浑然条条炭色。
肢体墨黑有如一洞真空，
从鬃毛，至马尾，暗如黑夜。
它的侧腹是中分的两个黑片，
从未领略过鞍韂的磨擦印痕。
它静立不动，仿佛在熟睡，
却有恐怖追踪着它的足蹄。

暗影显不上它黝黝的身体。
没有颜料能抹出更浓的黑。
它的黑如每一个子夜的墨色，
如一切针尖的无法探测的心脏——
那黑如前方隐约显现的密林，
如矿巢的拱柱间匝实的空间，

如深埋土中一颗种籽的坑穴。
我明白我们此时内感一片黑暗——

而我们的凝眸瞧见它更暗的闪光！
我的表指示现在尚不到子时。
它不迈细步，不向我们走近，
深不可测的神秘隐藏它的腿间。
它的脊背隐没去我们的视野，
留驻在那里的，没有一叶幽光。
两片眼白有如并出的双拳，
而黑魆魆的瞳仁更令人悚然，

斜视的眸子奇怪地表示蔑视！
它为什么必要解释它的飞临，
注目我们，直至破晓的黎明？
为什么要贴近这野外的篝火？
为什么吸进空气的黑色，
啮断落叶柔细的茎梗？
为什么双目炯炯放射黑光？

——它欲寻一位骑手，在我们中间。

（1961年）

火，你可以听出，正在熄灭

火，你可以听出，正在熄灭。
角落的暗影不息地颤抖。
你再不能对它们挥舞拳头，
或者吆喝它们处于静止。
这个军团不肯俯首听命。
它紧缩队伍形成一个圆，
静谧中它沿着墙边出发，
我突然成为它死寂的中心。
黑暗的喷发是墨色的问号，
正向上升腾，稳定地膨胀，
由上而下的黑流更加浓郁，
吞没我下巴，揉皱我的纸。
时钟的双臂已完全隐没，
不见形影，也听不出声音。
余下的唯有眼底一亮点——
在仿佛冻结、僵化的眼里。
火死了，你能听出，它死了。
苦烟盘旋而上，贴上屋顶。
而亮点已刻在你的眼里。
或者说烙上了这片暗夜。

（1962年）

挽约翰·邓恩

约翰·邓恩睡熟了……。身旁的一切
也在沉睡：墙，床，地板，全睡了。
桌子，绘画，地毯，衣钩和螺栓，
壁橱，碗柜，蜡烛，窗帘，——一切
都睡了：洗碗池，瓶子，酒杯，面包，
餐刀和磁具，玻璃制品，锅和罐，
床单和壁灯，五斗橱，座钟，
镜子，楼梯，门。夜，铺天盖地；
夜，渗进一切：角落，人的眼睛，
床单，书桌上的报纸、文件，
贫瘠语言遭受出蛀的词语，
木块和火舌，废弃壁炉炉膛里
熏黑的木炭——夜渗进一切。
汗衫，皮靴，长袜，阴影，镜子
后面的黑暗；座椅的木背，
床和洗碗池，十字架，
内衣内裤，门边的扫帚，
拖鞋。这一切全在沉睡。
是的，全睡了。窗．窗外的雪，

比桌布更白的倾斜的房顶，
高高的屋脊。冬雪压住附近的一片，
被这锋利的窗棂深深地雕出一孔方形。
拱顶，墙壁和窗——全睡下了。
铺路的木条、卵石，庭院，铁栅。
光不再闪亮，滚动的车轮不再嘎嘎作响……
铁链，围起的院落，装璜，边饰。
门和门铃，把手，门钩全睡着了——
门锁和门栓，螺钉和精巧的钥匙。
不见咯嘈，窸窣，砰砰，隆隆的声音，
唯有雪花的剥啄。人在酣睡。黎明
还在远方。监狱和巨锁深卧睡乡。
鱼铺子的铁秤砣在沉睡。
宰杀后的猪体也在安寝。后院和
平房。看门狗躺在锁链里，一身冰凉。
睡在地窖的母猫，竖着耳朵。
老鼠睡了，还有人。伦敦在沉睡。
帆船向铁锚点头磕绊。盐海
梦呓着，载着身下的雪花，
在远方与熟睡的天边化作一片。
约翰·邓恩熟睡了，还有大海。
伟岸的白垩崖安眠在沙海之上。
这岛子睡了，被孤独的梦拥抱着，
每座花园安上了三道门栓。
松，枫，白桦，冷杉，云杉——全睡了。
山坡上湍急的溪流和小路

也睡了。狐狸和狼。穴中的熊。
雪片在兽穴洞口拂拂扬扬。
鸟儿全睡了。听不见它们的歌唱。
听不见嘶哑的鸦叫。夜晚的
猫头鹰也压住阴险的干笑。英格兰的
旷野一片沉寂。一颗晶亮的星在燃烧。
老鼠在忏悔。一切生物全在熟睡。
死者静卧在墓穴里，美梦中，
生者，睡衣睡袍形成海洋，
安眠——单独地——在床上，或者
成双成对。山，树林和河睡了。所有的
鸟与兽睡了——活的和死的自然。
雪花，径直飞下黑色的天穹，旋成白色一片。
那里，高高于人世之上，一切也在熟睡。
天使睡了。圣人——圣人的耻辱呵——
不再牵挂我们这苦闷的人间。
黑色的地狱之火安息了，还有荣耀的天堂。
在这凄凉的时刻，谁也不肯离开家。
连上帝也在安睡。地球受到冷落。
眼睛不能观看，耳朵难觉声音。
魔鬼睡了。刻毒的敌意与他
同睡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
骑士们[1] 睡了。还有手持长号的
大天使。马儿轻晃身躯，入了睡乡。

---

① 既指英国红白玫瑰战争中的骑士，亦指圣经启示录中四位骑马人。——原注

知识天使们，全拥成一团，
在圣保罗教堂的穹隆下打盹儿。
约翰·邓恩睡熟了。他的诗睡了。
他用的形象，音韵，磅礴的诗行
隐没在视野之外。苦闷和罪愆，
渐渐疲软，安寝在他的音节中。
每节诗悄声对它的亲邻说，
"再向前迈呀！"但每节诗离天门
那样遥远，那样可怜，精粹，绵密，
形同一体。一切都睡熟了。抑扬格
质朴的拱顶高耸在睡眠中。扬抑格
宛若卫士伫立，不时左右颔首。
忘川河水的幻影也酣睡了。
诗人的名誉紧傍着它入寐。
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煎熬，全已沉睡。
恶习沉睡。良善在邪恶的怀抱里安卧。
先知酣眠。洁白的雪，在无垠的
空间，寻出未曾染白的最后之地。
一切全在安眠。一摞摞的书本，
一串串的词句，罩在遗忘的冰层下，
昏睡。每一种语言，每种语言的真理，
全已安寝。睡乡中环环相扣的铁链，岂有声息。
一切都在安息：圣人，魔鬼，上帝。
他们居心险恶和忠顺的仆人们。唯有雪
如筛落，铺盖上渐暗的道路。
整个世界，再听不见别的声响。

且慢，听！难道你在这寒夜
听不见抽噎的声音，恐惧的低语？
有人裸露在冬季的狂风中
站立着哭泣。站立在浓重的晦暗中。
他的声音很细，细得象根针，
没有穿上线的针。他孤独地徒自
在漫降的大雪——裹一身冷雾——
那将黑夜缝上黎明的大雪中畅泳。崇高的黎明。
“这是谁在抽泣？是你吗，我的天使？
是你孑身一人隐在雪中，期待我的
到来？在黑暗中——没有我的爱——
曳步回家？是你在晦暗中呼号？”
没有答复。——“是你吗，知识天使，
你无声的泪水使我忆起墓穴里的
合唱？你决然要离开我
安眠的圣殿么？是不是你？”
没有答复。——“是你吗，啊，保罗？
你的嗓音因严厉的说教变得粗哑。
你难道没有在晦暗中低垂皓首
哀哭？”只有沉默的回答。
“是那在深沉的黑暗中护卫
痛苦的目光，那无处不可见的巨手么？
是你吗，我的主？不，我的思路乱成一团。
可那哀哭的声音是多么地高尚！”
没有答复。沉默。——“加百列天使，

是你对着猎犬的狂吼吹起了号角？
骑手为骏马放置鞍鞯的时候，
我为什么睁着双眼，兀自站立？而
一切全在安睡。天上的猎犬
隐在浩瀚的朦胧中，成群地飞跑。
加百列呀，你手执长号，独自
困困在冬日的黑暗中，你没有抽泣吗？”

“不，约翰·邓恩，是我，是你的灵魂在说话。
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伤感！
因为我的劳动赋予生命沉重如
僵直锁链般的感情与思想。
承着此重荷，你居然可能超越
那黑暗的罪愆和热情，更高地翱翔。
你原是鸟，你到处可以瞧见
你的人群，当你飞升在他们的
坡形屋顶之时。你了望过大海，
远方的大地，和阴曹，——先是在梦乡，
尔后觉醒。你见过满缀宝珠的天堂
架设在人们下流欲望的丑恶结构之中。
你领教过生活，你岛子的那孪生兄弟。
你确曾在它的岸边直面大海。
呼啸的黑暗在四周紧压着你。
你飞越上帝，然后一头栽下，
这不堪的重荷怎肯让你高攀上
那有利的地势，从那里看，这地球

至多是飘带似的河流和高塔——
从那里看，倘若你俯视，可怕的
最后审判似乎已尽失其可怕。
那个国度的光辉不会泯灭。
从那里看，此处的一切无异于朦胧狂热的梦。
从那里看，我们的主似乎只是远方
农舍的窗户隔雾射来的一柱光束。
田地没有播上种子，未见犁沟。
岁月没有播上种子，漫及世纪。
森林徒自兀立，象一堵不动的墙。
雨拍打着巨草高昂的头。
第一位樵夫——因为害怕荆棘
失去攀登的勇气，铸成大错——
只能爬上一颗枯树，远远地，匆匆
瞥一眼他谷地里的野火。
一切都在远方。近处是一片模糊。
平视的目光随远处的屋顶垂落。
这里的一切光明。没有嘈杂的
犬吠或钟鸣骚扰宁静的空气。
当他意识到一切都是那样遥远，
他会策马回头，奔进树林。
霎眼间，缰绳，雪橇，夜，他失败的攀登，
他自己——将熔铸成一块圣经的梦。
然而，现在我站在这里哭泣。路不见了。
我被诅咒，同这些石块为伴。
我不能借助我的肉身翱翔，

若要失而复得这个本事，只在我的死时，
在这潮湿的土地上，忘却你，
我的世界，将你永远地忘却。
我要紧跟着，在欲火的熬煎下，
将这片分离缝上我自己的肉体。
可是听着！当我的哭泣掠扰你的
安息，忙碌的雪花飞旋着穿过黑暗，
不融不化，缝补起这片痛创——
它的花针来回地飞，来回地飞！
不是我在抽噎。是你，约翰·邓恩：
你只身长眠。碗橱里你的锅在熟睡，
当雪花在你的眠宫上堆积——
当雪花从最高的天国向大地筛落。”

象一只巨鸟，他眠宿在自己的窠巢，
他纯洁的路，他对更纯洁的生活的渴求，
他自己，全部托附给被云翳遮没
那颗不灭的星。象一只鸟，
灵魂纯净，他的生活之路
虽然不得不在罪愆中逶迤，可是
与远架在欧椋鸟空巢之上的
乌鸦窝相比，它离自然更近。
象一只巨鸟，他同样苏醒在黎明；
但是他现在静躺在一层白色之下，
当雪和睡眠将律动的虚空缝补在
他的灵魂和他幻梦的肉躯之间。

一切在沉睡。而一首最后的诗
等待结尾，裸露尖齿吼出
肉体的爱只是诗人的职责一
精神之爱才是教士的实质。
无论这些湍流转动哪个磨坊的磨石，
它在这世上碾磨的是同样的粗谷。
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可以分享，
世上又有谁来分担我们的死亡！
人的衣裳绽开了破洞。它可以被扯烂，
如果他愿意，或在棱角处钩破。
它腐烂成碎片，再缀成一体。
终将再次撕烂。只有高远的天穹，
黑暗中，将弥补的针带进你家中。
睡吧，约翰·邓恩，睡吧，沉沉地睡去，
别惊扰你的灵魂。你的外衣么，它已撕破，
东一片，西一条。可是看哪，那颗明星将光刺过云层，
正是这光才使你的世界维持到今朝。

（1963年）

我们又一次留宿那不勒斯海湾

（十四行诗）

〔致G.P.〕

我们又一次留宿海湾①，
黑烟如云在上空飞翻。
我们的维苏威清过喉咙；
火山灰遍洒僻静的巷陌。
窗玻璃在它吼叫中震颤，
有一天我们也会灰封尘埋。

一旦那可怖的时刻果真来到，
我愿意，愿意跳上一辆街车，
去郊外把你的私邸访觅寻找；
倘若时间流驶过一千年，
科学家蜂涌而至，掘出我们
这个城市，但愿能发现我
披一身现代纪元的灰尘，
永远地在你的拥抱里静卧。

(1962年)

① 指拿不勒斯海湾，亦可指芬兰湾。——英译本注

当我拥抱这些肩膀

——致M.B.

当我拥抱这些肩膀，我瞅见
眼前这房间不曾看过的模样。
我看见推至墙边的直背椅，
如何同身后的光辉混成一体。
硕大的灯泡发出太强烈的光——
灼目的光使旧家什更显虚空。
沙发罩裸露经纬，微微泛出
青褐色的光，颜色近似淡黄。
木桌孤零零地兀立，地板
躺着反光，炉膛漆黑，木镜框
尘堆灰积，内镶一帧风景油画。
壁柜俨然是活物中的孤魂。
空虚的灿烂中，飞蛾鼓翅，播出
僵化的轨道里我那呆滞的目光。
如果有鬼魂曾经在此处作祟，
它无疑因讨厌此地早已离去。

（1962年）

天使不解的谜

——致 M.B.

梦摇撼着整个宇宙。
却有人定睛了望大海；
它呈现夜幕，片片切割，
被窗棂锋利的刀刃。
灌木钩住了月亮汽球。
划艇沉没于交谈里；
他们说这房里锃亮的鞋
敲不开牡蛎的外壳。

一只紧抓枕头的手
徐徐滑下抛光的床栏，
以这笨拙沉默的姿态
缓缓移向朦胧的胸怀。
岩石尖齿划破的短袜，
黑暗中天鹅般地扭曲。
漏斗形的口充满着欲望；
仰视天空似黑色鱼网。

墙帮助我们将大海
（也许仰仗迷蒙的思想）

似这般分为两片，于是
仍然空悬的两片黑网
在无法探测的深处，
等待着被拖出水面，
用巨窗上构成十字的
两根木棒拴住的绳索。

波涛上星儿闪着黄光；
静伫的划艇雾影依稀。
框于窗棂的巨大十字，
绞车般徐徐地转动。
两只网匀速移动，从
空旷的海底升上海面；
它们希望旋转的十字
拉出它们，撒向别地。

一切的发生全无声息。
空洞的窗仍怀拖希望，
尽管房子固定不动，
下一网会满载而回。
窗眼在暗夜中看见
（月儿使它的世界更明亮）
花床如何波涛般涌进，
前院的灌木怎样如浪破碎。

房子兀立不动，篱墙纵身

跳进黑暗，带着闪光的鱼浮；
短斧咬进台阶，锋利的目光
又盯上潮湿的缆桩。
时钟在低语。快艇的摩托
在远处低鸣，它淹没了
一位消瘦的行人脚下
踩碎的牡蛎尖声的痛吟。

双眼发出凄厉的惨叫。
眼睑锁闭，仅微微一抖，
有如牡蛎壳阴郁的
弯曲，护住自己的眼眸。
淹没于摩托的交谈，
这痛苦，几时才能消散，
才能冲出温暖的臂膀
就象牛痘的苍白瘢痕？

多久？直至天明？肯定不是。
风儿轻声地哼着，企图
撩起空阔门道的光脸上
那张茉莉花面纱。鱼网
全已拖起。戴胜鸟奏出
啁鸣，诱开可能的小偷。
那黑魆魆的凳上的行人
仍然不发一语，沉入暗夜。

（1962年）

一 片 蜜 月

——致M.B.

永远，永远莫忘记：
海浪如何拍打码头，
风怎样顶着向上，
就象掠进水下的救生浮筒。

——海鸥如何啁啾不休，
帆船怎样仰面观天。
——云朵怎样凌空升腾
仿佛野鸭振翅奋飞。

愿我们分享的
这生活的碎片
象鲜活的鱼
疯狂地撞击你的心。

愿树丛繁茂。
愿牡蛎将口钳紧。
愿凝聚你唇尖的

激情帮你理解

——不用言语——破碎的
浪花如何
为大海生产
新的高潮。

（1965年）

你将振翅，知更鸟[1]

——致M.B.

你将振翅，知更鸟，飞下这三丛
悬钩子，因此——在我的禁锢中——
唤起对毛茸茸羽扇豆的回忆
当黄昏入侵豌豆王国的静谧。
你将振翅，穿飞于褐色柳的浓密
胡须，千千万万颗铟微的露滴，
心儿受到突然的震惊而晕眩，
将瀑布般泻下豆荚绿色的斜面。

痉挛将毁灭悬钩子树丛，但是
留下一个谜。它或许刚才发生：
设陷阱时，一个猎人粗心地
踏上一根枯枝，断裂声清脆。
其实，只有一条细丝带似的小路
逦逦于黑暗中，还有桦木的白色和严肃；
这里听不见水流汩汩或猎枪哔啪，

① 此诗作于布罗茨基24岁生日，1964年5月24日。——英译本注

也看不见天上的宝瓶和人马①。

黑夜运行于倒装的翅膀，高高地，
飞在如今颠倒挂着的树丛之上——
执着得有如人们记忆中的过去，
那似乎依旧鲜活的无声的过去。

（1964年）

① 此诗作于苏联阿尔汉格尔，在这一纬度线上，看不见宝瓶和人马两个星座。——英译本注

一 个 预 言

我们一同去生活在海边；
巨堤如墙将我们与大陆隔开。
一盏自制的提灯温煦的光芒
掷过我们四周的圆形空间。
我们用纸牌宣战，竖起耳
捕捉疯狂的海浪拍岸声。
我们轻轻咳嗽，无声叹息，
每当风的咆哮过于喧闹。

我将变老，你却依然年轻。
如青年人所说，我们将计算
剩余的时光，直至新世纪
碎成日子而不是裂成年头。
在颠倒的小尼德兰①，我们将
辟一方厨房园地，在门边
煎牡蛎，饮太阳章鱼的光线。

① 尼德兰之所以"颠倒"，是因为它位于大堤临海的一侧，目的不是阻挡海潮，而是为了防御来自大陆的原子破坏的威胁。——英译本注

让夏雨拍打我们的黄瓜，
我们要晒得象爱斯基摩人
那样黝黑，你用轻柔的手指
描我未经曝晒的处女V①。
我用明净的镜片观察锁骨，
瞥一眼倒映的身后的海波，
和锡盒里旧的盖革计数器，
悬于褪色、浸透汗渍的吊带。

当冬季降临，残酷无情，它
将卷走我们木屋的草顶。
如果生孩子，儿子叫安德烈，
女儿便叫安娜，我们的俄语
将因此印上那小小的皱脸，
永不会被忘记。字母表上
第一音不过是延长的叹息，
由此可先为未来加以证实。

我们将用纸牌宣战，直到
海潮撤退的弧线吸引我们，
以及将牌，沉下并且离去……
孩子将无盲地凝视飞蛾，
并不深究它扑向灯光的
紧迫动机。然而时间终将

① 指胸脯和锁骨之间因有盖革计数器的吊带遮挡未接触阳光的V形部分。
——英译本注

来到，他必须寻找他的归途，
跨越横隔开大陆的堤坝。

（1966年）

献给奥古斯塔的新诗篇[①]

——致M.B.

1

九月的第一天是星期二。
雨泼了一整夜。
鸟儿全飞回了南方。
我多么孤单，又多么勇敢，
甚至没有目送它们远行。
寂寥的碧空被击碎。
雨幕遮起它最后一点湛蓝。
我不需要南方。

2

活活地埋在此处，
我在黎明的残梗中跋涉。
皮靴搅起稀泥
（星期四的风在我上空咆哮），

① 诗名取自英国诗人拜伦写给他妹妹的诗："献给奥古斯塔的诗篇"。

可割剩的短茬直挺着腰，
几乎不觉得疼痛。
褪色柳柔软的枝条
将淡红的末梢插入
没有设防的泥沼，
一面惊扰着伯劳鸟巢，
一面不息地唠叨。

3

踩进，拔出，旋涡，叽嘎。
我没有加快步伐。
呵，上帝，扑灭那
唯有你才认识的火星。
我用冻僵的手压住双臂，
从土丘游荡上小山——
没有记忆，只有内在的声音，
脚板踢在岩石上。
我对一条黝暗的小溪弯下身，
又惊慌地跳躲开去。

4

无心的阴影与我的目光相交，
湿气浸透我的胡髭，
我的便帽斜戴

——朦胧中看似花冠——倒映成
我的灵魂难以穿透的
疆界，这又有何关系？
我无意逾越我的帽舌，
纽扣，衣领，皮靴或袖口。
我的心突然悸动，我感觉出
躯体上的缺口。寒冷
灌进胸腔，摇荡着我的心脏。

5

水在我的前方汩汩地流淌。
霜伸手寻觅我嘴巴的缝隙。
人有两个裂口还怎么呼吸！
这可是面孔，抑或
山崩的景象？
我的笑是扭曲的笑；
横切那黎明沼地的
灌木丛因此悚然。
一阵雨将黑暗击成细末。
我的影子奔跑着，象个活物，
从这两片红肿的眼睑，
跃上松树和垂柳下的浪峰。
它消失在双重的阴影中，
我却无法效尤。

6

踩进再拔出。咀嚼那朽败的小桥。
教堂公墓四周的泥淖
啜饮木十字架上的青黛。
就连碧翠的草叶
也不能染得它一丝绿色。
践踩那燕麦仓，
狂奔在密集的叶簇间。
深深地刺进土中，
唤起一切的死人，一切的亡魂，
在那泥土里，在这我心中。
让他们逃走，抄着近道儿飞奔，
穿越这麦茬，钻进空寂的村庄。
让他们挥舞稻草人的帽子迎接
飘然而至的秋日——突如鸟儿其来。

7

在这小山顶上，寥廓的苍穹之下，
在通向林莽的道路之间，
生活在自己面前退缩，
惊愕地瞪着自己
嘶嘶、隆隆作响的形体。
根呼哧呼哧地缠着你的皮靴，

整个村庄没有一星灯光。
我踯躅在无人的世界，
借用一种非存在身份。
风从我掌心夺走热气。
树洞用水把我浇灌；
泥泞折弯缎带似的小路。

8

仿佛我不真正站在此处，
而是置身边线或船舱之外。
麦茬儿膨胀，直指着天，
宛如死人下巴上的胡须；
草棵里的伯劳鸟巢上
一群蚂蚁愤怒得似开了锅。
以同样陈旧的方式，自然
同过去算帐。她的脸，
映满落日的霞光
却掩不住她的恶意。
我调动起全部的五种感官
钻出树林。
不，天主！我的眼蒙上了云翳，
不能够再参加审判。
万一——果真如此不幸——
我无法控制自己，
呵，上帝，斩断我的全部感官

就象砍去芬兰窃贼的五个手指①。

9

双子座的星，亲爱的朋友。一切汇聚成一个污点。
从我的唇，决压不出一声呻吟。
我直立于此，敞开着衣襟，
让世界穿过不可解之筛，
再涌进我的眼。
我几乎聋了，呵，上帝。我几乎瞎了。
我听不见一个字，月亮稳稳地燃烧，
不如二十瓦灯泡。我不会在
星辰和雨点之间，横空铺设
我的轨道。森林不理会
我的歌，只与我的咳嗽共鸣。

10

现在是九月。又是深夜。蜡烛
是我唯一的伴侣。可有一个影子
在拔起的根间爬出，
从我的背后打量这些纸片。
你的魂灵在幢幢阴影间
窸窣穿行，在水中汩汩地笑，

① 旧时芬兰捉住小偷后即砍去其五指。

在敞开的门外亮出星星般皓齿。

11

上空的光隐去了。
浸起的水盖住了我的路。

是的，这颗心飞向你——
越来越快，越来越远。
一个越来越虚假的音符潜入我的声音。
你也许将它认作命运，
这命运不索取我的鲜血，
却用一根钝针将我伤害。
如果你希冀一个微笑——
等一等，我笑给你！我的微笑
将如难朽的墓穴屋顶，
飘浮在我的上空，轻比烟岚。

12

尤匹特①，是你吗？我在哪里？
我的下方是：水，草，
石南木竖琴的分枝，
雕成马蹄的形状，仿佛

① 司音乐之神。

预示着幸福。可是你和
你的卡里奥帕琴，
谁也不懂得怎样去改变
一个人的生命速度——由跑到走——
却不打乱他的呼吸节奏。

（1964年）

致斯库洛斯岛上的吕科墨德斯[1]

我退出这城，如忒修斯[2]曾
退出迷宫，让米诺托[3]腐烂，
让阿里阿德尼[4]与酒神同床
造爱。
　　　这，他们说是胜利。
德行终于羽化登仙。可是
上帝作出了安排：我们相会
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在城里
显过身手，如今满载战利品
遨游，穿过宽广的空地，离开
这个地方，永远不想再回头。

说是说，做是做，谋杀终究

---

① 该岛上多罗珀斯人的国王。
② 希腊神话里阿提刻的英雄。
③ 克里特岛上的怪物，牛首人身，是国王弥诺斯的妻子帕西淮同海神波塞冬派来的海牛发生反常性关系的产物，住在代达罗斯为它修造的迷宫中。后为忒修斯所杀。
④ 弥诺斯和帕西淮的女儿。忒修斯来到克里特岛，因阿里阿德尼送与的一个线团方得走出迷宫。她后来被忒修斯抛弃，而成为狄俄倪索斯（又名酒神）的祭司的妻子。

还是谋杀。我们凡人皆有
责任拿起武器反抗恶魔。
谁说恶魔是不朽之身？上帝
秘密地——以防我们骄傲地
自以为不同于被我们击败者——
远离着兴高采烈的群氓
减去了一切酬劳。嘱咐我们
闭紧嘴巴。于是我们渐渐消失。

这次，我们真是一去不再复返。
人可以返回作过恶的场所，
却不会重归遭到歧视的
地方。上帝的安排同我们
受到屈辱的感觉，这一回
绝对地吻合，我们离开：夜，
腐烂的怪物，快活的群氓，家，
我们的炉火。墨黑的旷野里
酒神拥抱着阿里阿德尼。

可我们终有一天要归返。
回家。回到家乡的炉边。我的
路直穿过这城市的心脏。上帝
容我不佩带我的双刃剑——
既然城市对它的居民是
中心广场和塔楼，

对走近

它的漂零人，

不过是荒郊。

（1967年）

拒绝将一切的敌人分类

拒绝将一切的敌人分类，
学究们何等恢宏的胸怀！
将整个宇宙浓缩成我爬行
其中的痛苦的生存的地点，
如醉醺醺大骂死神的裁缝
把贵族的华服补上块补丁——
我从你的地平线阴暗的一面
将悠长的时光掷向你快速的生活。

巷陌和市郊，后院，旷野和
藩篱——一切你曾经游荡的地方，
一切你用以构成生活的内容：
我全都熟悉，我们小悲剧的
背景——我们的爱情死亡之地——
将显得既不可爱又无生气——
你偶然架起情床的地方
——有如那远近闻名的血殿①。

① 指"血的复活殿"，一个模仿莫斯科的圣巴西尔殿的华丽的拜占庭式建筑，建造于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遇刺的地方。——英译本注

那么以我的百分比，用我们的
凄凉和孤独购买结婚的鸽子。
如残废者为他的肢干庆贺，
我为更美好的过去举杯。
你已收起生活目的的支柱，
毫不畏缩接受一切生活：
你的床，造于流言之上，坚硬
如同日历边角上我的那一张。

即便死去，我对你和生活
依然比山、湖、河更具意义。
地球揭示出的真理丝毫
不多于你亲眼目睹所见。
你身后每一片踏倒的草叶
象难以形容的雄鸡跃起。
这圆周渐大，如环形的视野，
在你渐小的身影后飞滚。

晕死的鱼从溪底浮上水面，
一个幽灵悠悠游荡于葬礼，
身体腐烂于清洁的裹尸布：
我的影子同光明的天穹竞争，
将永远在你耳际大声宣布
我是羽翅丰满的救世主，
我的身萎缩于你视野里的墙，
那高高的屋顶名叫“俄罗斯”。 （1967年6月）

诗　节

1

让我们默默地诀别。
拧小留声机的音量。
这世上的分手
暗示世外的离别。
莫要说我们今生
注定分睡两处。
死亡也不能让我们重聚，
或消除我们爱的痛苦。

2

一切的罪愆，
当末日审判开庭，
决计得不到
无辜人受到的欢迎。
这是我们最后的分袂
既然双方都知道

我们不会相见在天堂
或毗邻在地狱。

3

有如铁犁剖开腐土，
我们正确这个事实
比罪恶更深更深地
在我们之间掘出鸿沟。
我们不很谨慎，打翻
玻璃杯总不能算犯罪。
既然它已打破，为泼去的
酒嚎哭能有何好处？

4

因为我们的结合完全，
我们的破裂因此彻底。
摇动镜头或调节焦距
不可能延宕它的淡出[1]。
我们实实在在地结合着，
这么说能有什么意义！
当然，聪明的碎片
能够扮演整体。

① 电影术语。

5

高兴吧，那么，流露你的喜悦，
直到你流干了自己。
我们两个半爿分享的
不是酒的力量，而是体积。
可我的世界不会结束，
只要我们将来仍共同占有
我们破裂之处的
犬牙交错的断口。

6

没有人甘愿做陌路人。
而耻辱的开端
已由我们“莫要再”的
感觉标明。
所以，我们哀悼，却要埋葬，
接着重操我们的旧业，
把死亡在中心齐齐地剖开
就象两个显然的同义词。

7

在这个王国里

我们不可能团聚，
这便使这个王国成为
恢宏宇宙主题的变异。
我们自己的土地羡慕光荣
却又不愿意赤裸而可怜地
屈服于远在忘川
另一侧的任何力量。

8

那又何必徒劳地
抹去存在过的一切？
这些拙劣的诗行只能是
我们所了解的灾难的反响。
这层出的猥亵琐语
补充出又一个例证：
爱的开端远不象
它的结束引人注目。

9

让我们默默地诀别，
我们决裂的称号
（你的是"天使"，我的是"魔鬼"）
这才不至招引
凶残的天狗的抚慰。

齐声合唱的缪斯好不伤悲，
因为我们死后的折磨
在我们生前先已带来痛苦。

（1968年8月）

埃涅阿斯和狄多[1]

这位勇士远眺敞开的窗外；
她的全部世界结束于他
宽大的希腊紧身衣的滚边，
满缀的皱褶仿佛久已成为
不朽的凝结的海波。

　　　　　　　　　　他仍然
向窗外眺望，目光落在远方，
两片嘴唇似被冰封，错成贝壳，
其中潜藏着无声的咆哮。
高脚酒杯里闪烁的地平线
不紊不乱。

　　　　　　而她无垠的爱情
似乎仅是一条鱼，它也许要
尾随他的船纵身跃进大海，
用它苗条柔嫩的身体劈开
波涛，将他追赶——只可惜他，
沉浸于思想，已漫步在陆地。

---

① 埃涅阿斯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据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特洛伊被毁灭后，他在天神的护卫下逃出，集合起残存的特洛伊人，飘洋过海到达迦太基，受到当地女王狄多的接待。狄多爱上埃涅阿斯，后因遭到后者的拒绝而自杀。

大海变为泪花闪耀的汪洋。
我们当然知道，惟有最深的
绝望时刻，才有新鲜的风萌发。
勇士从迦太基出航。
　　　　　　　　　狄多兀然
伫立，紧傍着城墙边士兵们
早已燃起的篝火，在那里——
有如置身介于火焰和青烟间
颤动的幻象——她注视着伟大的
迦太基默默地倒坍成灰，

早于卡托作出预言几个世纪。

（1969年）

附　　言

多么凄惨！我的生命对于你的意义
不似你的生命之于我那般重要。
……多少次啊，在空地上，我将印着
国徽的铜币付给电线网络世界，
毫无希望地希望着延长我们俩
联接的时间……可是，啊，倘若
没有能耐让整个世界黯然失色，
人只能在公共电话间转动
缺齿的拨号盘，好比旋转乌义架①，
直等到幽灵出来回答，夜光里
响应蜂音器那最后的呜咽。

（1967年9月）

① 一种印有字母和符号的器具，一些迷信的人用它拼出文字并认为那是来自冥府或死者的信息。

身披羽衣，外科树医腾跃

身披羽衣，外科树医腾跃，
如鹈鸟，自爬梯纵身飞跳
上高枝，在“没有”和“身长”羽毛的
两足动物之间架起一座桥。

可是，我们听不见鸟的鸣唱，
惟有人类制造的乒乒乓乓，
剑锋对刀刃，阵阵战栗流下
又爬上我那紧张的脊梁。

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在此
揭示了中间相隔的世界，
(远不止他们高昂的圆头颅)
同长羽毛的动物及其艺术。

在冬树丛中打开鸟喙状
剪刀，我们卡嚓卡嚓地尖叫，
却唱不出高亢的咏叹调。
我们不比“野生动物”渺小?

想一想它们窠中的出产，
它们短促的生命和全然
忘却自我，纵情的歌唱——
我们就能断定自己的缺憾。

（1964年1月18日）

车　　列

阴影流泻得越浓，
车队离开遍野
麦茬的痛苦越远——
车轴吱吱叫得越急。
它们时时陷于车辙。
林中的树叶越密，
平坦的草场越暗，
车队的叫唤越烈。

白桤木裸露的枝尖
和黄色桦树林看见——
当它们停止战栗——
成堆的捆束渴望地
仰视自由的苍天。
又有什么绊住车轮：
树儿听不见鸟鸣，
惟有木辐条的叫叫，
和车夫轻声的争吵。

（1964年）

悲惨的和温柔的[①]

——致A．戈尔布诺夫

他们又给我们送来面条，你，
米奇维茨，推开汤盆，却说
宁愿什么食物也不沾唇。
于是我，既然护理不致怀疑
我们暴乱，尾随着你走进
厕所，一直呆到吹响上床号。
“一月份总归要让位给二月，
然后三月才能来。”无聊的
谈话碎屑。瓦片和瓷器泛着
微光。水发出水晶般的音籁。

米茨维奇侧躺，漠然的眼光
粘上了门边那桔黄的壁灯。
（也许他看见反衬出的命运。）
黑窗边，我的脚似生了根；
身后的电视机屏火花迸射。
“喂，戈尔布诺夫，看那大尾巴。”——

① 此诗背景为列宁格勒的一“特殊的”精神病监狱医院，布罗茨基受审前曾于1964年2月在此接受短期的神经检查。——英译本注

"还有怪眼睛。"——"鳍上那巨大的
肉块。"——"看上去多象脓肿。"
于是，我们张大口瞪大眼，
隔着冬窗① 瞅着星际的鱼②，
摇晃着剃光的脑袋，在一个
往地上吐痰的地方——

有时他们给我们鱼吃，
却不给吃鱼的刀和叉。

(1964年)

① 指二月。——英译本注
② 双鱼星座。——英译本注

泥路的春天

雨把路淹成了
河。
我在马车上带了把
桨。
我给马颈圈，那救生背心，
抹上油。
以防万一。
我很谨慎。

这路顽固得象
河。
灰树的阴影是
鱼网。
我的马绝不背品尝泥浆汤
烩的菜。
咿咿呀呀的车轮不客气地
拒绝它。

真正的春天还未来到，只是一点
气息。

世界被撞成碎片，
被弯曲。
衣衫褴褛的村庄
跛着腿。
正直只存在于
厌倦的目光。

榛树的枝条轻抚
车身。
马噘起的嘴触着
救生背心。
我灰斑马的肩膀
之上
八个巨型吊车飞向
北方。

看着我，这儿，啊，朋友，
呵，未来，
装备着马具、肚带
和缰绳
在走向自然的
半道上——
我正二十五岁——
我歌唱。

（1964年）

乡村里上帝不只是偶像

乡村里上帝不只是生活，
如讥嘲者所言，在偶像上，
他分明处处显灵。他纯洁
屋顶和煎锅，分开左右门。
乡村里上帝异常地忙碌——
礼拜六用铁锅煮小扁豆，
闪烁的火苗里轻跳快步舞，
向目睹这一切的我眨着眼睛。
他种植树篱，送出一个新娘
（新郎居住森林），为开玩笑，
他让猎场的看守人举枪，
却怎么也打不中瞄准的鸭。

倘若能知道并目睹这一切，
在秋天晨雾的唿哨声中，
我想，才是唯一的极乐机会，
不信神的乡下人可能分享。

（1964年）

日子从我头上滑过

日子从我头上滑过
宛若云彩掠过树梢，
在林子的背后
汇成白色的一群。

定位在冷河的上方——
没有牛铃，或哞哞的叫唤——
日子将它们宏大的形体
压在牛栏的围篱上。

小山排成的这地平线
不呼吐逃亡的词句。
清朗的黎明有时
不留一线来过的踪迹。

在时间长河里运行
夜晚快速远航
远远越过欧椋鸟的家，
远远越过黑色的土地。

（1964年）

我的窗外

——致M.B.

我的窗外，我那木窗外的树群，
雨后的数目增加一倍，包围
这村子——因为明净的水洼——
有死魂灵组成的坚强卫兵。

这些树根下没有土壤；可是我，
仿佛再生的乞乞科夫①，一心想翻倍，
在天上发现了它们的叶子，
在你的眸子里瞧见了我的倒影。

这些倒映的树林正可显示我的身手，
用双手在每个水洼的坑底搜索。

一叶小舟，飘浮在无水的土地，颠簸在波峰浪尖。
一排排树，在我那木窗外，数目增加了一倍。

（1964年10月）

① 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名作《死魂灵》中的主人公，用死去农奴冒充活人登记在册，以此为抵押品牟取暴利。

我既已用墙与世界隔绝

我既已用墙与世界隔绝，
又何妨再用墙与自己分离。
不用斫木树篱，玻璃镜子
依我看是最理想的工具。
我要审视我黝黑的面目：
粗硬的胡髭，下巴上的斑点。
将这一对①分开，或许没有墙
胜于这三片合一的镜面。
借门外射入的微光，镜子反射
硕大的欧椋鸟栖息在耕地边缘，
池沼如墙壁上的缺口，却头顶着
冷杉利齿的树冠。
　　　　　　　看，远方的世界
爬过这池沼——我们这世界的缺口——
真的呀，爬过每一个敞口的水洼。
否则便是我们的世界穿过它们上登天穹。

（1966年）

① 指诗人与镜中的形象。——英译本注

夜

雪筛过缝隙
轻轻洒上草堆。
我抖散草屑，
看见一只动弹的飞蛾。
小飞蛾，小飞蛾！
你把死亡钻出一孔，
爬进这堆草料的阁楼
冬眠，延续你的生命。

活飞蛾要看我的提灯
如何游出黑烟袅袅，
又怎样明亮地照耀
木板钉成的墙壁。
我捧起它凑近眼睛，
分明可以看见它的触须——
清晰胜过那烛焰，
或是我合成杯状的双手。

完全孤独的我们两个
独居在这暗暗的幽夜。

我的手指感觉一股暖流，
有如六月逝去的日子。

（1965年）

一九六五年元旦[1]

智者不会去了解你的姓名，
你的上空也没有燃烧的星宿。
只有同一种疲乏的声音——
风儿阵阵嘶哑的呼号。
暗影落下你慵懒的双眼
有如床头孤独的烛光死灭，
只因这里的日历只生出暗夜
直至蜡烛的储存耗绝。

是什么引发了这哀伤的基调？
一个漫长而又熟悉的乐曲。
它再次响起了。随它去吧！
让它升起在今天这夜晚。
让它回响在我这死期——
作为对那向远天牵引
我们视线的神奇，
我用眼和唇表达的谢意。

---

① 布罗茨基常称此诗为"圣诞诗"。根据俄罗斯东正教历，1月6日为圣诞节。苏联人习惯在新年的第一天互赠礼物。——英译本注

你的目光默默地凝聚在墙壁。
你的长袜张开大口：空无礼物。
显然是你年岁太大，
信不过好心肠的圣人尼克；
再想看奇迹已为时太晚。
——倏然，抬起你的眼睑，
朝向天堂的光明，你发现：
礼品原就是你的生命。

（1965年）

烛　架

萨梯尔①离开青铜色的溪流，
一把握住高大的六枝烛架，
仿佛这原本是他的财物，
而财产登记上赫然写着
他反倒为它占有。呵，
一切占有方式均与此相仿。
萨梯尔不能特殊。因此他
阴囊上的氧化物暗发绿光。

遐想标志出世界的觉醒。
事情凑巧：他横游过溪流，
那如镜的水面映出烛架
垂下六肢——和着流水淙淙。
他伸手抓住烛架柱，发现
它是大地的财物。他的身后
潸潸流水洗去踪迹。河床
碧澄见底。还有夜莺啁啾。

哪怕稍稍延长这番情景，
萨梯尔便能赢来他的孤寂，

① 希腊神话中森林之神，司丰收的精灵，好嗜酒、欢娱，懒惰而淫荡。

证明他对溪流、大地可无可有；
可最后的时刻，他的心松了劲。
世界黯然。每个角落的镜子
传递着好消息："他还活着。"
桌上的烛架罩一头光辉。
谁也难抗拒那完美的魅力。

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只是新的环境。
那青铜器般的相片，萨梯尔
毫无畏惧。越过他的卢比孔①，
他化为金属——阴茎被紧锁。
艺术致力的目的，似乎是
准确表现，而非将我们蒙骗，
因为它的根本法则无疑
宣告了一切细节的独立。

那么点燃蜡烛吧！何必再
说什么启明人们的懵懂。
我们谁也不是他人的主宰，
虽然常被这恶兆的念头纠缠。
美丽的姑娘，不该由我拥抱你，
你也不该泪水涟涟将我责备。
既然烛光闪闪，亲爱的，照亮
事物自己的世界而非荒凉的思想。

（1968年）

① 意大利北部河流名。公元前49年，恺撒曾越过此河与罗马执政庞培决战。

洗衣妇桥[1]上

洗衣妇桥上，你和我伫立
如钟表的两条长臂在夜半时分
拥抱，紧接着别离，不是一天，
而是日复一日——我们这桥上
今朝有一位自恋的渔人，
不顾垂钓的浮标，瞪大眼睛
瞧着他晃动水中的身影。

涟漪借予他岁月，他复又年轻，
如网的皱纹流过他眉宇之间，
消融进他青春的容貌。
他占据我们的位置。为什么不可以？——
他有权利。当今的世界谁独自兀立，
谁便象征着另一种时间。
他是对空间的要求。
　　　　　　　　那么，让他注视
他的映像，静静地，在我们的水里，

---

① 洗衣妇桥是横跨列宁格勒丰坦卡河上一座著名的桥，位于旧时皇家洗衣作坊附近。——英译本注

并且渐渐地了解自己。这多么象
一所房子，已经安置了镜子，
新的房客还没有搬进去。

（1968年）

九月一日

这天名称简单:“九月一日”
秋天的时光，儿童上学堂。
波兰边境，德国人竖起铁栅。
他们的坦克，宛如用手指
抹平巧克力糖上的锡纸，
碾平波兰枪骑兵。
　　　　　　　　摆上酒杯!
让我们干杯，为第一批列上
学校的点名簿般牺牲者
名单的枪骑兵。
　　　　　　　再次听见
白桦在风中飒飒；死的树叶
筛落，降在没有孩子声音的
低矮屋顶上，象是落地的
波兰军帽。云朵低声爬过天空，
回避黄昏窗口那死亡的眼眸。

(1967年)

喷　　泉

狮子的下巴里
无流水潺潺，无吼声萧萧。
风信子花盛开。没有唿哨，或哭叫，
没有一丝声音，叶子无一丝动静。
对于如此狰狞的面目，确是奇怪，
新的环境。
他嘴唇干焦，
他的喉已锈透：金属并非不朽。
龙头完全紧紧闭锁，
那隐藏它尾尖树丛中的龙头。
荨麻塞住了阀门。夜幕降临；
从灌木丛间
一群暗影
鲁莽撞进这喷泉，如树棵中跃出的雄狮。
它们围住他们的亲人，那躺卧水池
底部的亲人。
它们越过池沿在池中悠游，
舌舔它们首领的巨鼻和下颚。它们越是舔，
那面目越狰狞。

他终于同它们
汇合一处，再获生命，一同跃下。整个
一群
奔突进黑暗之中。天空将
星辰隐没于云堆之后。清醒的思想家
称之
为劫持领袖——
有如公园长凳上最初的晨露已闪耀光芒，
他们称劫持领袖是暴雨将来的征兆。
暴雨向大地斜下它的标尺，
在高空建造巢穴或囚笼，为狮子家族，
不用螺钉或螺母。
天上有
一阵温暖的
细雨。
寒潮没有侵入暗影的喉头，
或狮的咽喉。
你既不会被爱也不会被忘记。
如果你是魔鬼，那么魔鬼群将
使你复活，在晚间，越出地球。
雨和雪
将宣布
你的出走。
你再不是感冒的奴隶，
你将返回这世间度过夜晚。
因为最深的孤独莫过于记忆中的奇迹。

因此，囚徒返回他们的牢笼，
　　鸽子飞回诺亚方舟。

（1967年12月）

近于哀悼

已往的岁月里，我也曾等待，
在交易所①圆柱边的冷雨中。
我以为那是上帝赐与的恩典。
也许这么说并不是荒谬。
我也曾有过幸福。生活中
有天使的声音。与凶残的魔鬼搏斗。
在宽敞的入口处我静卧着等待，
仿佛雅各②梦见天梯，等待
可爱的女子走下楼梯。
这一切已成
过去，永远消逝——完全隐匿。
我注视着窗外，笔端刚写出
“在哪里”，我不附加一个问号。
现在是九月了。我的面前展开
一片果园。远方闷雷敲击我耳鼓。
密叶里垂下成熟的甜梨，
多么有男子气！现在我的两耳

---

① 旧时彼得堡证券交易所，现为苏联海军史中心博物馆。——英译本注
② 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第28章，雅各露宿时梦见神的使者上下用的天梯。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将他躺卧之地赐与他。

放进雨的咆哮，侵入我懒惰的心——
就象吝啬鬼将穷亲戚引进厨房：
这咆哮算不得音乐，声响却超过
噪音。

(1968年秋)

四月的诗

又一次，在这刚去的冬季
我没有疯狂。至于冬季自己——
你瞥一眼，它已逝去。可是我能
将冰裂的咔嚓声剥离
大地的绿衣。所以我精神健全。
我希望我健康，
在春天的来临之际；
丰坦卡①眩人眼目，
我将自己分裂成几十个碎片。
抬起我扁平的手
轻抚我的脸颊。雪的硬屑
落进我大脑如同飘进树林。

活到头发花白的年纪，
我观察到拖轮怎样曲线航行，
穿过飘浮的冰片驶向大海。
　　　　　　　　　　　　对于我，
写作时把你忘记，

① 列宁格勒有两条主要河流，涅瓦河和丰坦卡河，4月的河面仍然覆盖着冰，因此"眩人眼目"。——英译本注

既粗暴又不公平，

无异指责你的过失。

　　　　　　　　请原谅我

这崇高的姿态：

虽然我们的宿怨不能化解，

但严冬却可以结束①。

因为变化的本质在于此——

在蜂涌入谟涅摩绪涅②筵宴的

缪斯们的争执。

（1969年4月）

---

① 参见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1场台词："现在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已给这颗约克的红日照耀成为融融的夏景。"——英译本注

② 据希腊神话，谟涅摩绪涅是提坦女神之一，后成为记忆女神。缪斯是她同宙斯生下的女儿们。

雅尔塔的冬夜

他有一张利文庭人①干瘪的脸，
络腮胡遮起上面的麻子。
他伸手去掏香烟，将手指插入
纸盒，右手上呆滞的戒指突然
折射出两百瓦的光。我眼睛
脆弱的晶体不能承受这闪光。
我眯细双眼，他深吸一口烟，
蓝色的，对我说，"请原谅它。"

一月的克里米亚。严冬来了，
仿佛是为了在黑海滨嬉闹。
龙舌兰那尖细多刺的叶片上，
洒上薄薄一层轻盈的雪花。
饭馆里空空荡荡，食客寥寥②。
鱼龙③喷吐黑色的烟柱，玷污了
锚地。腐败的月桂，恶味充斥

① 地中海东部岛屿或国家的居民。
② 雅尔塔是避暑胜地。虽然气候相对地说比较温和，冬季的游人仍然很少，所以1月的饭馆里"食客寥寥"。——英译本注
③ 古生物名。此处指轮船。

空气。“唱点这可恶的玩意儿?”“好。”

一个微笑。然后黄昏，和饮料瓶。
男招待在远处拧转着手，
做出圆圈的形状，象只小海豚
围绕着满载鱼儿的双桅船。
窗的方形。盆里的黄花。雪片
自上跌落。求求你，时光，请留下!
不是为了你有着非凡的美貌，
是因为不可能有你的重复。

(1969年)

诗悼托·斯·艾略特[①]

1

他谢世于一年之始，一月。
街灯下他的正门畏缩在寒霜中。
自然来不及施展
她造天设地的奇观。
黑魆魆的窗玻璃无声地蜷曲于漫天大雪。
严寒的传令官直立在月光下。
街心的水洼凝固成冰面。
他向细链似的岁月扣起房门。

他遗留给我们的日子
不会宣告缪斯的破产。诗，
成了孤儿，可它用玻璃杯中的日子
喂养，日子同日子你呼
我应，游向远方。它将冲击眼帘，
沉入淋巴，好似风中女仙，

① 艾略特于1965年1月4日在英国去世，其时布罗茨基正在苏联北部某地流放，他于一星期后听说艾略特的死讯，在24小时之内赋就此诗。——英译本注

是一位自我陶醉的朋友。但在岁月的
韵律里，诗歌的音籁清越分明。

死神不作鬼脸，不含恶意，
在厚厚的勾魂簿中选择了
诗人，不是他的言辞，尽管健壮，
但就是——不折不扣——诗人自己。
它看不中灌木丛，或田野，
或灿烂、壮观的海洋。
死神大手大脚，不知节俭，
将大批心脏堆积在一小束时间上。

节后的圣诞树废弃在旷野，
破碎的装饰品扫进垃圾堆。
带翼的天使栖息在温暖的架子上。
一个天主教徒，他活到了耶稣的诞辰。
如同大海，海潮澎湃着，呼啸着，
冲向防波堤，再撤回它雄赳赳的
浪排，他也撤退了，急匆匆地，
从他崇高而庄严的胜利的峰巅。

不是上帝而是时间，时间
将他召唤。滔天的大浪
将承载他飞升的重负，直至
抵达盛开着鲜花、遥远的地界，
缓缓地道一声告别，撞碎在

地球的界沿。以充沛的力量，
他朗声地笑，我们居住的
干旱的时光大地上出现了一月的海湾。

2

你们在哪里，阅读人类灵魂的哲人①？
快来呀，为他高举神圣的光环。
两个伤心的人儿注视着大地。
他们唱歌。他们的歌何其相似！
那他们是少女么？谁能断言：
他们的性别由痛苦而非热情界定。
一位看似亚当，半侧着身体，
可是看那如泻的秀发，一位夏娃……

美利坚，他出生和成长的国度，
英格兰，他永别的土地——它们，
痛失亲人，低垂着凄楚的头，
肃立在他巨大的坟冢两侧。
云朵似的船队徐徐驶向天堂。

每一座坟冢都是地球的界沿。

① 指耶稣诞生时从东方来朝圣的三大博士。

3

阿波罗啊，抛下你的花环。
让它做这诗人的桂冠，
不朽的保证，
在这必朽的世上。

此处的树林不会忘记
竖琴的乐音和匆忙的脚步。
只有活着的东西
才能赢得它的记忆。

山和谷赋予他荣誉，
风神将守卫他的芳名，
草叶将记下他的姓氏
正如贺拉斯①所预示。

托马斯·斯特恩斯，别害怕绵羊，
也勿害怕刈草者致死的飞镰。
即便墓石不能保存你的记忆，
马勃②的烟尘一定会为你扬名。

---

① 典出贺拉斯(古罗马诗人，公元前65—公元前8年)《歌集》第3卷中第30首颂歌，曾被普希金引申，用在一首铭文诗中，大意说：草叶将保存诗人的记忆，因为晋谒者的脚步在墓冢四周的草间践踏出一条小路。——英译本注

② 菌类植物，球状，无花，无叶，成熟时自裂并喷出烟尘状细末。

如此说来，飞升是爱。
一劳永逸。飞向黑夜。
从一切话语和呼号中划过，
再不见影踪，然而它活着。

你加入了别人的行列。
我们，嫉妒你的星宿，
不加思索，称那宽阔
隐秘的角落是“阴郁的王国”。

树和田野不会忘记。
凡来这世上的人将知道你——
犹如身体在心中珍藏着
失去的唇和手臂的吻抱。

（1965年1月12日）

致一位女诗人

我有正常的古典主义风格，
你，亲爱的，有讽刺的恶症。
女人的生涯若和营业税牵连，
就可能让无常主宰她的生活。
你在我们的纪元里看见了
“钢铁时代”。我却不曾（换个话题）
梦想，古典既是我清醒的风格，
我能维持平衡于薄薄的刀刃。

看来我们友谊的死期来到了。
这必是一次漫长争执的开端。
除了酒神，你不要去责备他人，
即便你在辛劳之地缺少进展。
我同样如此，现在就离开这舞台，
以我进入时的姿态。而我傲立，
裹一身火山死灰，如海格立斯①，
却不能举手拯救你的灵魂。

---

① 又名赫拉克勒斯，为宙斯和阿尔克墨涅所生，希腊神话里力大无比的英雄。

算我们胜负未分。我失去自由。
我用土豆充饥，栖宿在稻草里。
这窃贼头上，特此报告，没有戴帽；
发亮的秃斑露出蔓延的倾向。
我是只鹦鹉，单纯的学舌者。
你安然放弃鹦鹉生活，亲爱的。
当法律的草叉将我逐出宠幸，
你可怕的预言使我无比欣慰。

有样东西遭到缪斯的禁止，
对受惠于她的人①。但缪斯的
惠泽令诗人之手神圣地胆怯。
因而上帝的存在或他的威势，
谁能怀疑。一个诗人坐下草拟
备忘录。另一位叹喟，窒息私语。
第三人依照精心编排的计划，
摘取他人章句如采撷春日鲜花。

死神必将证明，单纯的讽刺
比不得生命的活力。它的棱镜
只能成倍放大生命的细胞质。
是的，它不能照明生命的核心。
于是，长期效劳缪斯，我
选择古典主义，放弃单纯的讽刺，

① 典出普希金的警句："缪斯的惠泽不繁衍虚荣。"——英译本注

虽然我，如锡拉丘桑的神秘论者①，
也许是在木桶底部观察人世。

算我们胜负未分。无力的标志。
预见你的讽刺不会悲伤在这
偏僻的地方，我遥遥祝福生气：
金光灼目的黄蜂嗡嗡营营
于雏菊上方，能使我精神失常。
在我的面前，我眼见的惟有深渊。
我的意识象风车似地飞旋，
围绕我的过去这根坚定的轴线。

鞋匠制造皮靴，忙碌的面包师
烘烤酥脆的麦饼，巫师相士
翻阅厚厚的对开本宗卷。造孽者
所以分外努力，日复一日地造孽。
海波里圆滑的海豚拖着三脚架。
老阿波罗镇定的目光认为这
最真实，最终将证明，它们最虚假。
森林呼啸，云霄外天堂有双聋耳。

秋天将来同我们作伴。皮箱里
学生课本找到了安乐窝。你一帮
迷人的艳妇，细心地编起发辫，

① 此处指犬儒派的席侬琴斯，据塞内加（公元前几年生于西班牙，公元后65年卒，古罗马哲学家。——译者注）称，他生活在一木桶内。——英译本注

盘成一面盾，抵御冷风的呼吸。
我回忆起我们在克里米亚旅行，
那时我们热爱自然，喜爱瞭望
山野的风光——越是美丽越是自由。
我非常惊诧，夫人，也十分哀伤。

(1965年9月)

瓶 中 信

向前，似乎就是嘴和鼻所指，
或是房屋楼宇正对的方向。
向后，便是与这一切反逆而行。
“向前”和“向后”交替地使用。
既然我的船头翘向正北，
乘者的目光却在追寻西方，
（于是他笔立在船舷眺望）；
变换位置他可能晕头转向。
物理学家发明航向表，为
扯满风帆的船安排路线。
固守航道照常摇晃颠簸。
航向表不具形体，有如灵魂。

快乐的海怪啪啪地甩尾，
头冲海底，在波涛下游弋。
捕鲸绳叉的航线密似蛛网，
轻松的日子里布出它的灭亡。
巍巍山崖，美丽迷人的部落
高喊出整齐而雄壮的声音。

魁伟的奥德赛，独自在船上，
擦拭他的史密斯·威森手枪。
在善与恶之间确定严格
疆界的民族怎能不知道：
在过去里挖掘考察的人
也许正在过去的眼前前行。
天穹下，畅快地舒展肢体，
安睡在温暖（以摄氏计）中，
它向铯金属①借得后座力，
脚踢上空星辰拼缀的天被。
徒自用音乐、明矾、碘酊医治
大海的吟唱诗人②，将一个
比喻，穷本溯源，追至远古，
如今一定会接受现代诗句。

杰纳斯③，你的脸瞧向两侧
一面朝着生，一面对着死，
给世界一个整圆的外观，
虽然我们潜入它的最深处。
如果你盲目依直角远航，
你邂逅热情，如抵瑞典海岸。
如果你在善与恶之间斡旋，

① 苏联火箭以铯为燃料。——英译本注
② 指俄耳浦斯，据希腊神话，他能琴善唱，所奏音乐可感动木石。亦可指阿里翁，传奇中的诗人，音乐家。他遭人暗算被抛入水中，海豚为其音乐所迷，遂救他上岸。
③ 古罗马之门神，有两个面孔。

你必然葬身海怪之巨腹。
我——如骑士，傲然跃马，向前，
为救坐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曾光荣地航行，路线：正北。
我的终点？那得由你决定。
请你记住，虽然有心高飞，
风帆终不是真正的翱翅。
老莎士比亚在牛顿之前
看出两者之间根本的一致。

我光荣地航行，但单薄的船体
在嶙峋的礁上撞伤侧舷。
我把手指伸进芬兰湾的水，
这才发现此海域其深无比。
我掩饰起哀伤，把手遮在
眉梢上瞭望，可我的远眺——
尽管借助我那双筒望远镜——
只能瞅见青年营海滩上的沙。
雪飘然洒落；我可能搁浅
上冥暗的礁滩，我的左舷很高——
就象著名的阿普拉金号战舰① ——
虽然搁浅在不同的地方。

---

① 以彼得大帝时代海军司令的姓氏命名的俄国巡洋舰，1900年在芬兰湾搁浅，波波夫教授(1859——1906)与意大利工程师玛尔科尼(1874—1937)几乎在同时(1895——1896)发明了无线电。波波夫教授在三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与阿普拉金号战舰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络。——英译本注

冰山静静地向南方漂流。
风把船上的小旗刮得哗哗。
耗子悄无声息跑向船头。
海水咯咯地笑着流穿我的船壳。
我的心儿跳荡，邮车的隆隆声，
飞雪将它压抑到春季来临，
又把铜号的la音降至do音，
从我疲倦的扫视中藏起鸦巢。
船尾融化，雪堆却在膨胀。
冰制枝形吊灯仿佛自树上垂下。
这是一幅全景图，天界能
展现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多度。
星辰在燃烧，冰凌在闪烁。
我的船嘎嘎刺耳地向前滚动。
泪河流出船头雕刻的眼睛——
曾经目睹亿兆波滔的眼睛。

我的牙打战，用无线电发明者
玛尔科尼和波波夫的线路发出
摩尔斯密码①。我为他们
将信拴上信鸽，挥手放飞。
空间象啤酒流经我的胡髭和嘴。
让林白②和齐柏林③站在一处，

① 该电码用点和划表示字母，可用灯光或无线电发送。
② 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家。
③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飞行器。

那庞大的机库里。我讨厌
“哇哇”叫的乌鸦那齿形的羽翅。
我已数不清日子和云朵。
我双目的透镜不信任流光。
当流光似乎在召唤，我的心，象卫士，
低声警告我：“那不过是幻梦一场。”
别了，破坏此良宵的托马斯·阿尔瓦，
别了，阿基米德和法拉第①。
有如漏水的三桅船抗拒大海的重量
我在海湾用小烛焰收藏广漠的黑暗。
(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
同马夫在牌桌上对垒作战。
你用我曾经写情诗的笔
再次替我们记录比分。)

我的侧舷开裂。海湾很宽。
谁也无罪。上帝是我们的领航。
他是我们唯一与对话的人。
希冀拯救的愿望滋生卑谦。
对你，圣方济，啊圣人啊，
我有委屈苦衷申诉；可是，
探察这大张的裂口，我断定
这是船的污点，我很洁净。
潮水，似乎已经开始上涨，

① 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它揭示出简单而致命的真理：
生长橄榄树的土地，它的甜
能在冰冻的北方唤起悲苦。
人们无须柴斯发明的望远镜
来看这显然的事实：我的官司
输得更快，比那要求同假情妇
或强与他人妻女同居的异教徒。
我眼见水深已及至我的胸口。
我应该铺好床，为最后的长眠。
既然没有人来同我诀别，
我现在去握几只手辞行。

亲爱的弗洛伊德博士，我向你
道再见，你凭(我们缺少的)直觉，
将下体与大脑连成桥梁
横架在那灵魂之河上。
别了先知，你说过“的确，
你们失去的只有锁链。”其实
还失去良心——如果要深谈。
这是你的真理，卡尔，老伙计。
还有你，长着漂亮的胡须，
尊敬的伯爵，列夫·托尔斯泰，
你瘦骨伶仃的脚爱踩踏草地，
我也必须离开你。你也是正确的。
别了，艾伯特·爱因斯坦，最博学的人，
我来不及巡视你脑海的纵横，

可我在时空整体中造了一个小屋：
时间是浪，拱背的空间——鲸鱼。

自然是我梦见的梦。
警戒它边界的猎犬，好象是
牛顿，凯普勒和罗伯特·波依尔①
(凯普勒让月亮自述她的故事)——
这萦绕我脑际的形象啊：
孟德尔②及标本，达尔文及发现
(猴子的骨骼)，冬日和春天，
五月，八月，一切我难舍的朋友。
我梦见酷热，我梦见严寒，
我梦见正方，我梦见球圆。
草儿细语呢喃，山雀的歌。
经常我梦见是我犯了错误。
我梦见浓重的晦暗和粼粼波光。
有时我梦见我能看见自己的脸。
我梦见我听到马的嘶吼。
但是死亡是不撒谎的镜子。
当我死后，不，应该说觉醒时，
如果那里最初有几日乏味，
那么，哦，我的梦幻，我将
感戴你的任何一星半点恩德。

① 凯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波依尔(1627—1691)，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② 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

不过请注意，我在高谈阔论，
这标志着我想保存老的鬼魂，
标志着我斩不断缠绵的情丝，
标志着我睡得如山洞一般深沉。

让我的舌和眼重新回到
卷过的七十行白帽浪
（让人联想牧羊人的弯杖①），
我再一次伫立在甲板上。
扑进眼帘的是我的船首。
雕刻的嘴形已被雪封。
她娇嫩的胸脯是白色的雪堤。
这漂浮的薄皮棺材即将沉没。
我将降至海底，永远长眠，
我想将一个问题彻底弄清
（既然我不可能回航家园）：
你将我引向何方，我的航向表？

我愿意认为我的歌寓意深长，
过去被我如此称呼的黎明
将一如既往，在未来为正在
消失的生活日历添一层光泽。
我愿意认为，至少愿意梦想，
孩子们将开心地笑，做游戏，

① 白帽浪是波峰有白色泡沫的海浪，俄语中与“羊羔”是同一词，故此原为双关语。

或用积木建造自已的小屋。
我愿意相信(在惊愕的面前)
生活将派来潜水者，在我下漩的地方，
指引他们直向“另一个世界”。

可耻啊，我的脆弱！但我敢希望，
亲爱的朋友，仁慈的上帝将
短暂地妥善保存我的
双眼所不曾见过的一切：
克里米亚，高加索，不朽的罗马，
阿尔卑斯山，幼发拉底河，美洲的平原；
陶佐克[①]，擦皮鞋是该城的礼仪；
灼目的光芒下一连串德行，
虽然我不敢冒昧逐一记录。
你不妨一个一个地颂扬，
责任和荣誉还有节俭
(虽说我不能断言它们的存在)。
我还希望某某瑞典人[②]将
拯救全世界于原子恐怖；
黄色老虎将停止咆哮；
现代牛顿将捏碎夏娃的果核，
将苹果籽撒播在林子里；

① 位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公路边的小城镇，此处为内地的象征。该城道路泥泞，多灰沙，居民懒于擦鞋。——原注
② 似指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

飞碟将为天盘增辉添色。

别了，让风狂吼个够吧。
没有理由谴责它的呼号。
未来也许为现在的病忧伤；
无论你怎样遮掩，它不是过去。
让康德边站岗边吹口哨。
让老魏玛的费尔巴哈夸口：
“旋断开关根本不能截短
我们精神生活律动的长流。”
他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无论如何(既然风已死寂)
我可知道那长流会静止
一旦那老妇人将灯关灭。
愿生命坚韧不拔，愿巨号
对着中空的树上蜗牛长鸣，
而我将战兢兢，迟疑疑地
扬起帆，驶向老拉伯雷所说的
“伟大可能”的晦冥的海岸。
（水冲去字迹）

亲爱的夫人，您将原谅我的心火渐黯；
您了解我神往的天港。
您知道我不瞅船上的罗盘，
只为直接用目光同您交往。

我梦见大道上到处是狗，
公园式长椅，花箱里的鲜花，
你的颈项上套一串紫罗兰，
我亲爱的夫人，多美妙的头盔！

当我低垂阴沉的凝眸，
我看到白色的岬——你的紧身衬衣，
你的脚踏在两只小救生船上：
那船象帆，也有小小的船首。

我看见船的上方（啊，天堂的竖琴！）——
象水手的宽披领——你白条子的围巾，
和不肯安静的颤巍的褐浪，
我真想沉溺在褐色的浪里。

两叶眉象快乐小鸟的羽翅，
横架的凝视，浩翰得没有世界可比，
无边无际，无论将来或过去，
它将展现的无形作为自己的面庞。

夫人，如果心儿连接起凝眸
（明亮，破碎，斜睨）
我高兴地看到在你这里
没有障碍堵在心儿和凝眸之间。

这，夫人，比天堂的光更丰裕，

因为极地的居民可能绕着
千百年爬行而不见一颗星辰——
生活吸收光明，吸收空气。

夫人，你的心——或者说你的凝视
（有如巧塑形态纤细的手指）——
产生感情，并赋以形貌，
通过它自身内在的热。

（水冲去字迹）

你脚下的这玻璃瓶，
我失败的腼腆，孤独的见证，
你去寻找，如远在太空的宇航员，
寻找早已停止存在的生命。

瓶颈里装着纯净的悲伤。
标签将使你清醒，恢复正常
（你只须读一遍便能记诵）。
我就在玻璃瓶里等待你。

亲爱的夫人，为了驱除郁闷，
我们来大呼“喝个底朝天！”——
就象老片子“反对一切旗帜”里的弗林[1]。

[1] 弗林（1909—1959），美国著名演员。

整个世界倒映在弧线青瓶中。

（水冲去字迹）

记住我，夫人，只要大海
飞溅着浪花向你涌来，
记住我，夫人，只要诗歌震荡，
记住我，夫人，只要词语回响。

大海，我亲爱的夫人，是一个人的心声。
我耳聋了，胃病已无药可医。
我灌足了酒，一肚子话已说不出。
（水冲去字迹）

记住我，夫人，只要大海……
（水冲去字迹）

联句诗行带给我的一切，我须得
用我孤独旅程上的日子和钟点偿还——
比如说，荒野雪原上的这些天。
天下唯有死，夫人，无法偿还。

（水冲去字迹）

那哀怜的红腹灰雀叽喳着什么，
对着那只逼近它危巢的母猫？

眼睛不离它的仇敌，他说，
“我以为你再不会来了，哟哟。”

（1965年）

致一位罗马的老建筑师①

1

让我们乘一辆马车——如果
身影确能安置于车座行驶
(尤其在这大雨滂沱之日),
如果身影能忍受这颠簸,
如果马儿不会扯去辔头——
那么我们将寻辆敞篷马车,
撑开雨伞,上车,然后出发,
无盲地,从柯尼斯堡广场。

2

雨噬咬着树叶,石头,水波,

① 本诗标题套用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美国诗人。——译者注)的诗“致一位罗马的哲学家”。史蒂文斯的诗献给“老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主题是死亡将至时人的尊严:“完全辉煌的终结。”布罗茨基的诗略带讽刺,主题是城市遭到的蹂躏,因此献给“一位老建筑师”。1962年布罗茨基去柯尼斯堡(今苏联的加里宁格勒)时,他发现大战结束十七年之后,该城仍多为废墟,有待重建。——英译本注。标题原为德文。——作者注

河舔着胸肋，阴暗地唧哝；
鱼儿从桥栏上向下眺望，
晕眩得滑出时间，落入永恒，
仿佛被爆炸的波浪掷出。
（上涌的潮水不留一丝痕迹。）
鲤鱼身披锁子甲，闪着银光。
树群用德语娓娓地交谈。

3

把柴斯望远镜递给车夫。
让他拐弯，离开电车轨道。
他难道听不见身后的车铃？
一辆街车第百万次驶过，
它经过我们时铃声震耳，
淹没了我们得得的马蹄。
山上的废墟居高临下，向
镜子似的街车车窗里偷觑。

4

草的尖叶胆怯地簌簌颤抖，
叶板，神像，飞鸽（雄雌皆有），
人像柱，美男儿，狮，女仙①，将

① 建筑学名称或建筑物上的浮雕。

肢体藏于背面，仿佛是害羞。
美少年莫想找到更清澄的
池塘①，较之远去的街车车窗，
窗后的乘客砌起一堵人墙，
一时难顾流同污合的风险。

5

凌晨的朦胧，河上的薄雾。
风卷起香烟屁股周旋着
垃圾桶。年轻的考古学家
将出土碎片倾入大衣帽兜。
细雨淅沥。在无人的空地上，
在碎石如粉末般覆盖的
大群残墙断壁中央，你惊诧，
看见了一尊苏沃洛夫②胸像。

6

轰炸机群盛宴的喧闹已经
平息。春雨冲涮门上的灰污
飞机残骸的操纵舵东斜西歪。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是河神和水泽女神的儿子。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

② 苏沃洛夫伯爵(1730—1800)，叶卡瑟琳娜女皇时代的俄国军队统帅。柯尼斯堡的选帝侯宫里原有一尊选帝侯本人的塑像。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苏联当局拆除，代之以苏沃洛夫陆军元帅的胸像。——英译本注

断墙形同羽毛翘起，仿佛不朽。
如果有人在此挖掘——我猜想——
这毁灭的家园，如尖针下的
草料房，有充足的理由证明，
尸布裹住的破碎里有幸福埋藏。

7

一棵枫树炫耀着新生的嫩叶。
电锯在哥特式教堂里轰响。
白嘴鸦① 在废弃的球场上咳嗽。
雨水下，公园长凳锃亮。一母羊
在竹篱后面遥望远方的土地，
那里的田庄已铺上今年的新绿。

8

春季隔着窗棂窥视自己，
瞬间里她认出并认识了自我。
战争潮流展示出迄今为止
我们的目力和想象所未能见。
断墙的两侧皆有生命汹涌，
虽无石头的才能，花岗岩的外观。
它眼望前方，既然身后已无墙……

① 在俄国，白嘴鸦是春季到来的象征。——英译本注

虽然活着的灌木有影子陪伴。

9

如果你不是幽灵，如果你是
鲜活的肉身，那么向自然取张便笺。
画一幅这片地方的速写，然后
再为你的灵魂另寻完全不同的结构。
扔出沉闷的砖。水泥和石块，
已击成齑粉——被？——长翼螺旋桨。
借与你的灵魂你记忆中
原子模型敞开而空灵的容貌。

10

让浩渺的空间在你的感情里
目瞪口呆。在倦怠的哀伤之后
让恐惧爆炸，汹涌的愤怒尾随。
我们有可能，在今天的原子时代，
当峭壁如芦苇似地瑟瑟颤抖，
挽救心灵和墙——如能强化它们，
以预告它们死亡的同样的力量。
听见有人说“亲爱的”，我不禁战栗。

11

你不妨比较，或用心灵的眼睛

掂量真正的爱恋，激情，痛苦后的
疲乏无力。向火星疾驰的宇航员
突然渴望迈步在坚实的大地。
拥抱如若远离着爱情臂膀，
当你惊讶它的距离，它比爱吻
更猛地扎进你的大脑：别离的
天空比有屋顶的避难所更坚固。

12

啾，啾，啾唧。啾一啾。你抬起眼
出于阴郁，或出于习惯，扫一眼
疏落枝杈间的城市柯尼斯堡。
为什么鸟类不可以称作柯尼
斯堡，高加索或罗马？——既然
我们的四周仅是碎石和断砖？
没有物件，只有言辞，并且——
没有唇。我们听见的只有啁啾。

13

你会原谅我言辞的笨拙。
那只欧椋从中获得刺激，
一步步走近我：啾，我爱你①。
然后把我遗弃：啾，啾，我死去②。

①② 原文为德文。

放好你的速写簿和望远镜，
将干燥的背转向风信鸡。
收起你的伞，如白嘴鸦收紧
羽翅。尖尾似柄，原是只阉鸟！

14

扯碎的缰绳和辔头狼藉……马
在哪里？……得得的啼声逝去……
马车在清虚的山中滚动，
环绕废墟，加速滑行。身后拖着
两条长长的尾缰……。沙土上留下
轮辙。树丛回荡着伏击的枪声。……

大海的浪峰仿制出车辙
在身后创造的地貌侧影，
它将波涛推向陆地前沿，
铺展它们如传播消息——好消息——
拥抱着潮缰的辐条，这便
毁灭了波浪和山丘间的相似。

（1964年）

学堂文选[1]（选译）

阿尔贝特·弗洛罗夫

阿尔贝特自小喜爱沉默。
他的母亲，邮局职员，责任是
橡皮邮戳。至于他的父亲，
为挽救芬兰自治[2]而献身，
先已使这一姓宗祧后继
有人，只是不知是女是男。

他平静地培养自己的才能。
我仍记得他头上的肿块：
动物学课上，他昏厥过去，
栽倒在桌下，不能自支只因
看见了肢解的青蛙，倒证——
他不能证明——无灵魂之身。

---

① 按布罗茨基的原定计划，《学堂文选》应包括四十首诗，献给他中学时代的四十位同窗。已写成十五首，迄今为止仅用俄语发表过其中的五首。——英译本注

② 指苏军1939—1940进入芬兰，自称是解放该国。诗含讽刺。——英译本注

思维的敏捷将他引进一所
工程学校，大天使的神力
召唤着他，他不知如何才好。
他终于象犯罪的小天使，
从云天降下尘埃，身近处
有一只铜号，从恿他吹奏。

静默能延续于声音的形态，
恰似舒展一卷窄细的丝带。
他独奏铜号，斜睐的目光
可以瞥见铜号钟形的嘴巴，
灯光下如萤火虫似闪烁，
直至掌声骤起将它们淹没。

这是他的夜晚。那么白天？
白天里不见星辰，哪怕身
处幽森的井底。弃他而去，
妻子不为他洗袜子。母亲
过来填补温存。他开始酗酒，
再吸毒——如果能弄得到手。

——无疑出于痛楚，或是绝望。
不幸，我缺少确凿的证据。
毒品似能再造时间单元。
演奏时，他看见八个小结①，

① 音乐的节拍单位。

吸毒后，数目却增加一倍。
“文化宫”里，他的乐团登台

地点，墙上的镜子映照出，
礼貌然却忧郁地，那脸上
湿疹留下的疤痕和凹坑。
他们指责他腐蚀整个乐队；
懒得进行“再教育”，解雇了他
他紧闭的唇里吐出“狗屁！”

他如远去的A，他出色的
辩论能照亮最呆滞的眼睛，
却不能引出清醒的结论——
他在生活的边沿上选择路径，
彻底地接受解雇的观念，他
消失了，身后不留些微踪迹。

一月二日，夜已深沉，我的
轮船徐徐驶进索契①港口，
渴望小酌，我悄悄停停离开
幽暗的码头，沿狭窄的街道
走向这伟大城市明灿灿的
灯火，偶然地走进“瀑布酒家”。

① 苏联境内黑海海滨城镇。

这是元旦佳节。棕榈的巨臂
装饰着辉煌的伪造松针。
醺醉的格魯吉亚人高唱
“啊，第比利斯①”，绕过我餐桌。
处处有生活脉搏的悸动；
这里也是。我听见独奏，目光

于是跳过酒瓶。“瀑布”满座。
我瞥见佝偻、瘦削的背影，
在声和味的交混中登上演台。
我一拽衣袖，然后叫“阿尔！”②
那密布溃疡和疥癣的脸，狰狞
可怖的假面慢慢地转向我。

粘结的头发，没有癣或溃疡，
和眼睛——是仅存的残余，
属于那十二年前的中学生。
这就是目光诡黠的小伙子，曾
——我也这么做过，我承认——
隔着书桌偷觑我零乱的笔记？

“什么风吹你来这萧条里？”
他皮肤枯干，而且皱如树皮。
两只眼如探头洞外的一对

① 格魯吉亚城市名。
② 阿尔贝特的昵称。

松鼠。“日子怎么样？”“哦，我是
伊阿宋①，在科尔契斯②避寒。
我的湿疹要求温暖的气候。”

我们步出酒家。街灯，相距
很宽，阻隔了天堂和林荫道
结合。警察是伊朗奥特赛人。
我的同伴，即便在这里，紧握
提箱，取道暗处，追问着我：
“只有你一人？”“是，——我想是的。”

他是伊阿宋？不是。应该说
是约伯③，不肯谴责上苍，宁愿
同黑暗结合——生和死的问题。
一条海岸，看不见的棕榈
沙沙地响，东方传来海藻
刺鼻的气味——船突然倾斜，

一道闪光掠过码头上空。
一个声音升起，细流过静谧，
去捕捉全速前行的船尾。

我仍可以听见他的悲歌：
“多高的月，多么高的月儿啊！”

（1969年）

① 希腊神话中英雄，曾率阿耳戈英雄们出海觅取金羊毛。
② 高加索南部里海海滨一古地名。
③ 《圣经》人物，屡遭苦难，始终默默地忍耐。

驻足荒漠

列宁格勒的希腊人屈指可数，
我们于是推平一座希腊教堂，
腾出地方，建造新的音乐厅，
按照时下呆板又讨厌的式样。
拥有一千五百以上座位的音乐厅
总不至于令人讨厌，如果音乐
鉴赏比古老信仰破旧的旗帜
更具有吸引力，那又能怨谁？
从这里再也看不见远方熟悉的
葱头状教堂圆顶，只有丑陋
扁平的侧影，难免感觉伤心。
不过，人类毕竟更多地受益于
该死的形状对称的丑陋，
比较起丑陋的对称形状。

我清楚地记得教堂如何退让。
那年春季我时常登门造访
住在那附近的一个鞑靼
人家。从他们的前窗向外瞧，

赫然是那教堂线条分明的轮廓。
我们正用塔塔尔语交谈，
室外的轰隆声夺门而入，插进
我们的谈话，混合于人类
沉着的语言，最后将它淹没。
巨型的机动铲锵锵地逼近教堂，
一只铁球坠在长长的杲杆上，
墙头不久便顺从地妥协。
面对如此慓悍的敌手，
区区墙头不妥协岂不可笑。
况且机动铲车或许以为
墙亦是无生命无灵魂之物，
大致和自己不差上下。在这
无生命无灵魂之物的世界，
抵抗被认为是缺少风度。
接着来的是卡车、推土机……
后来，我坐在——就是那天深夜——
教堂内殿的瓦砾堆间，
越过伤痕累累的露天圣坛，
看着归巢的街车，在死灰般
苍白的街灯方阵里徐徐游动。
透过这教堂的多棱镜，我看见
其它教堂显不出的许多东西。

将来，当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不复
存在，或者说在我们的存在之后，

我们占据的空间将跳出某种
东西，给最了解我们的人带来
恐惧，一种令人悚然的恐惧。
可认识我们的人将很稀少。
狗们受到记忆的感动，依然
在这似曾熟悉的地方翘起后腿。
教堂的墙被推倒已有多时，
狗在睡梦里照常看见它们——
狗的梦将现实一笔注销。
大地或者保留着那古老的气味：
狗能够嗅出，柏油覆盖不住。
对于狗，这不是教堂又能是什么！
教堂屹立着，狗认为很显然。
人眼里不容置疑的事实，
反倒让狗心寒。有的时候，
人称这品质叫“狗的忠诚”。
倘若要我严肃地谈一谈
所谓“人类历史的接力赛跑”，
我将发誓，以此接力种族[1]的名义——
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嗅着，
而且还将嗅着古老的气味。

列宁格勒的希腊人屈指可数，
希腊以外，他们的总数也不多——

[1] 双关语。“赛跑”同“种族”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race)。

人数太少无法保护信仰的建筑。
对建筑有无信仰——无人问起。
将人们领向基督固然不错，
背负他的十字架则另有一番意义。
他们的责任单一而又明确，
但缺少力量将它整个儿承担。
他们未耕的土地荒草茂密。
“种田人呀，手不离锋利的犁，
庄稼熟了，我们自会告诉你。”
他们的手没有紧握锋利的犁。

今夜我瞅着这黑魆魆的窗户，
思考我们旅程上的这个路口，
然后我自问：我们远离的是
哪一个——古代希腊的世界，
或东正教？哪个离我们更近？
路的前面是什么？新的纪元在
等待我们？果真，我们有何责任？——
为了它我们必须做出怎样的牺牲？

（1966年）

再见，维隆尼克小姐[1]

1

如果我在鸽翼庇护下结束生命，
这十分可能，既然战争绞肉机
现在是弱小国家独享的特权，
既然，经过多重复杂的组合，
马尔斯[2]更移近棕榈和仙人掌，
而我自己甚至不愿伤害苍蝇，
即便是夏天——他们猖獗的季节——
总之，如果我不殒命于流弹，
如果我穿着睡衣永眠枕上，
既然生我的土地是个大国——

2

——二十年后，当我的孩子不再能
仰赖父亲桂冠上的荣耀生活，

① 标题原为法文。
② 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而须依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将
大胆离家出走——二十载春秋之后。
在监视和看护之下，因为我失去
理智，我要走，只要体力能支持，
走向那角落没有药房的大楼，
去寻找整个俄国唯一能使我
回想起你的那件东西——尽管我
违反常规：不该捡他人的抛弃。

3

礼节和道德认为这是进步。
二十年以后，我将去取那扶手椅①，
你曾面对我端坐，在耶稣受难日，
当十字架对耶稣肉体的折磨
终于成为过去，你坐着，拥抱住
胳膊——在那神圣一周的第五天——
真象是流放厄尔巴岛的拿破仑。
棕榈的复叶在路口闪烁金光。
你把臂膀贴在草绿色衣裙上，
避免热情涌出张开两臂的危险。

4

你这样的姿势，虽出于无意，

① 俄语中"扶手椅"同"十字架"的音、形均相似。——英译本注

却是我们生活最贴切的象征。
这决不能说是一种静止状态。
这是将物体的人升华为仙圣，
用纯粹的静然取代顺从。
这是基督教义新的一种：
人有责任保护并珍爱他们，
既然他们自视为无生命之物，
不愿从死一般的麻木中清醒
即使加百列[①]吹响最后的号音

5

预言家习惯上缺少健全的身体。
多数的先知都有腿瘸。简单地说：
我不比老卡尔卡斯[②]看得更远。
预知未来有如用鼻嗅鲜花——
仙人球或紫罗兰——隔着钢铁头盔。
它也如同用盲文学习希腊字母。
毫无希望的任务。我搜索的手指，
很少接触感觉如你的物体，
在这空虚的世界上。每个人的
受害者能说先知先觉的故事。

---

① 《圣经》中口吹喇叭的报喜天使。
② 希腊神话里的预言家，曾参加希腊人对特洛亚的远征，后遇见预言术高于他的摩普索斯，忧伤而死。

6

你会原谅，我相信，这倜傥的语气。
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挽救激情
于软弱感觉的杂拌。罩上面具，
仿效希腊人的榜样，又成为时髦。
今天的世界上，惟有强者才灭亡，
虚弱的部落，无论批发或零售，
数目翻倍。将它看作我的新发现吧，
精微地补充了达尔文的信条
（那假设早已僵硬且脆化），
想一想这崭新版本的丛林法则。

7

二十年以后，因为大脑回想
不在眼前的事物更为容易，比起
苦苦思索，想象新奇的玩意
——缺少法律比缺少你糟糕十倍——
我将饱看一顿，象现代的果戈理，
目不回视，因为没有忧虑或担心，
如基督自己那盏热情的神灯，
看着漏水的龙头滴下的水声，
照亮那无人坐的空椅椅背，
仿佛是为拍电影安排布景。

8

我们的过去有伟大——将来只有平凡。
人们不会向无人的坐椅发问，
也不会问你，虽你曾置身其中，
镇定如拉戈第嘎达① 的水域，
双臂交叉，如我上文的描述。
今天人世间拥抱的总和，它
包容的爱比不上十字架上耶稣
分开的两臂。跛足诗人② 的发现
在六七年复活节前呈现我
眼前，阻挡我向九十年代飞跃。

9

如果那鸽子不能生蛋，不能救我，
我于是独自被抛弃在这迷宫深处，
没有阿里阿德尼③ 暗中帮助
（因为死亡有变种，人的英勇
能预感它们，）我的命运啊，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常在晴朗的天气里突发风暴。布罗茨基所谓“镇定如拉戈第嘎达的水域”，暗引俄国谚语：“比水镇定，比草低贱”之意。——英译本注

② 跛足诗人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他走路微跛，乃尽力掩饰腿疾。所谓“发现”指的是其《日瓦戈医生》一书中玛丽·玛格达林娜的第二首诗。——英译本注

③ 参见第45页注③④。

是去吻合对我的抨击和宣判，
在劳改营服劳役，还有痢疾——
而如果他们所说的不是谎言，
老拉撒路真的从死亡中复起，
那么我也要站起，冲向那座椅。

10

可是，那样做过于莽撞。再见！
就是说，没有可以冲的去方。如此
结实的木椅当然不会成为残废。
我们在东方，桌椅沿用，往往
经历三代人，火灾和盗窃的损失
不在其内。这把椅子可能和其它
物件一齐堆进栈房，想到这，
叫人好不伤心。果真发生这种事，
我要在椅背上雕一只精美的
鸽子，以及它的异性伴侣。

11

愿你的坐椅象蜂房里的蜂，
旋飞穿行于桌椅的夜间轨道。
标签并不可耻：通过它我们接触
一门新的天文学——轻声点①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监狱和军队的长期实践已将它证实；
万事万物，只要印有姓氏和编号，
便能提供一种防止思想倾斜的基础，
这论断对生者与死者同样适用。
我不必再如追求——恋家的尤利西斯——
漂亮脸蛋那样寻觅你那坐椅。

12

其实我不只是个古董行家。
记住，如果这篇谈话看似冗长，
毫无节制地讨论一把椅子
不过是切入其它话题的借口。
伟大的信仰仅存下圣人骸骨①。
那么评价爱情的力量吧，倘若
你手触之物，在你活着的时候，
我认为同样神圣。这崇高、细腻的
风格，只证明诗人属于一种伟力，
它完全不涉及诗人的七弦琴。

13

没有头冠的俄国之鹰充其量
是只乌鸦。一声轻轻的呻吟

① 此是双关语。俄语中"圣人骸骨"同"力量"或"权力"同一词源。——英译本注

是它往昔骄傲嘶鸣的尾声。
这是鹰的暮年。感觉的声音
转而变为回声或力量的阴影。
情歌的调门只微微有所降低。
因为爱情，显然是威严的激情，
对你，只有对你——你真幸运——
俄语必须用庄严的口吻说话。

14

木椅悄无声息，静静地吸吮
前厅的温馨。龙头滴下水珠，
一滴又一滴，溅碎在洗脸池里。
壁灯边的闹钟谦逊地敲击。
四壁平坦空荡，与窗口的花儿
均匀地分享光明，窗的阴影
却企图将整个房间挤出窗棂。
这一切的融合——现在——形成一幅图，
既遥远又接近，既深刻又肤浅，
在我们诞生之前——和弃世之后。

15

我祝你晚安。也愿我睡得香甜。
请你向生我的祖国道声晚安，
因为她同我把账结清——在远方，

多么遥远，巨数的英里，或是奇迹，
将你转变，化为一个简单的
邮政地址①。我窗边的树在低语。
屋顶的倒影标志出白昼的结束。
在人静止的身体里，他的心扉
打开，在手中如火炉烟囱般潮湿。
我开了头。随后我的笔在追踪你。

16

我的笔触不着你。你云一般飘忽。
对于男人，女子的体形，准是他
灵魂的形状——你，缪斯，能够证实——
内里蕴蓄爱的热情，也是爱的毁灭，
因为灵魂没有形体。这便是说，
你距离太远，我的笔触不着你。
那么，让我们拉着手儿告别。
这总强于静止空虚。我们的别离
严肃，崇高，既然它是永远。齐特拉②
沉默着。永远不是一词，而是数字，

它身后无数个零，当野草漫过我们，
将延展出我们的时光，我们的纪元。

（1967年）

① 指维隆尼克小姐在巴黎的地址。——英译本注
② 古乐器名。

我们的纪元之后[1]

——致安德烈·塞尔杰耶夫

1

“帝国是愚人笨伯的国度。”
一切车辆停下，为皇帝的
车驾让路。人群密密实实，
冲击着卫队的士兵。歌声
和叫喊。八抬大轿的布帘
合起；爱的对象躲避窥目。

皇宫墙外无人的咖啡店里，
流浪的希腊人在玩多米诺，
同满脸胡茬、瘸腿的老兵。
街灯上削下的光屑撒向
桌布。赌输的希腊人数着
德拉古玛[2]；他获胜的对手，
买了一只煮鸡蛋和一撮盐。

① 标题根据布罗茨基本人释义译成。原文为拉丁文。
② 古希腊货币名。

寝宫的屋顶形似穹隆，老
官商向年轻的花娘① 细述
瞻仰皇王的经过。似信非信，
她朗声大笑。这，就是他们
爱情游戏的序幕。

2．皇宫

大理石雕的林神和女仙，
默默地凝视清澄的池底，
似镜的水面飘着玫瑰花瓣。
赤足的总督，亲手挥拳，击得
地方国王的嫩鼻流出鲜血，
只为面团里烘的三只鸽子
（当肉饼切开，它们扑翅飞出，
随即又如石块跌落在餐桌）
败坏了假日的兴致，还
可能会危及总督的升迁。

国王无言，抽搐成一团，被
总督强劲的膝抵在地板上。
玫瑰花香雾蒙四壁。奴仆
如泥雕，怔怔地目视前方，
不显任何痛痒。磨光擦亮的

① 参见第231页注①。

石面映照出清晰的景象。

借着北面月亮洒进的幽光，
流浪的希腊人，傍着烟囱，
蜷曲在皇宫厨房的屋顶上，
他手抚母猫，看见两个奴隶
抬着麻布裹的御厨尸体，
慢慢地向那条大河走去。

砾石干裂出声。
　　　　　　屋顶上的人
捏住猫嘴，不让它叫唤。

3

被心爱的儿子抛弃，理发师
茫然瞅着镜中映出的自己；
思念出走的孩儿，却忘记了
脸上抹着肥皂的唯一顾客。
“我想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而那位顾客，从容地酣睡，
做着希腊梦——神祇，西特拉①
演奏，体育馆里的竞技。
还有刺鼻诱人的芬芳。

① 古希腊乐器名，类似七弦琴。

一只
硕大的苍蝇自屋顶俯冲而下，
盘旋之后，着陆于眠者的面颊，
陷进白色的泡沫——如可怜的
士兵（据色诺芬① 所记）卷入风雪
在亚米尼亚——吃力地挣扎，
爬过突岩，深壑，直奔山顶，
绕过火山口似的嘴，终于
攀登上希腊鼻子的峰巅。

希腊人睁开悚人的黑眼，
苍蝇嗡鸣着，恐怖地飞去。

4

假日后的夜晚天空晴朗。
门口的旗帜呼呼地飘扬，
象饿马的利齿把风噬咬。
那迷宫，空街沐浴于月光；
不见魔鬼②，想必正睡得熟。

离开雄伟的宫殿，越是往前，
雕塑和清池便越来越少。

① 色诺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亲历多次战役，著有《希腊史》七卷和《远征记》等。

② 皇帝在此被刻划成米诺托(邪恶的象征)式的魔鬼，参见第46页注③。

罕见灰泥的建筑。一扇扇
通向阳台的门全已关闭。
墙壁似乎也是人类和平
孤独的夜哨。

自己的脚步声能显预兆，
但不可靠。鱼类的恶臭充溢
空气。房楼院落全被抛在
身后。
　　道路泛着月光的涟漪
向前涌流。一艘黑帆船横渡，
象猫，隐没于暗夜。这是为
让我们知道，超越这地点
毫无意义。

5

一封“致统治者书”公然贴上
巨大的布告栏，一位著名诗人，
为愤怒所燃烧，勇敢地号召
立即除去皇帝的一切肖像
（他在呼吁书的第二行上说）
从每一枚铜币上。

人群激愤了。少年、白发的
老人、精力旺盛的男子，识字的

花娘——表示出一致的意愿：
“这种事从前闻所未闻。”
然而，他们没有说明各人的
动机；他们想显示勇气，
或者——也许——是盲从？

这无疑是诗歌的标志，
不在这两者间分清界线。

海平线，蔚蓝得难以置信。
涌涛的怒吼。一裸体男子，
趴在干燥、滚烫的岩石上，
如三月的蜥蜴，啃去偷来的
杏核的壳。远处的两个奴隶，
由铁链锁在一起，吃力地
相帮着脱去褴褛的衣衫，
打算洗个澡。他们笑声响亮。
天热得难以置信。

希腊人

滑下平坦的岩石，骨碌的
双眼象光闪闪的银币，铸造出
新的一对狄俄斯库里①。

---

① 狄俄斯库里兄弟——孪生的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在希腊神话中是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象征，他们的形象被铸造在古希腊钱币上。古希腊人认为在钱币上印统治者的头像是渎神行为，只有神祇、神的象征或是神话人物才能印在钱币上。——作者原注

6

体育馆的音响无可挑剔！
建造者在利姆诺斯[1]喂过
十七年虱子，的确有好处。

多么令人愉快的日子。人们
将自己铸成体育馆的形状，
凝结，屏住气息，啜饮不绝的
辱骂，那是竞技圈里的斗士
用以刺激对方肝火的手段；
然后他们拔剑。

竞赛的目的不是为杀人，
但是死神既公正又讲逻辑。
戏剧的规则移向运动场。
绝妙的音响效果。看台上
挤满了男士，没有女子。阳光
金黄，照在皇帝包厢的斗狮上。
整个体育馆凝成为一只耳朵。

“你是一块腐肉！”“你也是！”
“渣滓！死尸！”总督这时笑着，

① 爱琴海中一岛屿名。过去，甚至现在，一直被用作流放地。——作者原注

他的脸恰似化脓的乳房。

7. 钟楼

中午的空气凉爽。
城市钟楼的铁顶，云朵
遮去尖端，有用如避雷针，
一座灯塔，竖起旗杆悬挂
国旗。里面还有宽敞的牢监。

仿佛硬性规定，有人估计——
法老统辖的波斯，伊斯兰
和基督年代，同样如此——
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曾
在监狱里生活或被处死。
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世纪前，
当今皇上的先祖构想出
一套改革法度的规划。
他签署特别法令，宣布
废除死刑，这可怕的罪孽。
将百分比从六降至二，
那注定在监狱里生活的
数目。法律有如赋税，它
不区分谁是清白无辜，
谁在事实上犯有罪行。
这是城市钟楼建造的时代。

外镀的克罗米眩目闪耀。
一个牧人，在钟楼四十三层，
头探出了望孔，对奔来
探视他的牧羊狗发出
欢迎的微笑。

8

喷水池，中央是跃出海面的
海豚铸像，早已滴水不存。
这可以理解：大理石雕的鱼
并不真正需要水，有如水
并不需要大理石雕的鱼。

这是武断法庭作出的判决，
它——及其一切判决——以干燥闻名。

排列在通向皇宫那白色
柱廊宽大的大理石阶上，
黝黑皮肤的地方首领，朝服
华美，恭候他们的主子驾临——

宛若一朵朵花儿扔出装满
水的花瓶，撒上白色桌布。

国王终于来了。首领们起立，

挥舞长矛。接吻，拥抱，微笑。
国王略露窘相。黝黑的皮肤
不正有这好处：挨打以后，
它能够不明显眼紫鼻青。

流浪的希腊人唤过一个男孩。
“他们在谈什么？”“谁？他们？”
“嗯。”“他们在感谢他。”“为了什么？”
男孩子抬起碧眼：“为制定
为难穷人的法律。”

9. 笼中兽

粗壮的铁栅隔开狮子和
好奇的人群，它是丛林灌木
铁的变种。

绿色的苔藓。金属的露滴。
荷花缠在藤蔓里。

自然被仿制，以特殊的热情，
只有人类才能忍受这赝品，
既然惟有他们能区别两者，
迷路于葳蕤茂密的丛林
或于荒无人烟的沙漠。

10. 皇帝

一位剽悍的兵士，锃亮盔甲，
在白漆的门边站岗守卫，
（门后传来哗哗的水声），
隔着窗眼盯着过路的女子。
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已站了整整一个钟头——
所有路过的可爱的女性
复合成为一个人。

装饰木门的大写金字M，
与那巨型M[1]相比过于渺小，
他坐在门后，运足气力，脸
憋得绯红，头朝下视察着
畅急的水流反射出的
一切细枝末节。

这些水流——以及它的反射——
毕竟并不亚于雕塑大师，
他们用思考淹没了整个王国。
清湛、汩汩的流溪。上方高悬
颠倒的维苏威火山，慢慢地

① 国王正在解手。从正面看，他的双腿构成M形。——英译本注

开始喷发。

似乎一切全处于困境。
皇帝象条三桅帆船，航行在
过于狭窄的河道。桨手们
把桨抛弃在干燥的陆地上；
尖石刮擦着船身。不。不要说
我们已经搁浅。我们正漂浮着
前行；是的，我们开航。没有
人赶上我们，可是，啊，比起
以往的帝国速度，反差多么大！
人怎么能够不为过去叹喟，
当一切是那样的顺心，可意？

11

一盏灯灭了。昏暗的房间里
灯芯残喘着暗红。一缕烟
袅袅升上屋顶；初看的白色，
在未深的黑暗里，同一切
光，甚至烟尘，和谐。
窗外
亚洲的暴雨整夜地咆哮
在杂草丛生的花园。心儿
保持干燥。由于干燥，当它被
冷冷的乏力的爱情之火拥抱，

升发起暴烈的火苗，那势头
超过最薄的纸，最干的柴草。

屋顶瞧不见这灼目的闪光。

身后不留烟尘或死灰，有人
蹚过这渐渐沉降的黑暗，
悠悠步向柳条门。烟囱上
雨燕用银子般的声音呼唤他。
大雨中他顺从地转身，返回
宽敞的厨房，解开他的皮囊，
将剩余的德拉古玛倾倒在
铁桌面上。然后离开，永远地，
那鸟不再吱声。

12

希腊人决定越过边境，他
找来一只大口袋，在商业区
附近的广场，装进许多猫——
十二只黑猫。身背着呜呜叫、
耸动的包袱，他潜入边境旁
夜幕中的密林。

月儿高悬，泻下每年七月中
那淡淡的清光。看门狗依旧

向溪壑倾灌凄戚的吠叫。
袋中的猫停下吵闹，几乎
无声无息。希腊人喃喃地说：
"但愿我好运长久，雅典娜，

不要抛弃我，在前为我引路。'
他自言自语："我要用六只猫
在这段边界线上——决不多
用一只。"看门狗不会走进
繁茂的松林。边界的卫兵
如普天下军士一样迷信。

计划如期实现。各个环节：
月亮，看家狗，黑猫，迷信，
松林——发挥作用毫无差错。
他登上分界的山脊。这时，
他的一只脚已跨过边境，
他记起了他遗忘的东西。

转过身，他看见大海苍莽。

它躺在低处，遥远的地方。
人到底有别于其它动物，
因为能舍弃心爱的东西

① 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

（这至少证明他们不是兽类）。
他的眼泪，如狗嘴上的垂涎，
显出他不离动物的本性：
“呵，塔拉萨！①”
　　　　　　　在这邪恶的世上，
人怎么能站立，在月光下，
在分界岭上，除非他想当枪靶。
希腊人，将口袋甩上肩头，
缓缓地走下山坡，沉进伟大的
大陆；前方浮起迎接他的
不是海的平面而是松树树冠。

（1970年10月20日）

① 希腊文，意为“大海”。——作者原注

无　乐　的　歌

六 年 之 后

共同生活如此久长，然而
一月二重又落上礼拜二。
她不由斜竖起惊讶的眉，
宛若车窗上刮水的铁臂，
清洗去潮湿朦胧的哀伤，
明净的远方静候在大道上。

共同生活如此久长，天际
雪花漫漫，仿佛永无终期；
飞雪自有我的手护挡，
吹闭她的眼帘纯是妄想；
她故意不理睬这片盛情，
双眸闪动如粉蝶扑我掌心。

离奇的事总是那么希罕，
任精神分析家纵深试探，
睡梦的变幻足使他汗颜；
我的嘴吐出炽热的烛焰，
她的唇从我的颈项飞离，
寻求同我吻接，无一丝犹豫。

共同生活如此久长，玫瑰
在装饰纸上一朵朵萎谢，
墙壁长出的白桦连成片；
我们凑巧弄到几个小钱，
海滨一月观看落日的威势，
长长的火舌直射土耳其。

共同生活如此久长，没有
书、椅、炊具——仅有古老的床——
那三角的爱，在成形之前，
先是一张熟识面孔盘旋，
盘旋于我们两人的上方，
垂直在由爱连成的直线上。

共同生活如此久长，我们
以一个合作的阴影，造成
一堵双重的门，始终紧锁，
无论我们沉睡或耽迷工作；
这门不知怎么从中迸裂，
我们由此走进未来和黑夜。

（1969年）

我主的纪元

乡间在庆祝耶稣的诞辰。
常青枝装点着总督官邸，
门口的火炬送出冉冉白烟。
街巷里拥挤着欢闹的居民，
官邸的后院满聚了人群，
快乐，懒散，肮脏，粗野。

总督害病了。他身躺病榻，
裹一条阿尔卡萨产的披巾，
那是他曾经服役的地方。他不由
想到了他的妻和他的秘书，
正在楼下客厅里应酬宾客。
谈不上是真的嫉妒。此刻

缩进患病的躯壳和幻梦，
拖延奉调回首都的时间，
对于他更加重要。人们
无须自由便能创造一个
公众的节日，这个他知道——
由于同一原因，他默认了

妻子的不忠。倘若无聊
没有象瘟疫将他侵扰，
倘若爱情尚存，他又该怎样想？
一阵寒颤穿透他的双肩，
他忙将骇人的念头驱跑。
客厅里寻欢作乐进入低潮，

然而没有终了。领头的人
喝得醉态醺醺，玻璃般的
眼光伸向寻不见敌手的远方。
善于表现切齿痛恨的牙，
固定成微笑，象是被车刹
制住的车轮。仆人送的食物

填进他们的嘴。一个商人
在睡梦中嘶喊。时断时续是
歌的片断。总督的秘书和妻
双双溜进花园。墙上的巨鹰，
刚吞食了总督赐给的牛肝，
象一只蝙蝠，俯视着这一切。

我，熟谙人生世事的作家，
曾坐在毛驴背上跨越赤道，
眺望着窗外沉睡的山峦，
思索着我们种种的苦难，
皇帝再也看不见它们，我儿

和辛西娅再也见不着我。我们，

此时的我们难免要死亡。
狂妄不能改造我们的命运，
证明我们与造物主同一形象。
坟墓才把人变成一种模样。
既然活着，让我们取不同的姿态！
我们何必匆匆离开这府第，

我们不能评判乡土。我们
个人的无耻粘住了正义的剑：
继承人，权力，在更强者的手中……
没有出航的船是多么好！
坚冰覆盖的海是多么好！
轻盈的鸟难以承受这笨重

的负荷，躲进云雾是多么好！
这一切人没有责备的权利，
不过，我们的份量也许正同
鸟的声音形成恰当的比例。
那么，让它们飞回我们的乡土，
那么，让它们鸣叫我们的声音。

我的祖国，……外国的先生们，
来访的辛西娅，象现代哲人①，

①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当时有三位东方哲人长途跋涉来朝见。

围观马槽里那新的诞生。
圣婴在熟睡。一颗晶亮的星，
象洗礼盘下的炭火闪光。
来访的人，不触摸他的头，

却用圆形的谎取代光环，
用流言淹没处女的生育，
用沉默冷落孩子的父亲……
官邸走空了。灯火在死去。
一盏，又是一盏。最后一盏。
整个府第只亮着两个窗户：

我的窗，我背对火炬的光，
注视那轮明月缓缓滑过
幼小的疏落的树，注视
辛西娅，白雪；还有总督的窗，
他默默地彻夜与疾病苦斗，
维持生命的火，为了看见仇敌。

仇敌隐退了。白昼的微光
赤裸裸透出东方的天际，
悄悄爬上窗棂，探头窥视
这府第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踏过欢宴后的一片狼藉，
蹒跚着，继续着它的进程。

（1968年）

诺尔申斯卡亚[1]的秋天

我们从田野里归来。风
敲击倒扣的水桶，
疏散虬结的柳条，
在石堆间呼啸穿过。
马，圆桶般鼓胀的腹
卡进左右车辕，
冲着锈蚀的耙犁，
愤怒地打着响鼻。

风梳过霜打的酢浆草，
吹鼓方帕和头巾，探进
老丑妇的衣裙，卷心菜一般
将它们向上翻起。
眼睑低垂，咯咯地吐痰，
回家的路上，女人剪着双腿，
恰似剪刀裁出沉闷的布条，
歪歪斜斜走向她们的木床。

---

① 苏联阿尔汉格尔地区一个小村庄，仅有十四户人家，作者曾于1964—1965年流放此地。

剪刀式的两腿在山坳中闪跳，
泪湿的眼混和幻像，仿佛瞧见
田庄上年少的调皮鬼欢舞，
越加变得模糊，就象急雨
将一张张面孔掷上光洁的
玻璃。拖拉机耙出辫状的犁沟
如扇面铺展。烈风惊起
一串乌鸦，尖叫着四下飞散。

这组幻像终究反射出
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不免
求助一切感到可亲的魂灵，
直到这魂灵仓皇离去，
因为嘶哑的教堂钟声，
因为乾坤颠倒的世界
在车辙的积水里发出金属撞击声，
因为欧椋鸟冲上云霄。

天低了。肩上的木耙
最先瞥见湿漉的屋顶，
高高地挑出远方的山峦
那暗色的脊梁。
还有三哩地要走。大雨
在板结的平原上滥施淫威
原始大地的褐色泥点
执著地跃上粗硬的皮靴。

（1965年）

第二个圣诞节

——为E·R·而作

第二次在海滨度过圣诞。
黑海上，冰不冻雪未封。
众王之星高悬在港口屏障
划出的地平线上空。我不能
肯定离开你便没法活。正如
这片纸证明我的生存：活蹦
鲜跳，豪饮啤酒，对树叶撒尿，
践踏小草。

在严冬发动攻击之前，我撤回南方，
坐进一家酒吧，我们两人
曾从那里被无声地抛进未来，
依据的是铁一般冷酷的法则：
幸福怎会久长。我用手指在
大理石桌面上追寻你的面庞，远处
织锦上女仙们跳着活泼泼的舞步
炫耀大腿。

你们——如果隔着黑魆魆的

窗口瞧，这放大的墨渍是
你们神祗的象征——会给我们
怎样的忠告？未来已经来到，
并非不堪忍受。事物败朽，提琴手
离去，乐声渐消，日深一日的皱纹
铺展在海面和人们的脸。
并无风吹。

有一天，那缓缓起身的破坏者，
哦，那不是我们，头盔以羽毛饰顶，
沿铁轨长驱直入，捏碎无望的呼叫，
蜂拥着驶进，来寻找你从前饮酒，
闭目小憩，阳光下晾晒湿衬衣的
地方——砸烂木凳，踩断走道，
为未来的软体动物铺设一张
淤泥的床。

(1971年)

向雅尔塔致敬

我要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不幸呀，如今不仅是谎言
甚至浅显的真理，也需要
有力的推理和精确的论证。
这难道不是我们已经进入
全新的然又可悲的世界的
标志？其实，经过证明的真理
实在说根本算不得真理——
它只是证据的总和。好在
人们说“我同意”而非“我相信”。

原子时代令人惴惴不安的——
除了事件自身——最是它们的
构成方式。好比敲击洋娃娃的
幼童，发现里面是碎屑一团，
便哇哇地号啕，我们往往把
事情自身同隐藏其后的东西
混为一体，仿佛从中能得到
某种陶醉，倘若这事情是
动机、态度、环境一类——这

原是生活。对付这种生活我们
已训练有素，仿佛它是对象，
有待我们进行逻辑推理。

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只需
拼缀它们——动机、态度、环境
和问题——事件便会由此生成，
比方说，一件罪行。可是，不，
外面是极其寻常的大白天。
天洒着细雨，汽车奔驰。里边，
一架标准式样的电话机（一堆
阴极，中继线，接线柱，电阻）
紧咬牙关不语。没有事件
发生，天哪。转念一想，谢谢上帝。

这里叙述的事发生在雅尔塔。
没有问题，我将努力与上文
讨论的真理观保持一致——
这便是说，我打算剖开玩具
人的肚皮。可是，敬请原谅，
礼貌的读者，倘若时前时后
我为真理作一点艺术加工。
因为一切的事件，说到底
核心里都不离艺术（当然，
作家的艺术不是生活的艺术，
它们不过相像而已）。

证人的
证词将依照获取它们时的
次序铺排。这恰恰是一例，
说明真理如何仰赖艺术，
而非相反，艺术依靠真理。

1

“那晚上他打来电话，声称
他不能践约。礼拜二我同他
事先协商，说好他礼拜六来
我处看望。是的，是礼拜二。
我曾打过电话邀请他来访。
‘礼拜六’是他确定的日子。
什么目的？很简单，我们一直
想找个时间，坐在一起探讨
锡戈林[1]残局，此是唯一动机。
我们会面没有别的“目的”，
套用你的措辞。除非你认为
乐于同趣味性情相投者作伴
可称做一种目的。你也许知道……
事不凑巧，那晚他打电话，
竟说不能来。太扫兴的消息！
那时的我多么想看见他！

[1] 锡戈林（1850—1908），俄国象棋大师，俄国象棋学院创始人。

心急如焚？你选择了这个词儿？
哦不，他听上去同往常一样。
当然，电话总是电话；虽说，
你明白，要是看不见他的人，
你对他的声音自然格外留神。
听起来他并不焦急……，不过，
他遣词造句从来不很一般。
他的谈话充斥着太多的停顿，
这往往令人惶惑不安，因为
我们通常这样解释沉默，
说这时的大脑正忙碌运转。
其实他的停顿是纯粹的沉默。
不用很久，你以后也会觉察
你自己也常常乞灵于沉默，
虽然它不免将许多人惹恼。
哦不，我知道他的迟缓是
因为受过弹震，我能担保。
否则你将作何解释……什么？
是的，他不显一丝儿错乱，
倘若仅仅就他的声音判断。
有一桩事情我须得对你讲，
礼拜六还有前此的礼拜二，
他的话音同往常不见异样，
那么，果真他不幸出了事，
不会是礼拜六，想想那电话，
心急如焚的人不能如此仔细。

我一旦焦急，比如说……什么？
我们交谈的内容？十分愿意。
电话铃声乍起，我便一把
摘下话筒。'晚上好，这是我。
我不能不向您道歉，只因为
事不凑巧，实难如期赴约。'
哦，我不敢相信！确实遗憾！
或者礼拜三？要不要再通电话？
生气？天哪！这说到哪儿去啦！
那么下周三再见？'晚安，'他说。
对，那时是八点或八点前后。
我挂上话机，收拾起碗碟，
撤走棋盘。上回他曾提议，
我们试试王后 E-8布阵法，
一个奇怪而又糊涂的建议。
没有意义，几乎。与锡戈林
精神哪有共同之处！太奇怪，
又愚蠢，于事无补益，因此
取消了问题的全部意义。
任何游戏重要的是结局，
胜利，失败，哪怕打个平手——
毕竟是个结果。而他的提议——
仿佛要将一粒粒棋子儿
置入对自己存在的怀疑之中。
我久久难眠，怔怔地瞅着棋盘。
也许将来有一天，这游戏

可以这么进行。至于我嘛，
然而……对不起，你问的是什么？
这名称是否于我有意义？是的。
五年之前，我们俩绝交分手。
一点不错，我们从来没有结婚。
他是否意识这一点？很可能不。
这种事她未必对他说起。
你说什么？这张照片？我有心
在他到来之前先将它藏起。
哦，请别。你没有必要道歉。
问题原本非常自然，况且我……
我打哪里听说这起谋杀案？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她的电话，
那声音听来才叫心急如焚呢！”

2

“我去年不常见到他，不过
会面偶尔也有几遭。隔上两月
他便来走访，有时间隔更长。
十月是例外，他压根儿不来。
他一般要打来电话，事先通报
造访的时间，早在一周之前，
以防不测的尴尬局面。我工作，
您知道是在剧院，难免有些
意外出现。比如说某个演员

突然害病，或者离开我们去
拍摄电影——那就得寻找替补。
无非是这一类的事情，此外，呃——
此外，他知道我已经同……
咳，正是，对，你怎么会知道？
确实，那是你的职业使然。
而这一次的事情，我很认真，
感情真挚深沉，我这么说，
意思是……对，可是尽管如此，
我同他情不断，意缠绵，哦，
叫我如何解释得清楚！应该说，
他为人古怪，与众不同。当然，
可不，人和人也难尽然相像，
可他同我们大家全不一样。
不错，这正是我被吸引之处。
每当我俩单独相聚，周围的
一切似乎不再存在。我是说，
一切固然在继续运动和周转——
世界在前进，他怎么能控制？
爱情？不，你们找我可不是
为了谈它！世界在前进，可突然，
在——既运动又静止的——一切之上
蒙上一层什么薄膜，或者说，
一层灰土，使一切的外观呆板
而相像。这就好似，你知道，
医院里一律刷成白色的

墙壁，天花板和床。好吧，嗯，
请你设想这么一幅图画，我的
房间盖着一层雪被。奇特呀！
你是否同意？你是否也认为
我的家具静立不动，在变形中
安享其成？你竟不认为如此？
实在遗憾！那种时候，我觉得
这相似才是世界的真正的外衣。
我这金不换银也不换的感觉呵！
是的，这就是我所以不愿意
断交的原因。我为什么非得，
请告诉我，中断我们的关系？
只为那上尉我便该把他抛弃？
那不是我的处世方法。他确
是极真诚的男子，虽说他是
一位军官。可是，其它一切
岂能和那可贵的感觉相比！
他果也能给我那感觉么？哦上帝！
现在我才真正开始懂得，
那感觉于我是多么重要！
多么奇特、不同凡响的感觉！
说得具体些？请看这个事实：
我将成为浩翰的宇宙中
又一粒尘埃。也将被磨出
同样的幽光。我居然以为
我同别人不一样！……除非

承认我们将被重复制造，
我们的知识等于零。多糟糕！

请原谅，我要为自己斟酒。
你们要不要些？愿意效劳。
别说傻话，我怎么会多心！我们
在何时何地相识？我不记得。
我想是在海滨，对，是那儿：
利瓦吉亚——我们相遇在一片
疗养地的沙滩上。我们如困洞中，
舍此还能在何处相聚？真的，
你们了解我的一切，可不是！
但是你们怎么也猜不出我们
初交的寒暄。他开口对我说，
‘您肯定认为我这人讨厌，不过……’
其余的话实在说并不重要。
绝妙的开场白，好戏然后开始。
我要是你们呀，我就把它添进
武器库。作为女人，我心中有数。
我对他的家庭有何了解？
一无所知。不过我觉得他……
他显然有个儿子——在哪儿呢？
细想起来，那孩子是上尉的，
我弄了个张冠李戴。是的，
男孩。小学生。很调皮，大体
长得象父亲……不，毫无所知，

关于他的家庭——和他的朋友。
据我回忆，他从未向别人
介绍过我。请你原谅，我想
再喝点。说得对，今晚上真闷。

不，我不知道谁是凶手。什么？
你在开玩笑吧！那无能的家伙。
女王棋刚走两着他就乱了阵脚。
再说，他们两个是朋友。这，
我倒说不清道不明：他们的交情。
他们在俱乐部里香烟猛吸，
那气味能将南海岸熏上天。
哪里，不，上尉晚上在看一场
演出。是的，当然，身着便衣。
我看不惯他们的制服。散戏后
我们一同回家。

在我的门前，
我们看见了他。他躺在道口，
我们的推测是有人‘喝醉了’。
瞧，我们的门厅幽暗。接着，
我辨认出他身穿的雨衣。
白色的雨衣，满沾污泥。不，
不，对，他没有喝酒，我敢肯定。
是的，显然他一路爬来，而且
爬了很久。后来？我们把他
抬进我的房子里，然后报警。

不是我，是上尉，我不舒服。

对，整个经过如一场恶梦。啊，
你也同意？我感到那样地意外。
你知道，这是你们的公事。对，
要习惯起来肯定很不容易。
你们也是人，当然，……对不起！
我的措辞极不恰当……当然，
请自斟一杯，不过我不能再要。
我喝得够量了，况且我近来
睡眠不好，明天上午又要彩排。
那好，如果能治失眠症。你肯定？
既然如此，给我一小口。说得对，
今晚的空气真闷。压得人
透不过气。你吸也吸不进什么
东西。哦——简直令人窒息。
气闷。我好象要闷死了。是的。
你呢？你呢？你也是？没了——
其它的我全不知道，无可奉告。
喂，你们要我讲什么？到底要……
那好吧。告诉我，嗯，什么？什么？”

3

“这么说，你认为我有义务
向你作一番解释？那么好吧，

有义务就有义务。可是提醒你，
我十有八九要让你失望，既然
我对他的了解肯定不如你多。
不过，那一丁点可怜的了解，
足够把人逼疯。依我愚见
这对你不成威胁，因为你是……
对，绝对正确，我看不惯那个
家伙。你们当然了解其中的缘由。
设使你们不知道——那么要求
我解释便毫无意义。这一点
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到头来
你们只对事实感兴趣。且听事实：
我公开承认——我鄙视这个家伙。

不，我从未同他结交。我知道——
我知道有人一直同她幽会。不过
不清楚这人到底是谁。她
当然没有向我提及，可我
怎会看不出来？这用不着你们
福尔摩斯的功夫，只需要
寻常人一般的关注。尤其是……
不过你们不了解她的为人！
虽然她从未谈起过这个家伙，
但不能说她存心要隐瞒！
道理很简单——她不愿意看我
吃醋，不过如此。追根究底，

她有什么值得隐瞒？在我的
逼迫下，她后来承认过他们的
私情，相互间交往已近一年……
你说什么？我不理解。我是否
相信她？当然相信，我不愿怀疑，
至于那是否属于一种安慰，
坦率地说，完全是另外的问题。

也许事实上是你对。旁观者看得
更清楚。不过，倘若一个人要说，
他总是希望别人相信他。
在我看来，一个人唇齿的
运动，这本身比真实或虚假
更加重要。唇齿的运动比操纵
唇齿运动的词语包含有
更多的生命。我刚才说过我
相信她。不！还有一种别的
东西在发生作用。其实，我是
看她告诉我的事情。（请注意，
是看，不是听。）细细听我说，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活生生的人——
说话的，呼吸的，运动的人。
我不愿意认为这是一个谎，
也不能够……你觉得奇怪，我
以如此处世态度，肩章上居然
也能有四颗星？虽然是小星。

我起步与众不同。与我同时
服役的人早已佩戴大星啦，
早已佩上大星了。许多人还是
两颗星呢。(你们进行调查时
再加上一条，说我不成器，这
么着听来更合情合理。)我
重复一遍，我起步与众不同。
我同你们一样，始终在身边
寻找欺诈。当然肯定能找到。
它在兵士的血液里：他们经常
指望它捞些外快……可后来，
科希策[2]的一天，一九四四年，
我终于认识到这是愚蠢。他们
在我面前，二十八人，僵直地
倒在雪地里，我不信任的人们——
兵士们。什么？为什么大谈特谈
与此案无关的琐事？我难道
不在试图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是的，我是鳏夫，足足四个年头。
是的，有孩子。只一个，是儿子
礼拜六晚上我在哪儿？在剧院。
后来？后来嘛，我伴送她回家。
是的，他蜷在她家的门道口。

---

① 捷克地名。

什么？我有何反应？一点没有！
我当然认出他了。有一次我
在百货店里见到过他们。他们
正在掏钱买东西。就是那回，
我陡然明白了……
　　　　　　事实是，我们
时不时总会在海滨遭遇。
我们都喜爱同一个地方：
那个地点——记得吗？——隔条篱墙。
他的脖子上我总看见那些疤痕……
疤痕……你们知道的……所以，一次
我同他搭讪——无非是寒暄
天气优劣吧。他迅即俯过身，
朝着我的方向，眼也不瞟我
一下说，'我十分不愿意聊天……'
几秒钟过去，他这才补充上
后半句'同你聊天'。他的
两眼始终望着天空。那会儿呀，
向你发誓，我恨不能宰掉他。
我的视野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在旋转。一股滚沸的热潮向上
涌进我的大脑。我仿佛一时
失去了知觉。待我清醒过来，
他又照先前的姿势仰卧着，
扯过一张报纸将脸庞儿盖住。
那时，我在他的脖子上可以

清楚地看见那些——暗紫的疤痕……
不，我不明白他到底是谁，
幸好，那时我尚未同她谋面。

后来？嗯，我想他后来离去了，
我在海滨似乎再也没有见过
他的影踪。俱乐部不久举行
军官招待会，我才同她结识。
以后我看见他们——在商店……
所以那礼拜六的晚上，我
一眼便认出了他，明人不说
暗话，心里也不无几分喜欢。
否则他们你来我往没个完，
而且每次他来访，她一连几天
神魂颠倒欣喜若狂。眼下我
倒希望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万事在开头总不免有些困难，
不过我敢断言：受害者终究
要被人遗忘。我不妨告诉你，
部队可能要开拔，我奉调将
去学院任职，说得对，是基辅。
嗨，那里的剧院谁不愿聘任她。
我的儿子同她煞是亲热。谁
说得准？说不定我们还要有
我俩的孩子。你们看，我还——哈，哈，哈——
仍然……是的，我确实有支手枪。

不，不，不是斯代契金；还是
大战时的旧战利品——一支帕拉贝冷。
是的，我知道他伤于手枪。”

4

“那晚上爸爸急急匆匆去了
剧院。我同奶奶呆在家里。
嗯—嗯，我们俩一起看电视。
我的作业？记得吗，是礼拜六。
所以我们打开电视。什么节目？
记不准了。也许是绍尔吉。
对，是绍尔吉。不过我没有
看到底，因为看过这部片子。
我们班组织过这场电影。
完了。……演到哪里我离开的？
哦，演到克劳森和德国人的时候。
我是说，是日本人……那时候
他们乘着船还在沿着海岸划。
是的，时间已经过了九点钟。
能肯定。因为我知道礼拜六的
超级市场不到十点不打烊。
我想吃冰琪凌。没有，我从
窗口向外瞧——那店在街对面，
一箭之遥。说的是，我很想
走过去。没有，我没对奶奶说。

为什么？我怕她大惊小怪，
拿什么大衣，棉帽和手套——
之类的东西。嗯，我穿件茄克。
根本不是，不是这件。我那件
有头套，配拉链。
　　　　　　　　是，我把那家伙
放进口袋。不，不，不，我知道
他放钥匙的地方……当然是为了
好玩！不是为炫耀。我能向谁
卖弄？晚了，是的，天非常黑。
我想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想。
我猜我只一个劲地走呀，走呀。

什么？我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
我不记得……嗯，我猜，因为——
只要你往山下走，你始终
看得见港口，和码头上的灯。
对，那可是真的，你不禁想到
那里的种种热闹。不管怎么说，
你要是回家，走一段下坡路
挺惬意。是的，安静。月亮
沉下去了。嗯，经常是，确实
好玩。路过？没有人从我身边
路过。真的没有。我不知几点钟。
但是普希金号十二点有夜航。
船没有离岸。就在那儿，船尾

有一间舞厅，窗子全是彩色
玻璃。你要是在那边瞧，他们
象是绿宝石。是，后来……
　　　　　　　　　我什么？
当然没有。她住在公园那头，
我，在公园碰见他，出口附近。
做什么？向你说说我对她的
印象？那好吧，我想——我认为
她很美，是的，奶奶也这么说。
她很和蔼，一点不让人讨厌。
这全是一回事，我不在乎。
哦，爸爸会考虑……
　　　　　　　是的，在进口。
对，他在吸烟，当然，我向他
讨一支，他拒绝了……总之，后来
他冲我说，'喂，滚开，听见吗？'
过了一分钟，——等我走出约摸
十步，或许比十步更远些——
他压低声音恨恨地骂道，'无赖'。
夜很静，所以我听得很清楚。
我说不清我当时的感觉！
嗯，我仿佛被人重击一拳，
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
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记得曾
转过身开枪。但我知道打偏了，
他依旧站在原先站的地方，

我想他仍然在吸烟。后来我……后来……
我尖叫一声，飞快地逃跑了。
而他……嗯，他还站在原地……

没有人

曾经象他那样粗鲁地对我说话！
请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事？不过
讨一支，是的，一支烟。如果是，
那又怎样？我知道吸烟不好，
是的，当然，可是人人都吸烟呀！
其实我不真想吸烟！不是，
我没有打算吸烟。我只想，
夹支烟在手上……不，不，不，不是。
我不是想做出大人的样子。
我说过不是这回事！港口那边，
到处是灯，萤火虫似的，就在
锚地……这里其实也可能有……
我解释不清楚……请帮帮忙——
请别告诉爸爸！他会杀了我……
是的，正是这样，放回了原处。
不，奶奶睡下了，连电视也没关。
线条一跳一跳地……我没耽搁，
立即将它放回原处。然后我
爬上床！千万别告诉我爸爸！
他会杀了我！真的，我打偏了！
打他了——没打中他，是不是？是不是？”

5

“姓名：某某某。出生：四十年以前。
国籍民族。未婚。子女：写‘无’。
原先的住址。在派出所里
有登记。死者在何时何地
被何人发现。嫌疑者名单
如下：三人，所以——三名嫌疑犯，
一般地说，一桩谋杀案如果
能寻出三名嫌疑犯，单这事实
就不一般。是的，毫无疑问
这三个人全能做同一桩事情，
比如说吧，大嚼一只烧鸡。
可现在是谋杀。三个人受到
怀疑，这件事实本身说明，
他们三人无一例外均有
作案的可能。因此，推而言之，
整个调查完全失去了意义——
因为调查只揭示出犯罪的人，
并不排除其他人犯罪的可能。
来呀！不！鸡皮疙瘩？胡说！
但是，总的来说，一个人的
犯罪能力，还有一个人的
调查能力——尽管这两者之间
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承继

关系——并非一回事。毫无疑义。
这可能是两者相似产生的印象……
哦，确实，这是——这桩事情非常
可悲……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你认为受到怀疑的人们，
他们的数目本身就在实际上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你说我们不可能将一只烧鸡
喂给三个人吃？不可否认。而且
事实正是罪犯并没有包括在
那个三人圈内。他在圈外。你说
那人实际上没有受到怀疑！？
这无异于说，犯罪者是一个
不具有任何犯罪动机的人物！？
是的，这一案件恰是如此。是的，
你完全正确……可那是……

　　　　　　　　　　　　　　　　嗨，那……那纯粹是
为荒唐作辩解。那纯粹是
在无意义上罩一圈灵光！
神志不清！原来是这样，这么说
倒符合逻辑。且慢！请向我
解释生命的意义。难道不是
一个穿茄克的男孩子从树丛后
走出来向你开了枪?!既然——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认定它为
犯罪？而且还要进行调查！恶梦！
似此看来，我们的生命只是
在等待被谋杀；因此到头来
调查不过是一种期待形式。
越说越玄，犯罪的人甚至
不是罪犯，并且……
　　　　　　　对不起，我恶心
走，我们上甲板去；这里太闷……
那是雅尔塔，是的。你看见——那边——
那大楼吗？不，再高一点，靠近
纪念碑……看那通明的灯火！
美极了，是不？不，我说不准
他们会判他多少年。不，那一节
不是我们的职守。属于法院。
他们很可能要判……对不起，
此时此刻我无法集中思想
考虑判决。我几乎透不过气。
没什么，会过去的。是的，到海上
我会感觉好一些。利瓦吉亚？
就是那边，是，那一簇灯火。美，
是不是？尽管是夜晚……我没听见。
是的，谢天谢地。船到底启航了。

科尔西达号向后微微一退，雅尔塔——
缀满了鲜花，棕榈和灯光，

游客麇集在娱乐场的门口，
如绕着灯火飞旋的蝇虫
久久不愿散去——悄悄地滚动
并膨胀起来。海上的夜晚
不同于无水的陆地上的夜晚，
那情形就好似，你在镜子里
瞥见的目光同你注视他人的
目光既相似又不很一样……
科尔西达号驶上海面。船后
拖曳一条卷着白沫哗哗响的尾浪，
在子夜的冥色中，那半岛
渐渐地溶化。不，应该说，
它重又回到我们的地图
时时让我们想起的边界。”

（1969年）

无 乐 的 歌

——为费思·威格泽尔而作

当你在那片土地把我思念，
虽然说这句话并非预见将来，
——眼睛怎肯相信这不是预言，
挂上泪珠当作望远镜——

不过是遐想，而过于优柔的
想象的游丝，在墨汁一般
日子的汪洋里，难以挂住
这伟大事件的确切的时间；

所以，当你远隔七片大洋，
远隔着数目相近的几片陆地，
终于把我思念，（不过，我
还要说：泪水使一切要求退缩，

却不能枯萎以往的记忆）
在天主的夏日里把我思念，
当你不禁叹息（啊，不要
叹息），感慨数字令人瞠目的

大洋与陆地，横隔在
你我之间，你难道没有看出
更悲切的东西：牵引着虚无
列车的正是你自己。
　　　　　　　　　这情形
兴许出于你的傲慢，却又
更象我自我欺骗的幻觉，
或许时间并没有成熟，不该
草率作出大胆的结论：

不过，事情也真离奇，面对
微弱的邪恶，我了无良策，
度日艰难，却能将你保护，
解除使你叹息的重负。

前途本是黑暗的外形，
正可比作午夜的谧静，
那里，那个前途，不具实体，
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在一起

将它观察——这正好证实了
它已来临，因为我们分明
已经别离——所以，在我们这
实在的前途里，这已经到来、

久久存在的前途里——原始的

嚎叫和着暴风雪的呼啸
抽缩成文字的形式，表达出
一个愿望：玩办家家的游戏——

那里，在那前途里，某种东西
可以抚慰你的心，或给你的思想
——就这一点说，我的声音
仍然是预言——一些安慰，有如

山鲁佐德[1]叙述的故事，
区别在于，我对死后的一切
忧心忡忡，而她的担心限于
寻常的死——那么，亲爱的，

现在就让我作次尝试，鼓动起
所谓“土生白杨的舌”[2]，来安慰你，
而雪地上白杨的树影，
帮助老欧几里德取得胜利。

※　※　※

---

① 据《天方夜谭》，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每夜娶一王后，翌晨即行杀害。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其它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并以讲故事的方法，引动国王的兴趣，免遭厄运。她讲了一千零一夜，终于使国王改变了其残忍的做法。

② 典出屠格涅夫的警句，原指十九世纪俄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文字。——原注

当你在那片土地把我思念，
在某日，某月，天主的夏季，
在海洋和天穹的另一端，
我不愿计算时日和空间，

它们远远超出了人类的
用途，你的眼睛既已蒙上
那些泪珠，那就提起一支笔，
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作画，

仿佛一座碉堡直对云霄，
绘上一道直线，置于渺小的
两点之间，依我看，这两点呵，
就是被时间凋零萎缩的

我们（谁能知道，那时的我们，
无形的人，不会因为以两点
流芳世间而感到快慰）——
无论如何，分离只不过是

一条用力扯紧的直线，
一对渴望幽会的恋侣——
我指你的和我的凝视——
将攀登上那垂线的尖端

盘旋其上的球面穹隆

(没有供天使争吵的乐园，
也没有洞穴让恋侣栖身)
难道这不正是完美的三角！

让我们来分析这个图案，
换个时节它能让我们
身发冷汗惊醒，抓住开关，
把头塞在拧开的水龙头下，

不让可怕的，吞噬一切的
恶毒烤焦我们的头脑。
倘若有天佑助，你我避开
这个厄运，不吞饮这一杯

嫉妒，阴暗的预兆，谎言，
脏物，彗星，鸦片，纯净的威胁，
那用意正在于怂恿我们
勾勒出这个图案的外形。

让我们分析这个图案。时光
压在我们身上：这令人窒息
盲目的拥抱，本身便是
无形的保证，将分离的我们

联结在一起：我们隐身在
对方的躯体，躲开空间，

我们的肩胛成为宇宙的疆界，
因为宇宙不能将这道防线超越；

难怪它现在更以百倍的力
打击狡诈——拿出笔和纸
（纸用来象征古老的空间）
一旦找到恰当的比例

——你可以想象那整个的
空间，既然宇宙有边有沿，
有天真无邪的天使镇守，
或由平流层炽热的情感

护卫——找出恰当的比例，
那根（将我们切断的）直线
对象征空间的白纸的比例，
在这张图案的下方铺展

一幅地图，用刻度将图案分割，
让直线遭受密集经纬
禁锢的苦难，你便能领悟
生活如何淹没了爱情的形体。

那么，假设我们知道了
这根底线的真实长度，
它能体现一对情侣的命运，

更确切地说，它规划的是

双方永远不能相见的领域，
如果这种算法可以视为
真理，(是啊，当然可以)
竖立在这根底线中点的

垂线，便只能是两条
犀利的目光对视的总和。
承受着目光的力量和刺激，
三角形的顶点在平流层

飞舞：看来它们的总和
似乎不可能再增高，
因为每一方只构成
等腰三角形的一条腰。

目光于是象两道探照灯光
小心翼翼穿行于敌意的混沌，
终于发现它们的目标，躲闪着，
远远地相交在云层外的夜空。

这目标当然不是士兵的
枪靶；它的中心象是
一面镜子，害怕了对方
直视的眼睛，人们便会

往里窥视；所以，除了我，
那图形的一道边，还有谁
能为你对付这颠倒的
陈腐的定理，它让生活

用形形色色获得证书的
稻草人包围我们的眼睛，
一本正经地吩咐我们选择
自己的角度——其实是，角落。

这就是所施予的一切。借着
岁月和各种地貌的伪装；
更确切地说，是披着一种本来
不可触摸的普遍存在作外衣。

这是我们相会的地点。云中
一个所在。快乐的洞穴。
天空中的凉蓬。一种角落，
——一个绝妙的角落，我应该

承认，没有人来捕捉我们，
藏身在这毛茸茸的白云果园；
它只属我们的眼睛所有，
我们最终致力换取的归宿。

在将来的日子里——死后

我们才能相会——我们一定
把这巢穴安排得温暖舒适，
尽可能地充实它，在夜间，

用孤独的思想垃圾，
没有说出的无聊话——用我们
堆积在沟沟缝缝里的废物，
它总有一天有足够的积累，

神气十足地膨胀起来，
它的外形与物质有多相似，
它的地位多象是一颗星，
和云层难以阻挠的它

固有的光：因为欧几里德
论定，球体内的两个角落
——角是别名——易与第三者相接。
这种完整的结合便是婚姻。

这便是对我们的施予。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直至我们装入棺柩。
分离。再不出现在对方视野。
当然那顶点时时将我们

观察；也许过于经常，白天
和黑夜，无论是东方的或是

西方的屋顶下。我们最终
也许要成为这洞悉一切的

眼睛的奴婢。无论实在的事物
如何牢牢地囚禁起黑暗，
现在便将这明眸置入你的
图形，不等这升起的巡视一切的

眼睛辨认出一些
我们的文字！因此，分离就是
我们三只锐角的总和，
分离的全部痛苦（让我们

用理智说话）是三者相互
吸引的结果，它的份量
远远重于其它一切事物，
重于蕴蓄丰富宝藏的地球。

※　　　※　　　※

好不烦琐，你也许会说。是的，
不仅烦琐，这也是同悲哀
作一盘无耻的捉迷藏游戏。
且看海平线上方的一颗星吧，

它不过是由宇宙外表的浮光

揉搓的一粒玉米(请允许我换种说法,
免得你瞧出过剩的风雅)
此外,你又能说它是什么?

烦琐?差不离。没有什么不好。
只有天知道。不妨如中风的人
对一切点头称是。说到底,请告诉我,
世上的事又有哪一桩不烦琐?

天知道。天色很晚。我深深
沉入半睡半醒之乡。冬季死灭
在窗口上,没有引动春天。
就象来不及产生后果而

早夭的导因。我的脑海
灌满了奇数,夹角,角落,
轻抚着我你脸颊的
你我的手。

有朝一日

你若把我思念,请想象
裹在黑夜的尸布里,高悬天边,
斯卡格拉克[①]上空的天际,
与一些快乐明亮的行星作伴,

① 丹麦和挪威间的海峡名。

在远方薄雾般微光中
闪烁，孤独的，无名的
其实并不存在的一颗星。
然而，这是爱的艺术

或者是生命艺术的全部意义，
瞭望自然并不具有的肉躯，
观察那块真空，寻求珍宝，
寻求那无所不在的

生着女性乳房带翼的猛狮
或是黑暗的偶像，小巧却有能耐，
能预言未来的伟大的鹰隼。
这一切省事得多，何必吃力地

制造它们，临时用土和水
拼凑出它们的表皮，
以及其它，只为了在
浩渺的太空增添一颗微粒。

伸出手指向午夜的烟霾。
朝着什么方向？其实，任意的方向。
重要的不是生活所具备的，
而是人对理想生活的信念。

伸出你的尖指指向黑暗，

那里，有如等待着强化为
最高音的中音，应该有一颗星；
如果那里没有星星，请原谅

这些冗长的比喻，它们枯竭的资源；
心儿呀，仿佛误了时辰的公鸡，
因为我们的别离而不能振作，
徒然挣扎着，妄图腾空飞起。

（1970年）

一个美丽纪元的结束

既然苛刻的诗歌艺术要求言辞，我，不善交际，
耳聋，秃顶，一个举足无多轻重的
　　国家安插在这超级大国的
公使，宁愿节省我衰竭的脑筋，
穿上衣服——一切自己动手——上大街
　　去：买份晚报。

风摇曳簇簇树叶。老式灯泡的昏黄
使人感到富足乃由泥淖滋育，那可怜的
　　地方，座右铭是“镜子讨人喜欢”。
连偷儿窃一只苹果也须先刮去一层污物。
这收获的感觉，瞧他那副神态——我却早已丧失，
　　真令人费解。

这地方的一切全为应付冬天：漫长的梦，
监狱的墙，大衣，雪一般白色婚礼服。
　　饮料。阴暗角落里同肥皂牌子成比例的各式尘土。
麻雀背心，手腕上从旧货店淘来的表，
清教式的规矩，内衣。还有，小提琴手握着的

　　褐色木制取暖器。

整个王国凝滞不动。想一想铅
与铸铁的产量，晃一晃你麻木的脑瓜，
　　你忆起旧势力的刺刀，高萨克皮鞭。
但鹰们飞降，如上好的磁石落在废钢铁上。
连扎一把藤椅多半也不离螺钉螺母，
　　谁还看不见！

唯有海中的鱼似乎懂得自由的价格，
它们的缄默迫使我们坐下，设计
　　自己的出纳室。空间宛若一张菜单浮起。
时间是死亡的发明。它搜寻目标，首先
对付不熟的蔬菜。所以公鸡偏爱某处
　　无听觉的钟鸣。

生活在崇尚行动的时代，却要保持高尚，警觉，
该有多么困难。撩起长裙的下摆，
　　除了你的预见，你找不到新的奇迹。
倒不是他们用耳朵玩弄罗巴契夫斯基① 的定理，
而是开阔的视界必先缩小某些区域，而这里——
这里是视界的边沿。

莫非欧洲的地图被便衣绅士窃走，
抑或举世瞩目的六分之五的大地刚巧失去

① 罗巴契夫斯基(1793—1856)，又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俄国数学家

它声名狼藉的同事，或者是某仙女为我
压上符咒，谁知道——但我逃不出这个地方；
我给自己斟上酒（这儿的服务真丢人），
吸一口，抚玩我的老斑猫。

我的头脑该不该吃颗枪子儿，如同犯了过失
应招万人手指？或者我应该走水路，
仿效耶稣？在这值得称颂的地方，
被冰和酒惊呆的眼睛免不了要
谴责你，任你选择的是没轨的铁道
或是无影的水路。

我们来听听报纸上说的是什么官司。
“被告已受到审理。”一位居民读到这里，戴上
金属框眼镜，对着脸朝下平躺
在墙边的男人，这样叙述更有力量；
虽然他没有睡着。因为梦魇最能惊吓
穿孔的头颅。

我们纪元的洞察力发源短命的
时代，盲目的时代，分辨不清
谁从摇篮里跌落，谁从马背上摔下。
盘碟很多，可没有人用它们旋转桌面
给你，可怜的罗立克①，出些聪明的难题。

① 据俄国编年史，罗立克是生活在九世纪的北欧人，应邀出任诺夫哥罗德附近的俄罗斯部落首领，史家认为他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王朝。——原注

这才令人寒心。

如今我们的洞察力应该葬进坟墓，
混凝土冢只配赢得唼唾而非机智的评说。
唤醒一只恐龙而不是大公，让它为你背诵道德！
鸟类有羽毛记录最后的话语，虽然不如质问。
为纯真的头颅预备的，唯有利斧和
常青的桂冠。

（1969年）

立陶宛的乐趣

——为托马斯·温克洛瓦而作

1. 序　曲

临海极平常的一个小国家。
它有自己的雪，机场，电话，
自己的犹太人。暴君的褐石别墅。
还有一座游吟诗人的雕像，
他曾将祖国比作他的姑娘。

这比喻虽说不体现文雅风格，
却也能刻画地貌：因为此地
南方人把周六当作北上的日子，
再由北，似醉非醉，不驾车马，
据说是徒步向西方漂泊……
出色的速写主题。这里的距离
正是为非男非女的两性人设置。

春日的正午。水洼。成排的云朵，
数不清的健壮天使雄踞于

数不清的教堂侧墙。这里，人
沦为摩肩接踵的群体的牺牲品，
或者是庞杂家族里的一个微粒。

2. 翻　砂　街①

出生在一个世纪之前，
在摊开的羽绒被褥之上，
从窗内眺望成长的花园，
卡瑟琳的十字架，刺破天光的
孪生圆顶；因生身母亲感到
惭愧，打起嗑，当长柄眼镜
将你透视，推一车垃圾，
原曾充斥犹太区的街巷，
头脚裹严躺上床，叹息，
比方说，为那些波兰女郎；
滞留不去是为面对仇敌，
献身在波兰，复又遭践踏——
为信仰，沙皇，祖国，若非如此，
就蓄起胡髭，剪去犹太鬈发，
当涡轮机飞旋，在风浪中呕吐，
如出弦之箭，涌向新大陆。

① 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的一条街名。

3．奈灵阿咖啡馆

由刀叉撞击的铿锵陪伴，时间
从维尔纽斯咖啡馆告退，
而空间的目光移开昨夜的筵宴，
追随着时间渐渐远去的脊背。

绯红的圆圈，残缺远处的弧线，
维系于屋瓦上纯静的虚清。
喉结尖突，仿佛整个脸庞
全都浓缩溶进了它的侧影。

俯首听命如阿拉丁神灯，
女招待身着背心，分外妩媚，
从容而悠闲，迈动刚才曾
叉架在足球球员肩上的两腿。

4．纹 饰 盾 牌

圣人乔治，古代屠龙的勇士，
长枪失落于寓言的光辉，
今日精心地保护着
他的剑和骏马，矢志不移，
在立陶宛各地追求
平民所不能觉察的目标。

刀剑紧握在手，他如今
要对付的是谁：他的猎物，
被他的盾形纹章遮没。
可能是谁：异教徒？撒拉逊[1]？
或许是整个人类？果真如此，
维多塔斯[2]准了解他的动机。

5. 致悉心钻研疯狂、忧郁、乱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3]

失眠。女人的部分。玻璃瓶
满装的爬虫蠢动着往外钻。
一天漫长的疯狂终于枯竭，
从小脑流向枕骨的部位，
形成一个池塘；行动和废话，
仿佛有人用削尖的鹅毛笔，
蘸在冰冻的墨渍里，稍作停顿，
精心经意追溯动词“仇恨”
那左右盘绕的笔划，逆转
大脑波的图案。抹着口红的东西
用有害、冗长的词语充填耳鼓，
有如用手指梳理长虱子、

---

① 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谓。
② 维多塔斯(1350—1430)，立陶宛大公(1401—1430)。
③ 原标题是拉丁文，取自立陶宛图书馆珍藏的一部中世纪手稿的书名。乱发指虬结或因长满生头虱和虱子的头发。——英译本注。

板结的乱发。孤独而赤裸，
你卧于口袋，从黄道带① 跌落。

6. 巴　朗　喀②

惟有大海有力量直面向上，
仰视苍天；沙丘间的旅人
低垂眼睑，用金属水壶喝水，
象流亡的国王，不闻圣歌调门。

他的住所被搜查，羊群被掳走。
亲子被牧羊人藏匿在山洞。
横卧眼前是沙滩的边沿，
却无足够的信仰涉足浪尖③ 。

7. 多 米 尼 各④

避开大道通衢，转入
半封闭的巷陌，走进
此时空无一人的教堂，
坐上排椅，调节你的目光，

① 天文学名词，太阳移动的路线。
② 波罗的海海滨的立陶宛消夏胜地。——英译本注
③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23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的门徒却不敢。
④ 维尔纽斯市一座天主教堂名。——英译本注

对着上帝那隔阻
世间争吵喧嚣的耳窝，
轻吐五个清脆的字音：
　　“上帝，饶恕我。”

（1971年）

论　爱

我今夜两次醒来，徘徊到
窗前。沿街的灯酷似苍白的
省略号，企图将睡眠中断断
续续的只言片语串联成意义，
终也难免消失在黑暗里。

我梦见你怀上身孕，虽说
我们多年分居，我仍感到
负疚，撒野的手掌仿佛在
抚摸你的肚腹，当我在床边
摸索，寻找长裤和墙上的

电灯开关。灯丝终于燃亮。
我明白，这可把你一个人
抛在那里，在黑暗中，梦乡里，
你镇静地，等待我的回归，
却不因这非自然的间隙

将我埋怨或责备。因为黑暗

将重现光亮无法弥补的一切。
我们在那里结合，受到祝福，
再次合成双脊背动物，孩子是
我们赤身露体的堂皇理由。

未来的某夜，你又会出现。
这时你变得憔悴，消瘦，你
再次来到我身边，我将看见
尚未命名的儿或女。我决不
允许手儿寻找开关。我恐怕

我认为我根本没有权利
把你们象影子一般撇在
那切断视野的时光藩篱外，
欲喊无声，冷落在一旁，被
阻隔我于天边的真正的日光。

（1971年）

我坐在窗前

——为莱伍·罗瑟夫而作

我说过命运玩着不计分的游戏，
有了鱼子酱，谁再去把鱼想？
哥特式的情趣会风靡一时
使你燃烧——无需炭，抑或草。
　　我坐在窗前。窗外有一棵白杨。
　　我恋爱时，爱得很深。却非经常。

我说过森林仅是树的部分。
得了她的膝，谁还需整个儿姑娘？
厌于现代纪元扬起的灰尘，
俄国人的目光会落上爱沙尼亚的塔顶。
　　我坐在窗前。菜已做好。
　　我在这挺开心。但我不愿再这样。

我写过：灯泡看着地板，不无恐慌，
爱情，虽是行为，却少了动词；欧几里得曾设想
那正在消逝的一点为零
可这并非数学——是空白的时光。

我坐在窗前。而这时分
飞回了我的青春。有时我会微笑。要不就骂人!

我曾说叶儿能使细芽死灭;
养料落进辍耕之田——一片荒野;
我说在平原，无遮蔽的平原
自然洒下树种，亦是徒然。
我坐在窗前。双手锁膝。
沉甸的影子是我地面的伴侣。

我的歌走了调，声音也沙哑，
但至少尚无合唱能恢复先前的它。
这样的话题得不了奖赏也不会让
任何人难堪——没人把脚歇在我的肩上。
我坐在窗前的黑暗里。如快车一列，
如波的景致在舞动的窗帘外飞掠。

一个二流岁月里的忠实臣子，
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完美的构思
全属二流，并愿未来视之为
我挣脱窒闷的一些纪念。
我坐在黑暗里。很难辨
哪种黑暗更糟：是心里，还是身外。

(1971年)

常晖译　王希苏校

静　　物[1]

死将来临取走你的眼睛

——帕韦泽[2]

一

人和物潮水般涌进。
眼睛被刺痛弄伤，
因为物更因为人群。
倒不如在黑暗里活。

我坐在一条木凳上
观看往来的行人——
有时一家人结伴走过。
我厌倦了光亮。

这是冬季的月份。
年历上的第一张。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亦可译为"死去的自然"。
② 帕韦泽(1908—1950)，意大利诗人。引诗原为意大利文。

等我厌倦了黑暗，
我再开口说话。

二

时候到啦。我要说话。
说什么其实无关紧要。
张开嘴巴。说话就好。
虽然我也能沉默。

我该说些什么？
要不要讨论虚无？
说说白昼、黑夜？
或者人？不，只谈物，

人终将有一死。
如同我，谁也难免。
谈话是不结果的买卖。
有如文字写上风的墙。

三

我的血很凉——
比起冰彻的河水
更冷得叫人狼狈。
人并非我说的物。

我憎恶他们的面目。
他们嫁接于生命的巨树，
脸，象粘紧了浆糊，
再不能从上面撕脱。

他们的言笑和形体
处处叫灵魂憎恶，
就如同讨好一个
并不认识的人物。

四

物更令人愉快。它们的
外形不分善良
或邪恶，它们的
内里也不揭示好与歹。

物的中心干燥而腐空。
尘。蛀木虫。薄脆的
飞蛾的羽翅。瘦墙。
摸上去感觉不良。

尘。你拧亮电灯，
看见的一切只是尘。
这是真理，哪怕把物
密封起，与空气绝缘。

五

这张古老的橱——
无论内里或外形——
奇怪地使我想起
巴黎的圣母教堂。

内部的一切只是黑暗。
拖布和主教的圣带
触及不到物的尘。
一般说来，物自身

并不去清洗、驯化
自身体内的尘。
尘是时间的身体。
时间的真正的血肉之躯。

六

近来我常常
在白日里酣睡。
仿佛死亡
把我试探、考验，

用一面镜子凑近

我静止呼吸的唇，
来判断我能否
忍受无生命的存在。

我静卧不动。腿
宛若两根冰柱。
惨白的皮肤上
透出枝状的青筋。

七

物自有全盘的考虑，
这一点出于我们的意外，
它们纷纷脱离人类的
——用词语构成的——世界。

物不运动，也不静止。
那原是我们的胡言乱语。
每一个物是一个宇宙，
此外再无别的存在。

一个物可能被砸烂，
焚毁，掏空，击碎。
抛弃。然而它
永远不诅咒“他妈的！”

八

一棵树。绿荫以及
被树根缠紧穿透的土地。
笔划交叉盘绕的字母图形。
泥土和攫住的岩石。

根须纵横又汇合。
石有属于自己的一团，
所以能自成一体，
不与根须发生联系。

这石有固定的位置。无人
能搬动或将它拔起。
树的荫罩住一个人
象渔网裹住一条鱼。

九

一物。它的褐色。它
模糊的轮廓。微光。
此外什么也不剩。
只有死去的自然。

死亡会降临并发现

一具尸体，它静寂的安宁
象任何一张女人的脸
映照出死神的逼近。

大镰刀，头颅，骸骨——
一堆荒唐的谎。
其实是："死神，当其来临，
将取走你的眼睛。"

十

玛利亚对基督说：
"你是我儿？——还是上帝？
你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的归途在哪里？"

我怎能走进家门
而没有了解：
你死了——还是活着？
你是我儿——还是上帝？"

这回基督答复她：
"无论是死是活，
妇人啊，没有区别——
无论儿或上帝，我属于你。"

（1971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为V.S.而作

迎圣诞时我们全是朝圣的博士①。
食品店里熙来攘往，热闹非常。
散发咖啡香气的土耳其蜜饯
诱惑肩背手拎，提囊饱满的人群，
是一阵人体冲击波的策源地：
人人是自己的主宰，自己的骆驼。

尼龙网兜，旅行提包，锥形纸袋，
扯歪的便帽和领带偏向一侧。
伏特加，松香，鳕鱼，中国柑桔，
肉桂和苹果，种种气味的混合。
脸如洪水般涌动，通往伯利恒②
的道路遭暴风雪阻隔，不显形迹。

花不多的钱买得一些礼品
人们跳上街车，挤塞门厅走道，
身影消失在洞口一般的院落，

① 见第157页注①。
② 耶稣诞生之地。据圣经，耶稣诞生在马槽里。

虽然明知里面空荡荡，光溜溜，
没有牲口，没有摇篮，也没有
那头上罩着金色光轮的圣母。

空空荡荡。可是，哪怕凭空一想
也引来不知从何处射出的光芒。
希律[①] 虽是一国之王，他越强悍，
那奇迹便愈加注定要出现。
两者间这准确无误的内在联系
正蕴蓄着圣诞节的基本道理。

普天之下他们同庆耶稣的诞生，
餐桌为它的到来被拼成了一片。
一时间，人们无望天上的星辰，
然而人们的脸上，远远地，远远地
便可看出那善良又高尚的愿望，
牧羊人也已将篝火熊熊地燃起。

雪花飘飘；屋顶烟囱不冒青烟
却毕剥作响，每张脸有如污点。
希律王饮酒。母亲们藏起儿子。
这降尊之人是奥秘：事先人们
不知他的面目五官，他们的悟性

① 希律，犹太国王。他听说东方三位博士看见耶稣的星宿，特来朝圣，于是指令将伯利恒凡两岁以下的男孩杀尽，以害死耶稣。详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

不能迅速识别这陌生的来者。

当一股穿过门道的风儿驱散
几个时辰的黑暗聚起的浓雾，
当那围着披巾的人形展现自己，
你便在自身感受到新生，以及
那神圣的魂灵；这时你会仰面
眺望上空，那分明就是它：
　　　　　　　　　　　一颗星。

（1972年）

致 暴 君

过去他常光临此处，直至挂上金色穗带，
披件上好的外衣，矜持稳重，双肩拱拢。
逮捕这些个酒吧常客① ——
他开始毁灭世界文化是后来的事——
似是种甜美的复仇(对时间，而非对他们)，
为所有的拮据，嘲笑和侮辱
为劣等咖啡，无聊和二十一岁②时
一次次失败的奋斗。

而时间不得不容忍那复仇。
这地方如今拥挤不堪；笑声阵阵，
唱片轰鸣。正欲坐下
却依稀感到某种促动：你转过头去。
塑料和克铬米四处皆是——不对；
糕点沾有溴化物的余味。
有时此处正要关门，他会从戏院
径直而入，不声不响，不慌不忙。

①② 原文为法文。

他走进时，众人起立。
有些出于礼节，其余真心欢喜。
他腕背无力，手掌倦怠的一扫，
回赠那晚的舒适之感。
他喝着咖啡——如今味道好多啦——
咬着卷饼，栖息椅中，
如此津津有味，怕是死人也会喊出
“啊，真妙！”倘若他们能立身其处。

常　晖译　王希苏校

鲍波的葬礼

1

鲍波死了，但不必要摘去礼帽。
没有姿态能够帮助我们承受。
一只蝴蝶为何登上海军部的
塔尖？我们会把它撕得粉碎。

看吧，无论朝着什么方向，
尽是方形的窗。"怎么回事？"——那么，
打开一只空罐头作为回答，
再补一句，"就这样，还有什么可说？"

鲍波死了。星期三即将过去。
在让你无处可去的大街上，
铺着一层雪白。惟有那夜河
流着黑色的水，没有披上雪装。

2

鲍波死了，这诗行好不心酸。

呵，窗的方形，拱顶的半圆，
刺人的霜寒，假若要杀人，
让冒火的武器来干这肮脏的勾当。

多保重，鲍波，我甜蜜的美人。
眼珠象奶酪的孔，点遍这纸笺。
我们太软弱而不敢跟随你，而
站着送你又缺少足够的勇气。

你的形象，此时此地我敢预言，
哪怕冰裂的严寒，哪怕热浪，
永远不萎缩——其实恰恰相反——
在罗西那无比、漫长、渐渐远去的街道上。

3

鲍波死了。我原来想说的
象肥皂一样滑出我的脑际，
今天，我恍若在梦中，躺在我的
床上。那也确是我呆的地方。

扯去一页纸，但须把日期看准确：
我们的敌手会从零开始。
没有她，梦仿佛是清醒的状态，
成方形的空气挤出窗棂。

鲍波死了。人感到一种冲动，
半启开嘴唇，嗫嚅“为什么？为了什么？”
虚无，这还用说，尾随死亡之后。
比地狱更有可能——当然也更糟。

4

你曾是一切，鲍波，而死亡
改变了你。你是乌有；你是无；
或者说，你凝结成一块虚无——
转念想想，这已不算很少。

鲍波死了。在这些圆眸子里，
光秃秃的地平线象似一把刀。
但是凯凯或莎莎，鲍波呀，
谁也难取代你的地位。永远不能。

现在是星期四。我相信虚无。
它象地狱，但我听说更加肮脏。
新生的但丁，有满腔的话说，
俯在空白的纸上，写下一个词。

(1972年)

致某罗马朋友书

1

天正刮着风，波涛狂翻乱滚。
　　秋季将临，自然会变换面貌。
色彩的变化更深地打动我的心，
　　波斯吐摩斯，比女子随季更衣。

一个姑娘能给你一些满足——
　　只要你不超越她的膝和肘。
可是秋季的树林，没有吻，没有背叛，
　　那无形的美又是怎样的享受！

2

波斯吐摩斯，寄书几本，望你欢喜。
　　帝国的罗马怎样？床软得不能入眠？
恺撒近来可好？在做什么？还要阴谋？
　　八成还在耍阴谋，并且猛吃狂饮。

我坐的公园里，一把火炬正燃烧。

我孑身一人——没有女人，仆从，友朋。
没有世界的谦恭，也没有它的伟力——
旷野空寂，只有昆虫合唱的嗡嗡。

3

这片坟地上躺着一位亚洲商人。
他聪颖，能干，却鲜有人知晓。
他染上热病猝然身亡。他原想
发笔横财，不料抵达航线的终点。

他的近旁，那未琢的石英石下，
卧着帝国军团的兵士，骁勇著名。
成千次枪刺的目标，仍度八十个春秋。
这里的规则，波斯吐摩斯，由例外证明。

4

鸟类当然不很聪明，波斯吐摩斯；
苦难遍地，它们也得费脑筋。
倘若注定出生在恺撒的帝国，
让他孤独地生活在临海的乡土。

远离风暴，远离恺撒生活的人，
不必匆忙，不须谄媚，伪装胆怯。
你会说地方官如秃鹫般凶残。

我选择秃鹫，也不要吸血鬼。

5

我打算，花娘呀[1]，熬过这阵暴雨，
在你的怀中。莫要为价钱争吵。
从这，我覆盖你的身体，夺走银币，
有如将你屋顶的盖瓦揭去。

你说屋顶漏水？可水注在哪里？
我没有留下湿迹；不，从来没有。
莫如走出青楼，寻个中意的丈夫。
他濡湿你的床褥，并支付洗涤费用。

6

我们在此——我发誓——度过大半的人生。
如同一个奴隶——如今头发斑白——在旅
馆附近对我说，
“我们往四周一瞧，满眼是片片废墟。”
这景象毕竟野蛮，虽然不是虚幻。

我从山里采回一束新开的野花，
我要取出花瓶，用水将它灌满。

① 借宋梅尧臣的“花娘十四能歌舞”句。原词指古希腊能歌善舞、有教养的高级妓女。

有什么最新消息，利比亚或其它地方？
　　我们依旧陷在那沙漠战争里？

7

朋友，可记得普洛康索的妹子——
　　体质瘦弱，小腿粗得不成比例？
你同她睡过觉……她成了一位女牧师——
　　女牧师，波斯吐摩斯，以神祇为伴侣。

来此旅行吧，让我们稍事酬酢。
　　熟的梅子，上好面包。你带来的传闻。
我要在月光洗过的花园里为你架床，
　　把我们上空的星座指给你看。

8

不久，波斯吐摩斯，你那爱加法的朋友，
　　将偿还欠债，一笔旧债，给减法。
那么，取走我的积蓄吧，从枕头下面——
　　虽然不多，却足够应付我的葬礼。

骑上你的黑色牝马，驰向青楼，
　　它紧挨着我们这省城的城墙。
付钱给那些姑娘，为给我的每次拥抱：
　　并以同样的价钱，请她们为我哀悼。

9

黛绿的桂树几乎战战兢兢。
　　微开的门。窗玻璃布满尘埃。
无人坐的空椅和废弃的沙发。
　　正午的日光下内衣闭上了眼。

蓬托斯[1]嗡嗡着飞过黑暗的树篱。
　　一条船儿在海岬外迎风搏浪。
公园长椅上普利尼[2]的书瑟瑟翻动，
　　柏树的秀发中鸫鸟群啾啾鸣唱。

（1972年）

① 希腊神话里神祇之一，海的化身。亦为黑海旧名。
② 老普利尼（公元23—79年），罗马学者，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遇难身亡。小普利尼（公元62—113年），罗马执政官，作家。此处似指后者。

相　　会①

玛利亚走进圣殿，第一次将婴儿
耶稣献给上帝，她见到——在少数
没有离开，斋戒和祈祷的人中——
　　虔诚的西面和女先知亚拿。

圣人捧起圣婴，拥进怀抱。
三个人披一身灰濛濛的晨曦，
站立于圣殿那可感的黑暗中
　　如同三架活动框将圣婴围在中央。

圣殿用石林将他们环绕，
崇高的穹隆弓着腰，仿佛要罩起
女先知亚拿，西面和玛利亚——
　　藏匿他们，不让人见，不让天瞧。

只有一束偶然的光线照射上

① 此诗取材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22—36节，耶路撒冷人西面见到诞生刚八天的圣婴耶稣的故事。第五和第六诗节西面的赞辞常在礼拜仪式上朗诵。

睡婴的细发，他微微轻颤
却不显知觉，吐着困倦的气泡；
　　西面抱着他宛若敦实的摇篮。

这正直的老人受到神的启示：
他必先亲眼见到天父之子
方会死去。这个日子已经到来。
　　他说，"主呵，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可怜的仆人安然去世，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亲子，他
是你的后继，照亮盲目崇拜
　　部族的光源，又是以色列的

荣耀。"老西面止住祝祷。
寂静从圣殿的各个角落渗出，
重又占据清澄的空间，将他们
　　淹没，惟有他的回音噬咬木椽，

那轻轻的喁喁声飞旋在
他们头顶上方圣殿的穹隆，
恰似善于升腾的鸟儿，不过
　　纵令它有心，也已难返大地。

一阵希奇的感觉。那寂静
如西面的祈祷一般费解。

玛利亚迷惑，惊诧，缄默——
　　他的话那么玄妙。他又说，

朝着玛利亚，“请看贴近你
胸脯的这孩子，孕蓄着许多人的
跌倒和许多人的兴起，
　　争吵的原因，纠纷的根源，

那将凌虐他肉体的钢刀
也将刺穿你的灵魂。那创口
能为你，玛利亚，如新的幻象，
　　把深藏于人心的东西展现。”

他说完便向圣殿的大门走去。
老亚拿，因高龄的重压弓起背，
玛利亚，弯着腰，默默注视他的背影。
　　两个隐身黑暗中孱弱的女人，

看他前行，身躯和意义越变越小。
仿佛受到背上目光的推动，
他大步越过寒冷空荡的殿堂，
　　朝着门外渐白的一片朦胧。

他衰老的腿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
当身后响起亚拿的声音，他稍稍
放慢脚步。可是她并没有呼叫

　　他的名字；她祝福和赞美的是主。

门离得更近了。风挑起他的
衣袍，吹拂着他的前额；大街的
嘈杂，圣殿门外的喧嚣，
　　顽固地敲击老西面的耳鼓。

他向前去死。他将殿门大开，
他面对的不是大街的鼎沸，
而是死亡王国既聋又哑的土地。
　　他轩昂地穿过已非固态的空间。

时间的喧闹在他耳中消退，
西面的灵魂捧着圣婴的形体——
毛茸茸的头罩着一圈祥光——
　　象高举火炬，逼退黑色的阴影，

照亮通向死亡王国的甬道，
在此时刻之前，从未有人
设法为自己照亮这条通道。
　　老人的火炬光芒四射，通道变得宽广。

（1972年2月16日）

奥德修斯致忒勒玛科斯[1]

亲爱的忒勒玛科斯，

　　　　　　　　特洛亚战争

已成过去；我记不起谁是胜利者。

总是希腊人吧，只有他们才会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遗下尸骸无数。

不过，我的归程到底显得太长。

当我们在路上耗费时光，老波塞冬[2]，

仿佛在将时间扩展、延伸。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这算是

什么地方。它看去象是污秽的岛屿，

点缀着树丛、房屋和哼哼唧唧的肥猪。

一座花园窒息在荒草中，和一位什么女王。

野草和杂石……忒勒玛科斯呀，我的儿！

一切岛子的形貌在漂泊的人眼里

---

① 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其子忒勒玛科斯出生不久便应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之请，参加希腊人对特洛伊的远征。十年后特洛伊陷落，他经历无数风险，又经十年方才返回家园。

② 海神，荷马史诗中写到他曾蓄意刁难加害奥德修斯。

全是一付模样。心儿在轻跳，
默数着海波；转动的眸子被海平线
刺痛；耳鼓冲击着厚实的水声。
我回想不起战争如何结束，
连你的年龄——也越出了我的记忆。

快长吧，忒勒玛科斯，长得魁伟结实。
唯有神祇知道我们今生有无相见的
日子。很久前你还是童稚小儿，
我骑一头小牛犊逗你玩耍。
若不是帕拉墨得斯[1]发难
我们俩不正享乐天伦！
或许他做得对；远离着我，
你便不会爱恋你的生母，
你的梦，忒勒玛科斯呀，也纯洁无邪。

（1972年）

① 他揭穿奥德修斯为逃避特洛伊战争而装疯的行为。

言 辞 片 断

一 个 秋 夜

一个秋夜，在自豪于制成地图册的某小镇
素朴无华的广场。
（某些狂乱致使可怜的制图人理丧智失，
否则他早已得到了市长的千金小姐）

这儿空间为其功绩显得不安
又为抛却它伟大负担深感欣喜——
龟缩进主街的小小天地；
还有时间，带彻骨寒意，凝望
百货店上的钟面，混杂的陈列架
塞满世上五花八门的商品，
从爱幻想的业余占星家的望
远镜到用途普通的普通针钉。

一座影院，几间酒吧，
拐弯处咖啡馆一家，百叶窗启开，
一红砖银行，头顶展翅雄鹰之翎，
一处教堂，其罗网——专捕凡俗——如今因
猎物稀少而心绪不宁，若非地处
邮局旁边，无人会顾及。

假如教区居民不再繁衍后代，
牧师会为他们的汽车施洗。

寂静中，蜢蚱们疯狂奔跑。
黄昏六时，城市街道空空，
人影罕见似遭核弹的猛袭。
月亮刚刚升起，缓缓游向这黑色
窗户般的广场中央，象本旧约
全书，双眉紧皱；而寂寞的
公路上，不时有一辆比约克将
头灯眩目的光束射向无名士兵[①]。

你梦见的并非半裸女孩
而是途中来信上你的大名。
一位清晨送奶人，见牛奶已酸，
会第一个疑心你已在此逝去。
在此你活着，无视日历，
吞饮镇定剂，从不离住处，只是停下
凝视镜中映出的你
恰似街灯盯着渐渐干去的水坑中它们的倒影。

（1972年）

常　晖译

---

① 无名士兵是一位死于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难以确认身份的士兵，其尸骨被选出代表该国所有的阵亡将士接受国葬。此处指无名士兵之墓。

一　九　七　二

——为V.G.而作

这些日子来鸟儿没有飞过我的天窗。
一个女孩，野兽般，护卫她高贵的地方。
如果碰巧我滑在无人的
樱桃核上，我不会跌下，因摩擦
随速度的减缓而增大。
心，如灌木林中的松鼠，正冲击
肋骨。咽喉歌唱老龄的
暴行；列数它巨大的打击。

衰老！向你欢呼，高龄。
血流淌，慢如冰冷的茶。
四肢，往日里整个街区的骄傲，
刺痛我的视觉。战战兢兢地
我将遭受威胁的第五感区——
脱鞋时——塞满棉絮。
手执铁锹的男人如今是预期的
景象，正如刀曾对伤口所说。

理应如此！肉体悔恨它的走向。

所有这些歌唱、泪流和粗暴的举动。
至于我的牙穴，它的中空
可与雨天里的古特洛伊相比。
关节劈啪作响，呼吸象阴沟，
我污染镜面。时间尚未成熟，
不必谈裹尸布。但你可确信，
抬你出去的人就围在门口①。

巧遇啊，快乐，年轻，陌生的
一群②！时光绕着我的颈静脉嗡嗡鸣唱
终于在我活泼的头盖骨中
发现它奇异的甜食。
思想未经梳理，一次屠杀拭擦了
我的头皮。象城堡里的伊凡皇后，
肌肤经络都能觉出黑色呼吸的威力；
我爬上被褥只图苟延残喘。

恐惧！就是它，准确无疑，是恐惧。
甚至当火车所有的车轮在你腰下
不停轰鸣，幻觉也毫不犹豫地
翱翔。象个雀斑脸的
毕业生为健忘所扰的注视，
将副眼镜错当成胸罩，

① 引自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5章第9节。——英译本注
② 此诗行系普希金在流亡期间看见三棵老松边生长出一丛小树时有感而发。——英译本注

痛苦的视力极糟，死亡在它的斑点里
看上去象亚洲模糊的轮廓。

所有可能失去的都已完全
失去。但也差不多得到
我的全部追求。奇怪之极，
连杜鹃在黑暗里的低吟①
也没有将我打动——让生活被她
哀婉的音符诅咒，或肯定和确证吧。
衰老伴随新生而敏感的听觉
而来，它只倾听静寂。

衰老！身体散发死亡的臭味，
那生命的无用之物。从我金属般的额头
那曾罩住此处的辐射光
消失无遗。午时一束黑色的探照灯光藏
进我凹陷的瞳孔。力量、勇敢
从我的肌肉里被胆怯地窃走。
但我不是寻找绞架：
包揽上帝的劳作是桩耻辱。

关键在于，十有八九，纯粹的胆怯。
畏惧。胆量的技术性一面。
它是临近坏死故用的恐吓伎俩：

① 据俄国民间传说，杜鹃在黑暗中鸣叫的次数暗示出某人距死亡的年头。——英译本注

任何腐蚀始于愿意，
至少是在感情方面，那停滞的
基地。也许在那绿洲般的学校
我被这样告知。走开，亲爱的舍友，你们的脸！
让我走进空旷的山谷。

我曾与他人十分相象，就是说，过着相似的
生活。会带着紫藤出现在大厅。
喝些酒。拽着富于一张……皮下我的小丑。①
安于天命。灵魂不渴求
非它所属。有一处马厩，
制造过一根杠杆。本想从我那空烟斗里
发出某种声响以填充四周的空间。
帷幕落下前，我该说些什么？

听着！我的好友和我的敌人！
我所做，不为这无线电波和剧院
纪元的名声或记忆
却为我祖国的语言和字母。
因这片忠心，和赤忱的爱
（“治愈你自己，医生”，正如常言所云），
曾拒绝祖国宴会上的酒杯，
如今我站立在陌生的国度。它的名字无关紧要。

① 小丑是欧洲古典戏剧中的传统角色，又称弄人，故有下文的“帷幕”。又“拽着……我的小丑”是俄国的猥亵话。——英译本注

这里风大，阴湿，黑暗。风大，所以
午夜将树枝树叶抛上篱笆
和屋顶盖瓦。如今我可以勇敢宣布：
在此我将度完我的余生，慢慢失去
头发，牙齿，辅音，动词和尾缀，
携这顶舀着海面的帽子，象
携伊戈尔王子的头盔①，只为缩小海域，
嚼着生鱼，无拘无束地做人。

衰老！成功的年岁。承认
真理之时。还有隐私。放逐。沮丧的
疼痛。至于后者，我既不去助长，
也不驱除。若它变得强硬恼人，
我将大叫：自我约束是愚蠢，一种病态。
至于现在，我还可以忍耐。
若余烬仍在巨石里闪烁，
那不是理性，是血不停地循环、流动。

这支歌不是深切悲痛的绝望狂嚎。
它是人类返归荒野的旅行。
它是，更恰当地说，第一声无言的贼叫，
其音域可谓语音的全部功绩。
那声音曾发自猩红且
潮湿——如今硬化成垂死的

① 典出十二世纪俄国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伊戈尔欲用头盔饮干顿河。——英译本注

或大或小的物质——强壮的咽喉。
正是转机。或许那是我的看法。

瞧！那是我言辞的要点，我为之骄傲：
我骄傲我的身体变作裸露的
物体——背倚着浩渺，空荡，又
虚无的空间，让漫天大火将它燃亮吧。
变得完美吧，既然害怕，恐惧，颤栗
与物体毫不相干。所以这物质不似其它，
它的下方找不着水坑，
纵令你细微之物体濒临死亡。

我如忒修斯[①]从米诺托[②]迷宫的兽穴里奔出，
上来呼吸些空气，冒着那怪兽的攻击，
我所见的并非地平线而是我先前生活的
减号。这条短横显然比
英雄的剑更锋利，那锐利的刀刃剪去
生活最珍贵的部分。这样他们夺去清醒者
一种昂贵的烈酒，以及乏味之物的盐分。
我感觉想哭。但实在没有意义。

那么，敲响你对剪刀的信仰之鼓吧
目前那剪刀天然地决定一切命运。
只有那地域的大片毁灭

①② 参见第45页注③、④。

造就等同上帝的凡人。（这弧形
观察真正值得强调
即使在色情的裸体眼里。）
藏吧，看棒和鼓到底能承受多少，
在你影子行进的同时径直前行。

（1972年）

常　晖译

在　湖　区

那些日子里，在一个牙科医生云集的
（他们的女儿从伦敦订购时装；
他们彩绘的钳子在招牌顶端夹着
一个普通而抽象的智慧之齿）
地方，我——口腔中的废墟胜过
任何一处巴特农神殿——一个间谍，从
那正在腐烂的文化的第五纵队而来的先锋
（我的头衔是文学教授），
正住在最负盛名的淡水湖泊
附近的一所学院里，任职的
作用仅为耗磨掉
当地纯真青年的耐心。

那时我的写作从来有头无尾：
我的诗行结束在一串省略号上。颓丧地
我和衣倒在床上。
夜间，我盯着暗淡的天花板
直至发现一颗流里，当时它，
依照自燃的法则

会猛烈闪亮——不等我许个愿望——
划过我的面颊，沉落我的枕上。

（1972年）

常 晖译

蝶

1

我该说你生命已逝？
你只稍稍触及时光短暂的
碎片。上帝开过的玩笑里要有
几多伤悲。
我很难解释出
“你活过”之义，你的
生日与你萎谢于
我的合掌之际
是同一天，而非两日。
如此算来，
你的期限，简单言之，
短于二十四小时。

显然日子对我们
是虚空如零。

它们不可缚于我们旁边，
满足我们的双眼。
每当日子赤裸裸地倚立
于白色的边缘，
因为它们没有身躯可谈
便不留任何踪迹。
正如你。也就是，
每只蝴蝶的小小羽翼
都是日子具体而微的形象——
它的十分之一。

3

我该说，由于某种缘故，
你称不上任何方式的存在？
那么，我双手感觉的是何物
与你如此相似？
这般色彩绝非虚无
所能绘出。
告诉我，经谁的执著要求
你方被染成这般？
既然我是一堆含糊的
言辞，而非颜料
你的色彩怎会成为
我诡奇的比喻？

4

你小巧的双翅上，缀满
黑点和彩斑——
象眼睛，象鸟儿，象女孩，象睫毛。
有哪些物体
如你这般轻盈？
何样零星的脸，
何样破碎的时节和地点
闪烁穿过你的形体？
至于你的各种静态①，
它们有否展示
水果和鲜花的盘盏，或摆在
餐桌上的鱼？

5

也许有一种风景烟雾
缭绕你的尸骨之间？
拿着厚厚的放大镜
我要浏览它的侧面——
海滩，舞蹈者，还有女仙。
它似白昼般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明艳，或是如黑夜般幽暗？

可有谁瞥见——

升入天幕之际——

某盏灼目的提灯？

请告诉我，什么样的图案

启发出这情景？

6

你之于我如同

一变幻无常之生物，

斑纹掩饰了种种特征，

面庞，石头，或星辰。

谁是那珠宝商，

额不蹙，眉未皱，

便从我们的世界取走

你的缩样——

从这疯狂令我们

日趋堕落的世界里，

我们仅是物质存在，而你

却是物质的思想？

7

何故你是在这湖泊地带

拥有你仅维持一天

的可爱形态
和色彩？
——其褶皱的镜面
唯有一个优点：
反射空间，保存空间。
如此简略的存在
省去了你被
捕获或释放的机会，
不必在合掌中颤栗——
如在猎人的目光里。

8

你缄默无语——
并非出于羞怯
或邪恶或狡黠，
也非因为
你生命已逝。上帝的最卑微的
造物，无论死或生
皆赋以声音，去说话，或
歌唱——这标志
它能够维系
并伸延
生命的局限，无论是
一小时，或者一天。

9

然而你甚至缺乏
言谈的
工具。不过，深究一番，
如此却更好一些。
你未受上帝的恩惠
也不欠上帝的帐，
这绝非诅咒，我对你发誓，
是你的轻盈
和纤微夺走你的言辞。
声音是累赘，也令人伤悲。比之
于时间，你
更趋缄默，更不具肉体。

10

生存如此昙花一现
以致难感觉恐惧或颤栗，
你旋飞，微尘般，在
花坛上，狱墙外轻飏，
墙内
过去和未来
沆瀣一气，粉碎或打击
我们的生命，如此

当你的路途遥遥引你
走入空旷的草地，
你搏动的双翅将
影和形携入空中。

11

因此，滑动的钢笔
蘸汁于纸面
写出的一行行诗句
毫无目的。
或许那整体将
形成一种
邪说与智慧的混合；
于是一切托付与手
它沉默之语牵动
手指的搏动——
其痉挛不采集花粉
却慰藉人心。

12

如此丽质，置于
瞬间生命一边，
引得我们惊讶的理性注意
这暗淡的推测：

世界的创造不为完成
任何目的，
倘若——如某些人会对我们说——
有一个目标，
也绝非我们自己。
没有蝴蝶收集者
能够捕获光亮或探出
黑暗的所在。

13

我该向你道别
如同对过去的一天？
人的记忆会衰微，
变得薄弱，似头发
脱落。令人担忧的
是记忆的背面：
没有为情侣所设的双人床，
或不眠之夜，或昔日，
或在皱缩的档案中
伸展开脊背的白昼——反之
是大片的蝶群，盘旋一处，
形成的浓云。

14

你胜过“乌有”一筹。

因为，你更贴近，
更易触及，也更加清晰。
然你恰又是
乌有的同族——
正如它，纯属虚空。
假若，在你生命的努力中，
“乌有”托形肉体，
那肉体必要死去。
而你活着时提供了一只
脆弱易变的缓冲器
隔开了我的肉体。

（1972年）

常　晖译

雕像残躯

假若你偶然漫步于化作大理石的草地
并以为石面润洁胜过草色青青，
或看见女仙与农牧神的铜像
以为他们的嬉戏比梦中更为欢愉，
那么让手杖从你疲乏的手中坠落吧，
　　　　　　　你是在帝国，朋友。

空气、火、水、农牧神、水精，还有狮子
——取于自然，显于想象——
上帝创造而理性倦于哺育的一切
在石头和金属里重现原形。
这是万物之终点，这是镜子，
　　　　　　　路尽头的入口。

站进壁龛，抬起头，看
岁月消失在路的弯道，看
苔藓怎样爬上雕像的腿间，
尘埃——那时光的颜料，怎样洒上它的肩。
不知谁折下臂膀一只，它肩上的头颅
　　　　　　　成碎石轰然落地。

雕像的残躯是团无名的劲肌。

千年后一只地洞里的老鼠，

因在花岗岩中觅生而掘断

一只爪子，会在某夜吱吱地叫着

窜过马路，不再回它的穴巢

无论今夜子时，或明日拂晓。

（1973年）

常　晖译——

泻　湖

——为布鲁克和炘特罗布·塔尔波特而作

1

门厅里三位老妪，厌倦了针线活计
起劲地捡起耶稣受难的话题，
　　宇宙和寄宿学园①
这渺小的世界，在电视机
刺耳声中，双双驶进圣诞节期，
　　掌舵的是桌边职员。

2

登轮有位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
雨衣下藏瓶格拉帕② 聊作安慰。
　　他走进黑暗的舱房，
失去了记忆，家乡和儿子，只有森林

① 欧洲大陆国家里供膳宿的学校和公寓。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意大利白兰地酒名，用榨葡萄酒的残渣提炼、酿制而成。

在远方为他往昔的欢乐悲鸣，
　　为他的痛苦黯然神伤。

3

威尼斯教堂的钟、茶杯、壁钟交相应响，
在杂色人生的发霉方盒里倍感迷惘。
　　黄铜吊灯体曲肢弯，
象一条章鱼，三联镜里映出
它用舌舔那泪水浇湿的被褥，
　　激清玷污的床单。

4

被夜风激荡，亚得里亚海潮
溢满河道，摇篮似的船被波涛
　　掷抛，低贱的鲷鱼
而非驴或牛，看守租得的舱房，
高踞你的床头，幽暗的舷窗
　　在海星的幽光里沐浴。

5

我们如此应付，用床头柜的水流
冷却格拉帕的热，用比目鱼代替烤肉，
　　庆祝这圣诞节。

您最早的直系祖先，呵，救世主，
也许能因此将我们滋养哺育，
　　在这潮湿海岸的冬夜。

6

没有雪、缀饰、松柏的圣诞，
紧挨身裹地图和陆地的海边，
　　匆匆而过匿进扇贝，
隐藏起面目，炫耀其背脊，
时间在女神多沫的浪中升起，
　　改变时钟的两臂。

7

水淹的城市，季节干燥的光
突然融化进湿润的眼眶；
　　长翼的狮能读会写，
斯芬克斯著名的北方兄弟①，
不肯放弃书本和嗷叫，沉静地
　　溺于碎镜，光的飞泻。

---

① 指列宁格勒市涅瓦广场上正对艺术学院的两座阿门荷特普三世（公元前1411—公元前1375为埃及国王。——译者注）的斯芬克斯石雕。——英译本注

8

平底船撞击桅桩。声籁
取缔自己，听力和词语被掩埋，
　　有如举手形成森林，
从唯一的候选人中，人民
选出统治自己国家的暴君，
　　舌上的唾沫冷如冰。

9

将左爪，为了保护它的利尖，
放进另一只臂的肘弯，你看
　　它构成镰刀斧头图案，
向我们的纪元致敬，将默默
无声的口令“用肘部平托”
　　赐予时代的梦魇。

10

披雨衣的身影坐的地方，索非亚，
康斯坦茨，谦虚，信仰，光荣缺乏
　　前途，唯一的时态
是现在时，犹太或意第绪接吻
象城市般苦涩，无形地，脚步声

沿着柱廊敞衰，

11

没有轨道惟余空白，如船儿轻驶
水面，抚平自己激起的涟漪，
　　不能引起人们留意，
就象响亮的“再见”在空阔的广场，
或象低语的“我爱”在狭窄的小巷，
　　逝去而不留痕迹。

12

铸品和雕塑，宫殿和一片片
楼梯。向上看：雄狮微笑高居的塔尖，
　　仿佛身裹风制大衣，
巍然不动，立定脚跟不屈服，
如茂盛的地边野草不肯让步，
　　腰围着时间的碧溪。

13

圣马克广场的夜。一张叠皱的脸，
有如手指除去戒指后留下的凹斑，
　　口咬着指甲，仰视
纯粹思想的虚空之境，而目光

被宁静的夜的绷带捆绑，
　　在肉眼之外的天地，

14

在那里，超越一切边界，把本质跳开，
以及黑，白，或无色，模糊轻快的状态，
　　某个物体浮上脑际。
可能是肉体。在我们黯惨有限的日子里
光速等于飞掠的景象，尽管灯火管制
　　为我们造成昏天黑地。

（1973年）

古 典 芭 蕾

——为迈克海尔·巴里希尼科夫而作

古典芭蕾恰似美的城池
文雅的居士在乐池提琴的演奏里
感不到护城河外的俗物凡事，
座座吊桥高高悬起。

身穿柔软而豪华的毛绒，你扭动腰肢，
大腿速记一般飘然欲仙，
一颗珍珠，永不会震颤你的沙发
轻轻一滑，飞进了花园。

我们看见魔王，穿着深褐色的紧身衣裳，
还有短裙缠身的守护神夸耀着梦想；
掌声响起，足以从梦中唤醒
柴可夫斯基和其他智人。

古典芭蕾！美好时光的艺术！
当淡酒断然入口，那一便士十次的接吻，
出租车风驰而过，我们唱着歌，十分醉人，
若会有敌人，他的名字无疑是奈元帅。

金屋顶的黄色光溢满警察的双眼；
小段剧情给你生命，是你生死俱在的小窝。
如果真的有什么耸入天霄，
那不是铁路桥，而是飞翔的帕夫罗娃①。

深夜目睹巴里希尼科夫多么美妙！
古老的俄国恍若隔世，他才华依然横溢。
腿的全力以赴，环绕轴心周而
复旋的身的颤栗，

开始了飞翔，那灵魂渴求的超越命运之翔，
如落入风尘的老姑娘们珍惜着梦想。
至于脚趾尖会在何处何时着地，
看，地球已全部僵硬；去试试美国。

（1976年）

常　晖译

① 帕夫罗娃（1885—1931），俄国著名女芭蕾舞蹈家。

朱可夫之死

成排的孙辈，僵直伫立，
炮车、棺柩，无人骑的马。
风没有送来雄壮的俄军
号声，那哀婉的战号声。
华丽的服饰装扮了尸首：
叱咤风云的朱可夫驶向死亡之府。

一位能夷墙成齑粉的司令官，
他手持一把钝于敌人的剑。
伏尔加平原辉煌的战绩
使他如汉尼拔①般英名显赫，他的晚年
却如庞培②，穷途末路，备受屈辱——
如贝利萨留③，横遭诅咒，声名扫地。

究竟有多少战士们暗红的血，被他洒
在外国沙场？他可曾为之泪下？

---

① 汉尼拔(约公元前247—约公元前183)，迦太基统帅，曾大败罗马军队。
② 庞培(公元前106—公元前48)，古罗马统帅及政治家，曾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对抗元老院，后恐恺撒得势，转与元老院妥协，终与恺撒决战失败，逃亡埃及，被杀。
③ 贝利萨留(约505—565)，东罗马帝国将领，最高军事指挥，曾经与波斯帝国作战，晚年失势。

垂暮之际，可曾忆起——
他们最终被裹在普通的白布里？
司令官默不作声。相见九泉
他会谈些什么？“我们曾为胜利而战。”

朱可夫的右臂，那曾加入于
正义事业的右臂，将不再作战。
安息吧！俄国历史给予
功臣应有的一席之地，他们
勇敢地胜利穿越外国市镇
归途中却不免悚然战栗。

元帅！这些话语将为忘川吞没，
完全消逝，如士兵们粗糙的军靴。
但仍旧，请把这颂词，虽然不多，
带给那人，他不知用何妙计——这是实话
我直率地宣布——拯救了我们卷入战争的，
祖国。鸣鼓！奏笛，声尖如雀音的横笛！

（1974年）

常　晖译

墨西哥室内乐

——为沃克塔维奥·帕兹而作

奎尔纳瓦卡[1]

1

M先生；法国人的宠儿，血管里缓缓
流着珍珠般的印第安人血，在他的树下
坐着一位远道而来的诗人。
花园里郁郁葱葱，有如密集的珠宝。
一只云雀，象蹙紧的眉宇，飞去觅食。
夜晚的空气恰似盏晶莹的吊灯。

水晶，一旦为人注目，旋即碎成了沙粒。
M皇上在位的三年，
将水晶，香槟，舞蹈介绍于世。
因为诸如此类的事儿为寻常的日子灌注活力。

① 墨西哥中南部莫雷洛斯州首府。

不过后来出现了爱国勇士
并把可怜的M·A先生射得悲恸不已，鹤儿

鬼魂般的鸣叫飘出浓密的蓝色阴影。
当地的小伙子们摇落一阵梨雨。
三只雪白的鸭子在池塘游弋。
耳朵辨出簌簌的叶片颤栗间
到处抛掷的暗语，如
成对的魂灵在冥府交谈奥秘的事物。

2

揭开芭蕉，让法桐树在眼前隐现。
设想M先生如今已搁下笔；
将银丝袍扔在一旁，焦躁地想
他兄弟会如何行动——
那位弗兰兹·约瑟夫，也是统治者——
并打着哀伤的口哨："我及我那啮齿类朋友。"

"墨西哥热情问候您，先生。我妻子
已在巴黎自尽。如今宫殿的
墙上旋满射击的回音，大火蔓延。
此刻叛逆的人们，兄弟，阻塞着城市生活。
(我那啮齿类朋友和我，我们曾见那些地方……)
唉，这儿枪支要比耕牛吃香——

"谁会疑惑，第三纪的石灰岩
就象硫黄石，那令人心碎的土壤。
将赤道热量加上。
这样子弹是股自然风。
肺叶和肾部劳作时全有所感触。
皮肤正滑离我的身体——我大汗淋漓！

"撇开了它，我感觉象回到家里。
我想念着祖国的贫民区，祖国的堂皇富丽。
请将最新年历送来——我渴盼着它！
这儿很可能成为我和我那
啮齿类朋友美丽的坟地。戈尔吉丝
向我忠实的朋友附笔致意并且问候。M。"

3

七月的末尾涨满了暴雨
如同交谈者陷入纷乱的思绪
——这事与你关系甚微；
在那里，过去比现存更具意味。
有把吉它拨动着弦音。街道萎靡不振。
一个行人象只落汤鸡，隐出眼帘。

一切都在泛滥，包括池塘。
草间的蛇和蜥蜴蜂拥此处，树冠
聚满鸟群，有些下着蛋，有些不能繁衍。

使得一切王朝，那些个显贵，毁灭的是
皇位有限，王储却太多。
树林会侵犯，竞选也不例外。

M不再会认识此地。神龛里
如今已没有一尊塑像，廊柱象是被捆扎，
墙壁从悬崖滑下，象掉了下巴。
目光四溢，思想拒绝活动。
花园和公园变成了丛林。
从双唇猛然喷出的是“癌症”。

一八六七年

渐熟的芒果树下的夜花园。
M跳着日后成为探戈的舞蹈。
他的影子沿飞镖的路线回旋，
　　腋窝体温已达九十八华氏度。
银背心变幻着彩虹的色泽；
那混血姑娘巧克力般可爱地溶化，
在男人的拥抱里麻木地发着猫一般的低鸣，
　　这会儿——羊毛般柔软，那会儿——盘子般润平。

原始森林下夜的静寂。
朱阿莱①．如今可说是前进的枪尖，

① 朱阿莱(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

在夜色中向他从未见过两个比索的
　　雇员们分发枪支。
箭开始离弦，当朱阿莱将小十字架
放满方块纸，记录着领取者的人数。
一只鹦鹉，那搔首弄姿，永不会犯错误或
　　扯谎的鹦鹉，正坐镇枝头，表示它们的苦难：

对邻居嗤之以鼻并不强于
嗅玫瑰的人们，但比市民的姿态坦诚。
不过两者都会激起不小的血汁。
　　这赤道区更糟，死亡，哦！
蔓延迅速，如苍蝇传播细菌，
也象咖啡馆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儿，
茂密树丛中三只眼的骷髅头不值一提，
　　每个孔中——一簇草儿。

梅　里　达[①]

扇形的芭蕉丛环绕
黄褐色的城镇，
古老的瓦片和山墙。
夜晚从咖啡馆出发，

① 墨西哥尤卡坦州首府。

游进城里。在无人的桌旁
坐下。

那如今染着金黄色的
湛蓝天空中，
铃儿一串钥匙般
猛击耳鼓：
一个声音，为无家可归的
人们载来慰藉。

教堂高耸的塔楼近旁
一个点露出了光亮——
黄昏星正在闪现。
夜晚跟随着它，
目光溢满疑惑，若非谴责，

在背风处饮干酒杯
（双颊微现绯红），
付了帐，将帽沿
盖住双眼，
从坐椅上从容起身，
叠好他那些杂乱的

纸和树叶。荒凉的
街上象是特意为
陪伴他瘦黑的轮廓

穿过沉郁的夜雾。一片
阴影似乎要在某个雨篷下面
对他行劫——一个跛足的

贱民：举止粗俗，
一群断环、凹痕和瑕疵。
他扔掉重负：
“长官们，先生们。
从此照料你们自己吧。
我们的时机已到。

“时不可失，出发！
你，上校，嗨，请问是不是
你的呼吸有洋葱味？”
他解开拴马的缰绳，
扬鞭疾驰，飞也似地
进入了西部。

墨西哥传奇

1

美好古老的墨西哥城。
消磨良宵的绝妙

处所。心空虚无物；
时间依然如特基拉① 一般流逝。

建筑物表面，轿车掠过，脸
被胡须分成两片。
里福尔玛大街
青睐那些雕像。

每一尊像下，
那将手伸向汽车的
街沟里，坐着位带婴儿的
墨西哥母亲。悲惨的

一幕。让执政党
照她们的模样雕一尊
象征墨西哥的塑像。
为未来罩些暗影。

2

内部出了点轻微的
毛病，打个譬喻——离了谱。
喃喃说出"万能的上帝"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① 特基拉，美洲中部用龙舌兰属植物酿造的一种烈酒。

这样你弄脏那些书页，
稍停一个美丽的片刻，
机械地从虚无处
凝目注视着自己。

这是，天堂里的圣父，
实践悲伤的副产品，
换取给予的铜币。
虽然原是免费的馈赠。

这一切离祈祷相距多远。
言语不能治愈绝望。
但饥饿得盲目的鱼
辨不清鱼饵和渔人。

3

芭蕉，仙人掌，龙舌兰。渐渐地
太阳自黑夜存贮的地方升起。
它的微笑——你也许觉得可爱，
但凑近一瞧，不禁毛骨悚然。

烧毁的巨砾。砂粒
土壤，火流星般肥沃。
太阳看去象张口大笑的
骷髅。它的光线有如根根白骨。

裸颈的秃鹫在电报
线杆上站岗，
象尘土飞扬的公路纸卷上
象形死尸的文字。

拐向右边，
仙人掌映入眼帘。
左边也同样。废弃、
锈蚀的旧货横卧面前。

4

美好古老的墨西哥城。
它偏爱噪音的威力。
乐队毫不留情
硬挤出“加达拉亚拉”。

进入这座城镇。进入
沉重山脉凝成的，
无名画家那风格
和风度的相融。

夜晚。可口可乐火红的
广告使立法部
添色增辉。它的远处
守护神在翱翔。

此处他冒着
纷乱里中箭
并被钉上尖塔
作为自由象征的危险。

5

热量撤出柳树
钻进一棵独立的棕榈。
(有你在身旁，我
便感到自己的存在。)

一座喷泉。布满瘢痕的、漂亮的
女仙让耳中装满猫一般的叫声。
(有你在身旁，
我才能从侧面观察一切。)

神龛；我想你时，
感到的空虚
在增强。(你在我近旁时
有谁总在那里？)

绛紫色的月亮在攀登。
两角五缩成一角的硬币。
午夜。(有你在近旁，
我对死毫不畏惧。)

6

土路最终四处伸展
如尘埃里的谵妄，
轻柔地滑下坡去，
将你带往拉尔多镇上。

带着充满血丝的眼睛，
用尖膝抵紧，如公牛
震撼整个儿人群，
你衰倒地下。

生活毫无意义。或者说
拖延太久。无味的
枯燥辩论
总伴着我们，象墙上

那日历的时态。
十分有用。对于一切
植物，砾石，行星，等等。
不包括两足动物。

致埃夫吉尼[1]

在一切要素中，人仅仅
是暴君，囚犯，或叛徒……

——普希金

在墨西哥我登上了金字塔群。
完美的几何立体图形，
将泰万特派克地峡[2]四处点缀。
我真愿它们是外国游客的杰作，
因为这些通常只是奴隶建筑。
地峡撒满石制的蘑菇。

小小的泥塑天神，任人们复制，
带着极其轻松、宽容的异端情绪。
浮雕景象纷呈，刻有蛇身
痛苦的刀痕，以及带神秘字母、
从不需“或者”一词的语言。
若他们能再次开口，又会讲些什么？

① 埃夫吉尼·莱因，布罗茨基的诗友，参见本书第568页。
② 泰万特派克地峡，墨西哥湾最狭窄之处，在泰万特派克海峡和康普 奇海峡之间，仅125英里宽。

什么也不会说。最多，谈谈掠夺
毗邻部落，捣碎头盖骨的
胜利。或者怎样把血注入碗里
来祭祀太阳神，以加强后者的内力；
怎样在天黑前牺牲八位年轻力壮的男人，
作为一次比云雀更准确的日出的保证。

即便是梅毒，是戈尔代① 的独角兽
的洞口，终胜这样的牺牲一筹。
假如命运把你的尸首交给秃鹫的欲望，
就让谋杀者做个谋杀者，而不是哲人吧。
不管怎样，若不是为西班牙人，
他们怎会得知究竟有什么事发生。

生活是种牵拽，我的埃夫吉尼。无论你去哪里，
单调和残酷会四下里冒出，说道，“喂，
我们在这儿！”它们似乎也溜进了诗行。
“在一切要素里……”正如诗人在别处所言，
难道他没有极目远眺，陷在北方的泥里？
在每一条纬线，让我补充一点。

百科全书词目

壮丽的，乞丐的国土。

① 戈尔代(1485—1547)，西班牙士兵和探险家，墨西哥征服者。

两片蓝色海洋的沙滩
是它东西两面的边界。中间是山峦，
浓密的森林，石灰岩平原，高原，
和农夫的茅屋。南方卧着丛林
和雄伟的金字塔的废墟。
北方则有着种植园，牛仔，
很不幸地隐进了美利坚，
允许我们在生意行居留片刻。

此地主要的出口是大麻，
有色金属，中等咖啡，
赫赫有名的“科拉那”雪茄，
和当地的小工艺饰品。
(云朵，我必须加上)进口则是
日常用品以及，自然还有，枪支。
有了充足的这些，
也就不难造个国家机构。

这国家的历史令人伤悲；然而，
并不可用“独特”来形容。主要的
灾难在于，他们坚信，西班牙人，
对古老的阿兹台克①文明
野蛮的毁灭——那是当地对
金色部落②心理的通常说法。

---

① 阿兹台克，墨西哥印第安人。
② 金色部落，参见本书第445页注。

就是带着这种个性，西班牙人
确实攫取了他们的一小堆金子。

如今它是个共和国。一面挺不错的
三色旗在总统的宫殿上
高高飘扬。宪法无可挑剔。
带着一任又一任独裁者痕迹
的文本秘藏在国家图书馆，
保存在绿色的防弹
玻璃下——该注意，与总统的
罗斯·罗伊斯车上的是同样的东西。

它让我们得以一瞥，穿越它，
进入未来。在未来，人口
无疑，将继续增长。佣工们
会在炙人的烈日下
有节奏地抡锄。一个带眼镜的男人
会在咖啡馆悲伤地翻阅马克思著作。
土丘上一条小蜥蜴，抬起
它的小脑袋，会惰怠地观察
那边的蓝色里
　　　　一艘飞船的航道。

（1975年）

常　晖译

切尔西[1]的泰晤士河

1

十一月。太阳升起，饿着肚皮，
药房里，绕着苏打罐子盘旋。
风儿的每次相遇都是一次撞击：
烟囱，树木，沥青路上匆匆行人。
海鸥在篱墙上警戒，麻雀剥啄土地，
无轮的车辆沿着泰晤士河爬过，
有如行驶在灰色、悠闲慵懒的路面。
托马斯·摩尔[2]的眼睛曾盯着右岸，
心里充满古老的愿望和遐想
那阴郁的凝视，它的坚固胜过
阿尔貝特桥体的铁，简洁地说，
它是飞出切尔西最理想的路线。

2

无尽头的街道，匆匆地倾斜，

---

① 伦敦一区镇名。
② 托马斯·摩尔(1478—1535)，英国作家，《乌托邦》的作者。

奔向泰晤士，尾巴好似铁箭矢。
从皱巴巴的裤子里，人体把脚步播上便道，
树木排成一行行，期待鲟鱼般
细长的波浪，那是泰晤士河
唯一合适供应的鱼的品种。
伦敦的雨使下水道更显污黑。
如能远见未来的一个世纪，
人便能瞅见柱廊蒙上烟灰，
却未被挂于下方的酒吧招牌污染，
一排排游艇，下水管单调的
合奏，和塔特的一辆公共汽车。

3

伦敦城真好，特别是在雨天，
那布帽或王冠不能阻挡的雨里。
处于这种气候，只有做伞的人
才有希望竞争，夺取王位。
阴沉沉的日子里，影子无力
追赶脊背，你手头的钱不够，
在这个城市里，阴暗如墙砖，
牛奶永远保持着镇静的洁白，
若浏览报纸，你可能读到
有人丧命于车轮下的消息，
当你感慨亲属们欲绝的悲恸，
不免发出“幸好不是我”的叹喟。

4

不是爱情和缪斯对我的嘱咐，
一个失去了速度，探索而又
沉闷的声音传给我以下的话语。
我面对卧室的墙壁作出回答：
“这几年怎么过来的?”“如‘咳——咳’里的‘亥’。”
“请问你的关心?”“象样面包的价钱。”
“这世上你最喜爱的是什么东西?”
“河流和街道——生活中悠长的一切。”
“还记得过去不?”“记得，那是冬天。
我去滑雪橇，受了风寒，患了感冒。”
“你害怕死吗?”“不，那是正常的黑夜，
哪怕眼睛适应，也看不清一把椅子。”

5

空气有自己的生活，与我们不同，
不易理解，那是蓝色的风的生活，
起源于上方的天穹，腾飞而上，
不知在什么地方告终。那窗外，
你看见尖房顶和烟囱，铅皮屋脊；
你看见：一个伟大、潮湿世界的发端，
那世上有条抚育我们的大道，走向
它早熟的终点。黎明成弧形，

俯卧地平线，邮车隆隆地开过。
这里不再有可信的事，除去一件，
倘若右方有一条长堤，左面
自然也有一条：幸福的消息。

6

伦敦城真好。钟在时间上奔跑。
只有大本钟① 能赢得心的一段距离。
象隆起的青筋，泰晤士涌向大海。
拖轮在切尔西拉长低音。伦敦真好。
它无限地伸展，如果不是在高度上，
便是横向地沿着这条河扩张。
当你睡熟，过去的和现在的
电话号码混合成一个数目——
天文数字。你的手指转动着
冬月似的拨号盘，耳听见无色、可恶的
回音："占线，"这沉稳的声音
比上帝的话语更显分明。

（1974年）

① 伦敦著名建筑，英国议院塔上的大钟。

言 辞 片 断

（1975—1976）

波罗的海沼泽锌灰的碎浪旁

波罗的海沼泽锌灰的碎浪旁
我出生，成长，在那成双前行的碎浪旁。
从此我有了一切韵律，有了倦怠的声音，
如果有微小的震动，则是湿头发般
波动在细碎的浪花间。支于无力的肘上，
耳轮不辨海潮的喧腾，只捕捉
帆布的破裂，百叶窗、手的声响，
炉上沸腾的水壶——和海鸥那金属
一般的鸣啾。平坦的地区，心灵真诚，
因为无处匿藏，想象的原野那样宽广。
唯有声音渴求回响，畏惧沉寂。
闪动的目光已惯于承受冷遇。

金属在北方渗溢

金属在北方渗溢，并不伤害玻璃般的冰块；
北方教导着喉管，让它说出“让我进来”。
我在寒冷中长大，把手指缠上
钢笔的四周，以温暖手掌。

彻身冰凉，我看见红日落入
海的身后，并无一人停留眼际。
若非鞋跟滑在冰上，必是
地球拱身于我的鞋底。

我的喉中，本该为乏味的故事、
茶、或者笑声占据，
却有雪迅速滋长、堆积，“再会”声如
困于地极风暴的司各脱般阴郁。

玛强保先生最终无处去爱

玛强保先生最终无处去爱
甜蜜尊敬的情人可最终实在

无所谓谁不去恢复记忆中
非你所属的特征也没有谁的挚朋
将你问候从憩歇放牛娃背上
第五最后那部分的地球
我爱你胜过天使和上帝自己
也因此离你更远远过
上述两者如今在深夜在睡谷里
在大雪淹至门栓的
小区在陈旧被单上
摔跤只是事情的表象
我越过枕堤吼着"你——"
远处的海成群地涌近
我的四肢在暗里游戏你的幻影
象一面疯狂的镜子。

一系列观察

一系列观察。角落里方感温暖。
目光在逗留处印下了记号。
水是冰玻璃最公开的形式。
人比之他的骷髅更加可怕。
一处虚无冬夜，盛满葡萄酒。黑色
门廊力拒柳枝坚利的扫射。
固定在肘上，身体拱曲

如冰河的碎屑，某种冰碛。
千年逝去之后，无疑它们要变作双瓣
化石，撑在这纱布后面，
额痕下带着唇印
对窗铰链嘶哝“晚安”。

我认出这拍打柔软草地的风

我认出这拍打柔软草地的风
草地如对鞑靼人一般屈就顺从。
我识得这展于路边泥里的叶片，
象位王子染红在自己的血泊中。
对另一片国土疯狂扫射出
斜打木屋脸颊的湿箭之际
秋季辨出，如听见呼鸣的飞雁，
它脸上的泪滴。当我转眼
天窗，我在此歌吟
不是那焦渴男人的战曲
而是道出你的哈萨克名字，它至今
存在我喉中，作为进入蒙古部落的口令。

那蒙霜的玻璃窗上海蓝的黎明

那蒙霜的玻璃窗上海蓝的黎明，
令人想起雪巷中昏黄的街灯，
冰冻小径，十字路口，两侧的漂游，
欧洲东端一间拥挤的衣帽室。
“汉尼拔……”轰声不息的，是辆疲惫的摩托，
体育馆的双杠溢满腋窝的臭味；
至于那令你迷惑的骇人黑板
至今伫立原处，黑漆如初。反面亦然。
银色的白霜映得摇晃的钟铃
晶莹剔亮。关于那些平行
线物体，它们确是皮包骨头。
此刻不想起床。未曾想过。

你已忘记村庄没进松林地区

你已忘记村庄没进松林地区
大片的沼泽，那地方从无麻雀
在果园里歌脚：庄稼不值播种，
道路也仅是水沟和灌木林丛。

老娜塔莎已谢世，我确信，还有派斯特洛夫，
要不，他便坐在地窖里醉酒或是
拿我们的床头板去制点什么：
比如一扇边门，或某种遮棚。
冬季他们便伐木，萝卜是仅有的食物，
一颗星闪烁在冰天迷雾中，
窗口不见穿印花布的新娘，唯有尘埃灰色的手艺。
以及我们曾在其中恋爱的虚空。

那座小镇里

那座小镇里，死亡爬行在教室的地图，
卵石闪着光亮，有如鲤鱼的鳞甲，
圆圆的核桃树上悬挂着溶化的烛，
铁铸的狮渴盼着一次畅叙。
透过多洗而苍白的窗纱
渗出伤疤似的康乃馨和教堂①尖顶；
电车鸣叫着远去，一如往昔，
但不再有人从运动场下车。
战争真正的尾声是位甜美人的上衣
搭在维也纳转椅脆弱的背脊，
当带翅的银弹呼啸飞过，
于七月中旬将生命携往南国。

① 原文为德文。

至于星星

至于星星，它们永恒地闪烁。
一颗闪现，其余随即饰满墨一般
的天穹。那是俯瞰此处的
最佳方位：星星长久地眨眼。
隐没之际，天空呈现更美的姣容。
尽管，空间的征服因它们更为迅疾。
只要你不必离开
赤裸的游廊和尖叫的摇椅。
正如某宇航员曾说，他的脸
已一半没入阴影，仿佛并无
生命存在，沉思的双眼
不得将目光落上任何实物。

海洋附近

海洋附近，烛光之旁。四散的农场，
酢浆草，紫苜蓿，和三叶草蔓延田野。
暮色将临，身体，湿婆①般，生出多余臂膀

① 印度教中司毁灭和繁殖再生之神祇。

渴慕地伸向恋人。
一只鼠蹿过草地。一只猫头鹰坠落。
猛然间椽木扩张片刻，吱嘎作响。
人们在木制城镇睡得更香更死，
既然这些天你只梦旧日往事。
有股鲜鱼味。转椅的侧影
粘在墙上。纱布过于柔软，风儿太纤细
不得将它鼓胀。一丝月光，同时，
吸起潮汐，象一张滑动的毛毯。

树上的拉奥孔[①]

树上的拉奥孔，从双肩卸下
山的重荷，将它们裹进巨大
的云中。风自海角吹进。一个声音
操着高调，附言语于感觉的细弦。
雨狂泻；它那些绳儿扭成一团，
抽打，恰似游泳者的肩膀，这些山丘的
裸背。地中海躁动在一排树桩四周
如缺齿后咸涩的舌头。
心，虽然蛮悍，仍为两者跳动。
每个优秀男孩都有资格指示

① 拉奥孔，据希腊神话，他是特洛伊的祭师；因警告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和两个儿子同被巨蟒缠死。

今天之后总会有个静止的
明日，象对事物的朦胧预测。

若有什么将被颂扬

若有什么将被颂扬，大约是西风
如何变作东风，当冻结的枝条
往左摆动，呐喊它吱吱咿咿的抗议，
你的咳嗽声飞越大平原，到了达科他森林里。
午时，背上猎枪，对着雪野中
兔子之类的东西开火，以便让炮弹
扩展裂缝，在涂写这些蹒跚
笨拙诗行的钢笔与白色中留存真实轨迹的
生物之间。偶而头颅将它的存在
与一只手交合，不为攫取更多的诗句
却是在它们平淡声音的一片含混下
掩住耳朵。象又一只人马怪物①。

始终有可能性剩留

始终有可能性剩留——放出

① 人马怪物，希腊神话里半人半马的怪物。

你自己，走上街，它棕色的距离
会慰藉目光，用房门，用柳树的
细杈，一块块水坑，以至散步。
我葫芦般脑上的头发被微风撩起，
街道在远处缩成V形，象张
归于下颏的脸庞；吠叫的小狗
皱纸般飞奔门外。
一条街道。有些房屋，比如说，
总胜过其余。仅举一项，
某些窗饰更为华美。再有，若你陷入疯狂，
至少不会在那些房中。

……说出“未来”之际

……说出“未来”之际，老鼠成群
蹿出俄语，啮噬一片
成熟的记忆，它拥有真奶酪
双倍的洞眼。
历经以往的岁月，管他谁人何物
站在角落，藏于沉重的窗帘，
你的脑中并没有回荡天使般的“哆①”，
唯有它们的沙沙响声。生命，无人敢于

① “哆”(doh)，音乐中七个唱名之一。

称赞的生命，仿佛那匹赠马的嘴巴，
每次相遇总显露牙齿
大笑。一个人所剩的集成
一个片断。他口语的片断。言辞的片断。

并非我在失控

并非我在失控：只是倦于夏季。
日子荒于你伸手抽屉取衬衣之际。
但愿冬季来临，用雪窒息
所有这些街道，这些个人类；但首先，闷死
枯萎的绿色。我愿和衣而眠或索性捡本
借来的书，而一年倦慵节律之所剩，
象只遗弃它盲主的狗，
在普通的斑马线上横越马路。自由
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
你的口涎甜过波斯馅饼，
虽然你的大脑被公羊角般拧紧，
没有物体落下你浅蓝的眼睛。

常　晖译

科德角摇篮曲

——为A.B.而作

1

帝国的东端潜入了黑夜；
鸣蝉默不作声，在草地憩歇；
古式山墙的铭文随十字饰物
暗淡而朦胧，渐渐隐没
如桌上酒滴无几的空瓶。
无人街上那辆巡逻车里，一叠乐句
在雷·查里斯[1]的琴键上丁当如雨。

自浩淼之洋爬上空旷的海岸，
一只螃蟹掘进海打浪溅的沙滩，
沉入梦乡。砖塔上的巨钟
指针匆忙。满脸沾着汗渍。
街灯闪烁在窒人的气息里，
它们等距串连，
恰似白衬衫衣扣敞至腰间。

① 雷·查里斯(1930—)，美国歌唱家、作曲家。

气息窒人。目光为闪忽的红灯牵拽
正越过房间驰往床头柜
的威士忌。心，凝滞片刻，继而再次
轰声不止，单调无味。血，走在朝圣途上，
又返归了十字路口。身体，则如直立、
卷掩的地图，举首北方。

想生存实在怪异，但确是这样。
家俱积满尘埃，轿车在拐角上
躬起腰，全不理欧几里得。黑暗稠深
替代了空寂，没有人，没有声响，
等等，并用它的狡黠和劲力，让他们
不是变作叛离者，那群逃之夭夭的家伙，
而成为当今隐踪埋迹的人。

气息窒人。稠密枝叶磨砺的刺耳之声
本已足使你大汗淋漓。
黑暗里隐约的微粒
无非是——星星。废弃的篮球场上
一只无宿的夜鸟在铁篮框
的乱网中生下它脆弱的蛋。
如今薄荷和木犀草溢散。

2

他，恰似一位暴虐的酋长，

不忠于广阔的宫殿、多重的欲望，
只需要不断更换的后宫，
我已变换了纷繁多样的帝国。
足音为燃烧产生的刺鼻气味
录下，荡漾在空气中，
从四方角落（静祷之时！）
从乌鸦星座的顶点，从五时开始。

如一位耍蛇人，一位老杂色衣吹笛人[①]
我吹着自己的笛儿走过那些绿衣爪牙，
我的睾丸感觉他们战斧的冷森，
仿佛蹚进河里。嘴巴
溢满海水锋锐的咸汁，
接着我跨越过那条界线，

驶进羊肉味的云堆。身下的河流
蜿蜒，道路开满灰尘之花，干草呈黄，
世界渐渐缩小，军队对峙，
无论遐迩，四处皆如
欲合之书的印刷字，缠结一处，
军队步履整齐，演习游戏，
城市浓黑得象鱼子酱。

继而夜色越发稠深。灯光纷纷逃离，

① "杂色衣吹笛人"，罗伯特·勃朗宁一首诗的诗名及其主人公。他能以笛声召唤耗子和儿童与他同行。

汽轮机嗡鸣，脑袋有节奏地疼痛，
空间如螃蟹般倒行，时间首当其冲，
向西流去，溪水般泻逝，
仿佛驶往故里，一片黑暗里，
用夜之沥青揉脏它的长衣。

我坠入梦乡。白天里睡醒，
北极磁性已强化它致命的曳引。
于是我看到新的天穹，见到重建的地球。
它卧伏，
面对尘土，如无聊之物的一贯之行。

3

生命如万物精髓，
它教授世界之本。皮肤怀怎样的感激
接受它皮革椅的凉意。
同时，我的臂膀，落在黑暗的某处，
谐同栎木椅
无力的扶手陷入麻木。
灼目的栎木纹理
掩住关节处的细骨。脑子
如玻璃杯的冰块般丁当敲击。

气息窒人。赌厅的台阶光线朦胧，
有人划着火柴，照亮他那张

又老又黑的脸庞，拥抱一切的黑暗中
它闪烁片刻。县政府白齿状的
门廊没入叶片织成
的厚网之中，等待过路车灯
的随意搜寻。高栖货架，

象伯沙撒[1]宴上火红的警告，
可口可乐商标哼起红色的曲儿。
乡村俱乐部未加修剪的花床里
喷泉悄悄吐诉衷肠。无力唤起
枯枝间云雀的鸣啭，
一丝弱风将人世间
破烂皱褶的新闻，陈旧的事件
沙沙地撞击在铁床架那临时拼凑

不成模样的栅栏上。气息窒人。
倚着步枪，无名士兵越发无闻。
傍依水泥栈桥，呆头呆样的
渔舱擦刮它锈蚀的鼻梁。
疲乏却嗡声不息的排气扇用
金属翅磨碾美利坚的热风。

象加法进位的数字，

① 伯沙撒，据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第1、第4—7节：伯沙撒是巴比伦王子，在一次盛筵上，有手指在粉墙上写出一排字，预示他的毁灭和死亡。

海潮在黑暗中升起，
沙滩上留下它游移的踪迹，
持久、延续的运动，
那海洋重复、拖曳的摆动，
摇晃漂泊百万年的碎片。

若你沿侧道步下码头边，
你会不断跌向那些
潮水，双手僵垂两侧，
却溅不起浪花一片。

4

帝国的变化紧密连结
娓娓的话语，言语间唾液
柔软、带摩擦的飞溅，罗巴柴夫斯基①
的全部天使，那条怪异的
平行道或许有一日偶然
笨拙地彼此相撞
如经线在极点相聚的设想。

变化同样连接着伐木，
连接着生活折翻的破衬里
从此变作件又干又好的外衣
（冬季是花呢，热天里则为亚麻布），

① 罗巴柴夫斯基(1793—1856)，即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俄国数学家。

以及在壳中硬化的脑核。

总而言之，五官中唯有眼睛
保持着灵敏，
柔顺、遵从如一个梦幻或意愿。
因帝国的变化连接旷远的视线。
连接越过海潮的远眺
（我们体内活着条休眠的鱼），
镜中显示你小心置于
头发左边的那块
神秘地出现在右边，

连接着柔弱的牙床，那陌生的
外国食物带来的胃灼热，
连接紧张的空白，脑中的
纯白一片，呼应你写的这普通的
一小页空信笺。
可飞旋的笔如今
指出相似之处，毕竟

你手中的工具依然是从前的
笔和墨。林地植物没有呈现
树叶的变换，那同一种旧轰炸机
将云堆列向出人预期，
而精确选择、谨慎瞄准的地点。
此刻你的真正所需是杯饮料。

5

新英格兰的市镇仿佛被
沿海岸线抛上潮水
泛滥的沙滩，黑暗中与瓦片
鱼鳞般的斑块一同闪光，绵延数里，
象被鲱鱼和鳕鱼首次发现的
大陆巨网拽进的大批
休眠鱼群。但无论鳕鱼

还是鲱鱼全无那象征荣誉的
辉煌雕像，即使纪念日
可被轻松地省略。至于那里
的伟大旗帜，它没有在双杠间
留下第一位鱼类奠基者的纹章或痕迹，
正如路易斯·沙列文[1]仿佛说起，
在暗中观察，
它看去象插入星辰的塔群速写。

气息窒人。一个男人在游廊上将毛巾
缠绕喉管。一只怜弱、幼小的飞蛾
撞击纱窗，旋即蹦开如子弹一颗，

[1] 路易斯·沙列文(1856—1924)，美国建筑学家。

那自然从隐蔽的埋伏地
射向自己的子弹，
瞄准着七月中旬
这不可能击中的靶心。

因为手表滴答不停，疼痛随岁月
流逝。假若时光学得
万灵药的诀窍，只因它难以
容忍催促，或最终失眠。
无论行走或游泳，一个半球(头)
总集满梦魇，它的对立(尾)，影子，以及
下侧那幽暗、阴险的游戏。

气息窒人。伟大而沉静的植物。远处的犬吠。
一只频频点头的脑袋现在竖直起
保持脸庞和电话号码不至滑进黑暗
滑离记忆中那危险的边缘。
真实的悲剧里
似乎并非完美的主角最终死去，
倒是，经夜复一夜的磨损
旧舞台布置自己，在缝合处塌崩。

6

既然为时已晚，如今不必再提
再见或期待时空给予答复，唯有

一声回音象是说“这是你的小费”，
充满伪饰的威严，并将泄漏之盲造就
的每次机遇三乘方，
那么我在某种恍惚间书写；

盲目地写出这些话语，誊写的手
一瞬间企图
越过“怎么会?”之语，
它随时可能滑口，
滑出作者原先之口，
并驶入夜色，在那儿以几何率
进行扩张，等等，等等。①

我写自一个帝国，它庞大的侧翼
伸入海底。尝试过两片海洋
以及大陆，我自觉理解
地球本身的感受：无路可走。
别处无非是蔓延的
星群，不住地燃烧。

最好用望远镜细察
叶片反面那自我封闭的蜗牛。
过去我总把“无限”
奉为艺术：将一升分成

① 原文为德文。

等量的三份，同几位朋友
喝它个一滴不漏。而不是透过镜片
看英里无边际地相汇。

夜晚。一只杜鹃喘息在
耻辱的瓦尔多夫。军团紧密团结，
并倚靠同伴，直立入眠。
竞技团在广场旁聚集。夜间球场
赤裸的蓝图之上，
月亮如失落的网球，注视球场，
如棋后的梦，空闲、镶木制成，正规且明亮。
不存在无内容的生命。

7

角落被封住，积满
肮脏的蜘蛛网之时，方被称作
九十度直角；掌声和喝采
一阵射击之后，演员方从死亡中升出；
也只有当支点牢固地确立，人
才能据阿基米德定律
举起地球。只有当身体的重量
与地面形成正确角度的平衡
才能设法行走和驾车。

气息窒人。一群蟑螂聚在锌制

浴盆的赛场上，围绕海绵干僵的死尸，
旋塞转动之间，一只铜龙头
如戴上桂冠的恺撒之首，
给活人与死者灌泻
一柱无情的水，让他们淹死里面。

我杯里那些个小泡沫珠
看似奶酪上的洞眼。
无疑是地心的吸力
左右一块实体般
支配这些泡沫般的小透明体。
它加速的飞瀑
(每秒的每秒三十二英尺)折射如
人类尘泥中的一道光线。

唯有灶上堆积的白瓷
看去如此象挤扁、塌陷的塔寺。
空间只愿借与再生之物，
例如，玫瑰。你若瞥见一朵，
会随即发现第二朵。美丽的花茎，
绯红的花瓣上伏卧营营嗡嗡的
带翅的蜻蜓，以及带螯的黄蜂和蜜蜂。

气息窒人。甚至墙上那柔顺的
影子，仍在摹拟举起的
那只手，抹去前额的汗滴。老朽之体

的气味如今甚至比体形
更为清晰。思想丧失了它
限定的边缘，疲惫的大脑软化
在它汤羹般的头骨里。这边
无人会固定你视力的焦点。

8

保存这些言语，抵御寒冷之期，
畏惧之日吧：人幸存有如鱼，
被搁浅，扔上岸，却执著地
适应某种深沉、细胞质的愿望，
扭向灌木林丛，形成铰链结成的双腿，
接着启程(留下条如钢笔划出的轨道)
驶向内里，那大陆的心脏。

那儿有斯芬克司，胸部丰满，有缀上翅膀
的狮子，恰似带毒牙的神话鸟。
还有白衣天使，和海中仙娘。
肩负黑暗的大片朦胧和沉沉
热量(可否加上，悲恸欲绝？)的人，
珍爱他们甚于投下的话语泛开去
形成的同轴、环状的圈圈涟漪。

甚至无立锥之地的空间本身
也在衰退，象冰天中的一颗星辰。

但仅因为鞋的存在，并穿在脚上，
便永远有着平面，有着站立的地方，
一片干燥的原野。
它的边缘和海滨将娱悦
于鳕鱼的柔声轻唱：

“时间远比空间伟大。空间为物。
时间之本却是思想，物质的
清醒梦幻。生命本是
时间的种种。鲤鱼和鲷鱼
为其血块和精华。更
完全、基本的物质同样如此，包容
海波和干燥陆地上的太空。
包容死亡，那标点符号。

“有时在那片混乱里，日子的堆积中，
耳边回荡某个单词的音响，
某种简略而音节化的叫声，
大概象‘爱’，或许仅是‘喂’！
但没待我辨清，静电或雾气
便骚扰起扫描线，波动
起伏有如你头发松散的卷纹。”

9

人俯视生命有如夜观察灯火一盏。

有些时刻，一个念头走出
大脑的半球，如床单一般
从不安的睡眠人身子夹钳下滑落，
揭示出平日不知的一切。
无疑，夜

是头庞然大物，但不至无限得
独占双耳。渐次地
脑中的非洲、欧洲，还有亚洲，
以及其它拥挤海域中的高地，
在轴线上吱嘎作响，脸颊折皱，
转向电动苍鹭，喙上缀着灯泡。

瞧，阿拉丁[1]在说"芝麻"!快变！有金色藏物。
恺撒在黑色广场的柱廊下召唤布鲁图斯[2]。
玉亭里一只夜莺用娇嫩的爱情主题
鸣唱中国柑橘小夜曲。
一位少女在灯光竞技场晃着摇篮。
一条裸露的巴布亚腿击打布格——伍格[3]拍子

气息窒人。冰冷的双膝蜷起抵御黑夜，
它蓦然向你走来，走到床上，

① 阿拉丁，《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男孩，能用得到的魔灯和魔圈召集两个神灵，实现任何意愿。
② 布鲁图斯（公元前85？一公元前42），罗马政治家，军事将领。参与刺杀恺撒。后自刎身死。
③ 布格——伍格，一种在钢琴上用打击乐节奏演奏的方式。

这就是婚姻。海关那边，
越过无数边境，出现了
一个侧影，如今你与之毫无干系，除非
它成为洋底，隐出视野，
以及裸体的经验。

然而你们不愿一同起床。
因为虽说那边或许已泛出曙光，
黑暗仍主宰着你那半球。
一处光源从来不足以
为二个凡人服务，自
上帝将世界胶合一处。
阳光从不充足。

10

低眉之间，我注意到袖口的折边，
肘部的弯曲。坐标显示出
我天堂般的处所，那无上而幸福的
地方，一切目的、期望都在睡眠，
这是个没有追忆的星球，没有
相交线，没有前景可言。

用你的指尖触及桌角，触上
笔尖：你明白这些东西会伤人。
而绝无生气的天堂

踞于尖角之中；
反之人类生活里
它转瞬即逝，成为一次
永不复返、朦胧不定的超越。

我觉得似乎身处山巅。
我的远方有……时光和稀薄空气。
保存这些话语。凡人寻觅的天堂
本是终端，一疲惫、击烂的海角
弯成扭曲的形状，
一个圆锥，一只装饰帽，一只铁轮船头
那儿的瞭望者从不叫“嗨！陆地！”

时间是你唯一的肯定。
此外，除了控制
旋转的手，一无所留。目光静静
淹没于钟面，如同于浩渺无底的海里。
天堂里所有的钟拒绝敲击，
担忧敲击声骚扰和平。

折叠一切空缺，用二乘以
任何失物，你会找到线索，得知它
此地的模样。无论如何，一个数字
也算个单词，因而也是一种方法
或手势，象一小块冰
无痕迹地融化。

11

重大问题留下一串话语。
无定无形恰如树梢的云朵，严峻又似
那年的日期。因此，同样是那装饰在纸帽里，
察看海洋的身体。它没有本体，平板
如一面镜子，立于黑暗。
脸上，正如脑中，
唯有涟漪四处波动。

由爱情、秽语组成，混杂的
灰末，死亡的恐惧，软骨症，
腿间的危险，海边直立的
身体是空间的包皮，
让精液流过。面颊带有眼泪的银痕，
人突进时光；人是它自身的终端。

帝国的东端潜入夜色——
黑暗没过喉管。耳膜内弯曲
有如蜗牛的螺旋线条，忠实地重复
言语的盘绕，似乎在其中听到
自己的声音，它意欲刺激
声带，但无助于你的视觉。
时光的界域中，没有巉岩创造
回音那正规、呼应的对称。

气息窒人。只有仰天平卧
你方能，带一声叹息，对上方那些沉默、
无限的地区发出枯燥的演说。一声轻叹。
但陆地之广，你相比之渺小
这样的认识，让你荡来荡去，
从墙到墙，象聆听一首摇篮曲。

因此，好好睡觉。做个美梦。把袖口缝好。
象去撒尿的那些人一样睡觉。
国家在地图中陷入罗网，永不能抖落
它们纬线的网络。别问是谁，假若
你觉得门在作响。永不要信任
可能回答并说是他的那个人。

12

门在作响。一条鳕鱼站在窗台上。
他要了杯饮料，当然，是为上帝。
你无法拒绝旅人的一点品尝。
你指示他该取道哪条，
一条蜿蜒的公路，并祝他旅途愉快。
他启程了，但他的同胞胎

兄弟已在门口得了把推销员的尺子。
（两条鱼相似如眼镜片。）
一群鱼整夜不断来访。

不过在岸边造房的人们
懂得如何入眠，懂得怎样无视
这些挨近的群体那整齐的足音。

睡觉。你那边的陆地并非圆形。
它仅是长的，有着各种凹坑和土丘，
各种升降。更长的是海。
有时象折皱的额头，展示
一道滚动的波浪。再长的
是珠子般串成的无数白昼；

以及夜晚；这些以外，是盲目的烟雾，
天堂仙子，地狱恶魔。
百倍长于这一切的
是对生命的思考，对孤独的死亡
思考。而长于一切十倍的
是对虚无奇异、无常的思量。

但视力不济。事实是必须
闭上眼方得以一瞥。
唯有此方式——睡觉——目光才能调节
到正确的视力。无论贮藏何物，
这种睡眠带来的梦幻，好的或恶的，
都赖于睡眠人本身。一条鳕鱼站立门口。

(1975年)

常　晖译

佛罗伦萨的十二月

"他没有返回他的古老的佛罗伦萨，
甚至在他谢世之后……"①
——安娜·阿赫玛托娃

1

门吸进空气，吐出蒸汽；而你却不愿
返回低流的阿尔诺②，那里，人们成对成双。
如新种的四足动物，悠然漫步在河湾。
门呼地开和关，野兽残踏路石。真的，
这城市的气氛还保留着一丝
幽暗森林的气息。它
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某个年龄，
那里的人翻起衣领，隔开
路过的同类，凝固自己的目光。

2

深陷于阴冷的黎明，瞳孔眨闪着，

① 引自阿赫玛托娃诗《但丁》。——原注
② 意大利中部河流名，流经佛罗伦萨。

吞下混浊的街灯麻醉记忆的药片。
离高耸的西尼奥列钟楼几码之处，
那门道，若干世纪以后，暗示出
最出色的驱逐理由：谁也不能
在火山旁生活却不紧握拳头，
虽然它不再松开，在它的主人死后。
因为死亡终究是第二佛罗伦萨，
考察其地域或天堂般的建筑。

3

正午，猫钻下长凳，研究影子是不是
黑色，而“旧桥”（经过修葺已焕然一新）上
塞利尼[①]注视群山辉煌的墨绿的地方，
嗡嗡营营，工艺古玩的交易热闹非常。
流浪汉被拱形砖墙梳成齐整的一溜。
过路的美貌女郎亮一头金色卷发，
在小贩的货摊上挑拣寻觅，
弹性的金发瀑布似地披散，
黑发王国里俨然是天使走下凡间。

4

人沦落为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

① 塞利尼(1500—1571)，意大利艺术家。

楔形，弯绕的字母，又由于光滑的
表面，沦落为逗点和句号。确实，
写着一个普通的单词，不自觉的钢笔
常常要演化为素描——当勾勒M的
弯曲——人的眉毛；墨水的诚实甚于
热血。脸庞，当潮湿的言辞翻得
里朝外，为晾干刚说出口的话语，
挤出苦笑，就象吸进阴影的皱纸。

5

码头仿佛停开的火车。潮湿
发黄的别墅[1]齐腰埋进泥土。
身着大衣的人影闯进阴冷
门道的大口，登上衰朽、磨平的
白齿，走向腥红、肿起的上腭，
那里标着16，一个号码，如命运
一般肯定。那扰得人心不宁，
无声的小铜钟，在尽头唤出嘎声的“等着”。
两个形同8字的干瘪老妪放你进入。

6

酒吧里尘积灰封，眼眸隐于帽舌的暗影，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向上搜索壁画，众女仙和丘比特。
鸟笼里的金翅雀，慢打精神，
尖利的歌喉唱不出连环韵的歌。
一束偶然的日光洒上广场①。
劳伦佐②遗骸安卧的法衣室，
穿透层层窗幔，刺激着污痕斑斑的
大理石，白如雪的马鞭草浴盆；
铁丝网成的拉文纳③里，鸟儿亢奋。

7

吸进空气，吐出蒸气，佛罗伦萨的门
紧紧关闭。人渴求一种或两种
生活（这正同你的信仰相符）——
第一次生活时，某夜里你会了解
爱情并不能感动星辰（或月亮）。
因为它把整体分开，切成两半。
象你梦中的现钞。象你对死亡的
忡忡忧心。倘若爱情能使南方星辰
更换排挡，它们会奔向它们的处女地。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劳伦佐（1370—1425？），真名为皮埃罗·第·乔万尼，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后弃世成为僧侣。
③ 拉文纳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省城，位于亚得里亚海海滨，以第五、六世纪的五彩斑斓的拼缀壁画闻名于世。

8

石窠回响着刺耳的刹车声。
交叉，有如构成十字的两根骨头，
吓破你的头皮。十二月的低空下，
布鲁奈列奇① 生产的巨型的蛋，
掸出一滴眼泪，从见惯幸福圆顶的
眼睛。一个交通警察敏捷地
舞动双手，在空中画出字母X。
扩音器吠声阵阵，抱怨飞升的物价。
啊，离开那“活”面具的顽固的人！

9

有些城市，人们不会再见。阳光
把金光泼向僵凝的窗。尽管这样，
没有入口，没有相当的钱。
迟缓的河上总是有六座桥。
总有地方，唇和唇第一次相接，
压在纸上的钢笔怀有真正的热情。
总有模糊你镜片的拱顶，柱廊，偶像。
总有无数的街车，拥挤着，密集着，
用一个永远远离该地的人的语言说话。

（1976年）

① 布鲁奈列奇(1377？—1446)，意大利建筑家。“蛋”显然是指他所设计的教堂等建筑物的圆形屋顶。

在 英 格 兰

——为狄安娜和爱伦·迈亚斯而作

布赖顿礁岩

这么说你又返回，夕阳初照的铅色黄昏。苏塞克斯
石炭岩对着海散发干草气味，投出
修长的身影，象某样漆黑无用之物。波涛激荡
的大海向陆地抛掷怒吼的涌潮和
海外的碎片。升起在多余的浪花和多余的黑暗
共鸣间，尖刻在天宇，是教堂的塔顶，奇岩的
怪容，这些铅色的夏日黄昏，以及登陆鱼儿的
色泽；我复活了。灌木丛中，一只无忧的红雀
鸣啭。地平线清晰的晾衣绳上
钉着片孤孤单单的云，象件衬衫，
一艘油轮的桅杆左右折腾，象只仰翻
在地的蚂蚁。我的脑中漂浮着某人的
电话号码——一片空渔网的
破洞。微风轻拂我的面颊。
海潮摇荡着焦急的碎片，

静伫的船儿任海浪拍溅，陷入沉思。
漫长生存的中期或短暂生命的
终端，人们潜入波浪，不为沐浴只因
对灰蓝、无人、野性的海面感觉兴趣，
那颜色与不转睛的凝眸相仿，有如
一模一样的两滴水。就象沉默喜爱鹦鹉。

东 芬 奇 里

夜晚。一个庞然巨体悄然移动，沿狭窄的
人行道，沿修齐的树篱和成排的金钟
和天竺葵，有如乡村运河上的无畏战舰。
衬衣的右袖口，沾满粉笔灰，泄露了
他的生计，恰似他自已的表白：
“你浇灌玫瑰和唐菖蒲
可略略少于大丽花或风信子——一周
一二次。”接着又向我援引数据，
从《园丁爱好者手册》和维吉尔的
一行诗句。地面吞噬着水流，
出乎意料地仓促，他掩住了双目。起居室里
家具稀零，有意造出空荡之感，
他的妻子——他已结了两回婚——合乎身份地
哼着曲子，排开纸牌，玩约翰·高尔斯华绥偏
爱的游戏：

"蜘蛛。"墙上一幅水彩画：一条河里
映出一座桥的侧影，天知道在哪儿。

岛上居民都明白迟早
一切终将结束：自来水
不再新鲜，带股咸味；脚
碾过砾石和稻草，感到
皮靴里的脚趾猛一阵寒意。
音乐唱片上呈现出与
唱针逆向的一片地方。
壁炉架上蹲着一只鹌鹑标本，
它曾离不开无际的森林。
还有一只花瓶插着银白桦的嫩枝，
以及一张明信片画着阿尔及利亚集市：成堆
五彩斑烂的货物，铜器，背景处
是驮物的骆驼——或许是山？——
裹着穆斯林头巾的男人。与我们截然不同。

一则记忆的寓言，藏在置身
字谜上方一支硬铅笔里。
一座房子，平卧在斜坡上的荒街，
落日在它一式的窗上辉映，
仿佛照射在一列快车的车窗，
它驶向永恒，那无需车轮的处所。
甜蜜的卧室(枕间有个洋娃娃)
她做"恶梦"的地方。厨房，

煤气灶上欢吟的菊花散发
茶叶的味儿。身体轮廓
以液体沉淀方式没入躺椅。
荒诞、恐惧，以及生命的倦息之间，
花儿挺立窗的那边，象不知怎的
翻反的小衣服——一朵玫瑰，抱紧
八片象征无限的花瓣，
一只大丽花车轮，在它的竹篱间飞旋
恰如薄丘尼凌乱的火车头，
金钟舞蹈家，以及尚未完全打开的
彩虹。一个世界，安恬地漂浮，
在那里没人会问："那是什么？你说什么？
请你重复"——因为这儿回声
将话语无误地反聩耳中
即便它远若中国长城。因为你
仅仅说了一个字："花"。

索　何[1]

一面硕大的威尼斯镜衬映美人朦胧的
侧影，身着丝袍，沉默的双唇有着
鲜红的伤口。听者审视着那些墙壁，

[1] 英国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区，以外国餐馆和夜生活著名。

它们的形状，经八载春秋，已变成“埃普索姆
赛马场的景致”。旗帜。带红帽的赛马人
骑着匹二岁的马驹狂奔疾驰向
终点。昏暗隐没了整个儿世界。看台
陷入狂暴。“……没有回答我的
第二封信，因此我决定……”声音
恰是挣扎于动词与缺少时态
之间。年轻、孱弱的手
拨动流动的锁，落进
虚幻的处所，似许多河流。
目前叉着腿的栎木雄马，
两匹如今已壮烈裹进外国的
尸布，它们沿桌边疾驰，桌上
酒瓶尚未干，奔往门口来到
某个街道。旗帜垂挂，风死去，
汗滴在骑马人唇上闪亮，
看台径自消失……一盏黄灯
在门边燃亮，雪堆镀了层淡淡的金色，
象维也纳糕点的碎屑。无论
谁先到此，这街上的钟
不会响起，灰色或栗色的马蹄
在刚刚流逝的此刻，几乎抵达终点，却未留
任何轨迹，象旋转的木马，在真实的雪地。

三位骑士

在古旧寺院圣坛的后殿，地板上，
三位骑士睡着最后一觉，于圣坛的阴郁间
闪烁着微光，恰如石头鲟鱼，
锁子甲的鳞，装甲板的鳃。三位一律
鹰钩鼻，尖削脸，地地道道的
骑士：胸甲，钢盔，长剑。睡眠
长过曾醒的光阴。圣坛里的黄昏。双臂
交叉搁在胸上，象条鲤鱼。

闪光紧随相机的卡嗒——某种
射击（将我们向前抛上未来
墙壁的便是射击）。那三人，
静默如冰，在相机里又一次
扮演起曾经之事——在普瓦提埃[1]
或圣地。一位带草帽的旅人，
对于那些如圣父，圣子，和圣灵
而死的人们，畏惧胜过撒拉逊人[2]。

教堂沿河岸铺展，轻松自如。

---

① 普瓦提埃，法国一城市名。
② 见本书第207页注①。

绿树成团成簇。白蝶
振翅于牧师会礼堂旁的花床。
凉爽的英国式正午。英格兰的与众不同
在于大自然，它不移开，安慰着目光；
圣坛墙壁之下，仿佛戏院的帷幕
一劳永逸地落下前，
山楂的掌声未以其呼唤挑中任何人。

北肯辛顿

《爱尔兰时报》发出沙沙声，为一股风骚动，
这风沿铁轨而行，抵达一个废弃已久的车站，
也为死亡的蛀木呻吟，预告秋天将临，
又为水流的灰舌头被砖床阻滞。
我多么爱这些声籁——这些漫无目标
却永续不息、从来充裕的
生命之音，还有砾石路上
我自己沉重的步履。我将一支箭掷往天际。
只有老鼠领略荒地的乐趣——
锈蚀的栏杆，丢掉的金属钉，
作废的电线，缩成尖硬的C，
金属面上时间的磨难。
一切无法修复，不再有用。
你只能铺满沥青，或将它们

清出地球，如今却已见惯
形状怪异的水泥运动场和狂呐人群的地球。
随后老鼠会来。慢慢悠悠，不急不忙，
溜进田野中，细微得
如同灵魂之于肉体，并且高抬它
小小的鼻子，惊呆一般，尖叫："这是什么地方？"

约克：缅怀W.H.奥登[①]

北英格兰的蝴蝶翩跹在一家倒闭工厂
砖墙下的藤蔾上。礼拜三之后
是礼拜四，以此类推。天空喘着热气，
田野燃烧。城镇散发条纹布料的
气味，久久弥漫，带着霉臭；大丽花死于枯干。
你的声音——"我知道三位伟大诗人。每一个
都是骄傲的混蛋"——带扰人的清晰
回荡我的耳中。我放慢脚步

掉头环顾四周。四年即将逝去，
自从你逝于一家奥地利旅馆。路口标记下
没有一个人：唯见瓦屋顶，沥青，石灰，
白杨。赤斯特[②]也死了——这个你

① 奥登出生于英国约克郡。
② 英格兰西北部一城市。

十分清楚。象尘积的算盘上的算珠，
麻雀歇在电线杆上，神情严肃。什么也
不能够将熟悉的入口化作队队人群，
有如对一个人的挚爱，尤其当

他已经去世。没有风，大堆叶片被迫
勒紧肌肉，违心地骚动。
白蝶之舞恰似一艘暴雨抛打的船儿。
一个男人带着自己的绝路，去世界
各方周游；一弯曲的膝盖，带钝角
重复迷人的景象，
象人字形的鹤群飞往
南方。如向前进的一切。

空白，吞没一切的日光——与山楂
同样的东西——稳固地漫开，沿着手伸出
的方向越发强烈，而
世界汇入一条他人居住的长街。
如此看来，这便是英格兰。英格兰，这样看来，
仍是一帝国，强大有力——假如
你相信音乐如水声汩汩——
统治着波浪。或任何元素，就此而言。

近来，我总有些失控：对着
橱窗里我的影像吼叫；手指
拨动号码时，我却让话机落地。

闭上眼睛，我看见一只空船，
静止，处于远方的海湾。
走出话亭，
我听见欧椋鸟的鸣叫——它在惊呼。
但振翼而去之前，那声音

溶化空中。它蓝色的蔓延没有形状，
酷似此地的生活(这儿沙漠里的事物更为突出)，
因你不在此处。真空渐渐
充满风景中。象斑斑泡沫，
绵羊在约克郡石南的
深绿色波浪上闲逛。轻捷蝴蝶
芭蕾舞团队，从无形的蝴蝶结处
得以暗示，在长满草的阴沟上摇曳，让目光

无处休憩。杨柳的直茎
长于罗马古道，
伸向北方，为罗马的众人遗忘。
从少中减去多——人中减去时光——
你得到单词，余物，挺立于它们
白色的背景，比身体活着时
更为显明，尽管喊着“抓住我!”——

如此爱源变作爱体。

石　头　村

英格兰的石头村。
酒馆窗内那瓶中的教堂。
牛群疏散在田间。
国王们的墓碑。

一个男人，穿着虫蛀的衣服，
目送一列火车，走向，如这里的一切，海中。
冲着他女儿微笑，她奔向东方。
汽笛嘶鸣。

瓦上无垠的苍穹
随鸟鸣四溢越发湛蓝。
而歌声愈清脆，
鸟儿愈细微。

（1976年）
常　晖译

详解柏拉图

1

我愿意，福尔图娜，①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
一条河在桥下流过如衣袖里伸出的手，
　　流向海湾，张开手指如肖邦，
他活着的时候，从不向别人挥舞拳头。

城里应有歌剧院，浑熟得过头的
男高音放声高唱玛里欧咏叹调，兴奋
　　并取悦暴君。他在包厢里拍手，
坐在后排的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可恶的人！”

这个城不会没有水上俱乐部或是
足球俱乐部。倘若工厂烟囱不冒烟，
　　你便能断定是个礼拜天，
在街车的颠簸中出城，手里攥紧两个美元。

① 罗马神话中司幸福、好运和成功的女神。

我要把我的声音缠绕于动物寻常的鸣咽，
在那片用头开始而用足结束的球场。
　　汉姆拉具[1]制定过繁琐的法律，
最紧要莫过于踢角球和罚点球的那一章。

2

那里要有图书馆，我可以浏览在
无人的大厅里，书里逗号的数目
　　多如穷街陋巷里污秽的言辞——
那没有闯入散文或是诗歌的词语。

城里应该有个宽大的火车站——它的正面
虽遭兵燹，仍比它以外的世界壮观。
　　飞机的圆窗里我看见一棵棕榈，
我体内休眠的猿人立即睁大了双眼。

当冬天，福尔图娜，用尸布覆盖广场，
我将打着哈欠，在艺术馆徜徉。
　　那每一幅油画，特别是大卫和安格尔所作[2]，
理应同胎记那样，人们熟如手掌。

从我的窗口，黄昏时分，我要观看

① 公元前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巴比伦的国王和立法者。
②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和安格尔(1780—1867)，均为法国画家并同属古典主义画派。

咩咩叫的汽车群闪电般来回穿梭，
　　整齐地经过市法院，乡下人刘海式
石柱，伫立在门阶上，苍白，赤裸。

3

城里还应有一家酒吧，出售
上好的牛奶冻，倘若我在那里问
　　我们何必要二十世纪既然已
有过十九，我的同事将瞅着刀叉发愣。

那里当然应该有两条孪生的街道，
过道两侧有女仙胸像或同样精美的[1]雕塑，
　　起居室内挂一帧肖像，让你领教
这女主人年轻时的容貌曾摄人魂魄。

我会听见不加掩饰的声音平静地
谈论与烛光下的晚餐不相关的事情；
　　炉膛里跳跃的火焰，福尔图娜，
虽然终将熄灭，将红斑泼上绿裙。

时间——不同于水——在平面上流动，
贯穿，比方说，从礼拜日到礼拜一，
　　在这城市的冥暗中，抹平一切涟漪，
最后再冲洗去它自己留下的轨迹。

① 原文为法文。

4

那里应有纪念碑。除了其名已知的青铜马上英雄——
还要有将双足插进历史的马蹬驯服
　　历史的人——我也愿意知道马的名字，
想一想吧，它用怎样有力的足

在居民身上打出烙印。一支烟叼在唇间，
在深夜的回家途中，我会大声地猜想——
　　如吉卜赛人抽噎着解说手掌，
观察柏油路的裂纹——这城市生命线的短长。

当他们最终将我逮捕，说我是间谍，
从事颠覆，流浪，搞三角恋爱①，四周的人群
　　沸腾，用因劳作而硬化的手指戳我，
并大声吼叫："外来的家伙！给他个教训！"

那时候我将暗暗发笑，对自己说，"瞧，
现在你有机会体味，法律上的第三项，
　　从内部观察的经验——你在外部看得太久
留心这一切细节吧，当你高呼：'万岁，吾党！'"

（1977年）

① 原文为法文。

来自明朝的信

1

不久将是夜莺飞出丝笼，隐没踪迹
的第十三个年头。当暮色降临，
皇帝用另一个裁缝的血吞下
药丸，接着，倚上银枕，转视一只珠饰的鸟
它那平乏、单调的鸣叫催他入眠。
这就是我们这些天来在“人间天堂”庆贺的
这个单数，且不吉利的周年。
那面特制的用以抚平皱纹的镜子
一年贵比一年。我们的小花园为杂草窒息。
天空，也被塔尖刺破，象针插进某病人的
肩胛骨，他病情惨重，只可让我们见其脊背。
每当我对皇子谈论
天文，他便开始打趣……
这封你的野鸭，亲爱的，给你的信
是写在皇后恩赐的香水宣纸上。
最近，稻米匮乏，而宣纸却源源不断。

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乃
谚语所云。可惜归途
不始于相同的起点。它超过十个
一千里，尤其当你从个位的零数起。
一千里，二千里
一千意味“你永不能
返归故里”。这种无意义，象瘟疫，
从言语跃上数字，特别落上了零。

风把我们吹向西方，如黄色的豌豆
迸出干裂的豆荚，在城墙屹立处。
顶风的人，形态丑陋，僵硬，有如惊惧的象形文字
有如人们注视着的一篇难解的铭文。
这单向的牵拽把我拉成
瘦长的东西，象个马头，
身子的一切努力消耗在影子里，
沙沙地掠过野麦枯萎的叶片。

（1974年）
肖　晖译

洋槐树的沙沙声

夏季，城里空空。周末和假日
将众人驱出市区。夜晚令人
感到抑郁。而军队可直入无阻。
只有当你给尚未迁移南方，
仍滞留家中的女友打电话之际，
方才竖耳细听——笑声，一种国际低音——

轻轻放下话机：城市和政体
均已瘫痪；信号灯越发频繁地
亮出红色。捡张报纸，你从吐出
小号铅字的“整顿城镇”读起。
易卜生早已乏味。契诃夫也无趣。
最好是蹓跶一圈，以便增进食欲。

太阳每每落至电视塔后面。那儿
就是西方——那里的女士们频频悲哀，
绅士要弄手枪，一旦有人
伸手要钱，便大嚷：“滚开！”“人啊人”
从黑色手指跳跃间的银色竖笛里爬出。

酒吧是开向那些国度的窗口。

堆成金字塔状满满的酒瓶有纽约的风度；
仅仅那情形便给你莫大的刺激。
指示出那是东方的，是你苍白、隐晦的
楔形思维，犹如条条死胡同——
还有钞票，印着穆罕默德，或他的山峰
还有钻进你耳中炽烈的嘶嘶声："你说不说……"

然后，当你摇晃着归家，它成了钳子诡计，
一处新坎纳[1]，那儿他凌晨四点在浴室
吐空胃中的庞杂之物，眼睛
从洗脸池椭圆形镜中直直
瞪着你，那儿他抓住最近旁的一把
剑，新的征服者发出"嚓—嚓—嚓"的声音。

（1977年）

常　晖译

① 坎纳，古意大利东南部城名。公元前216年，汉尼拔曾采用钳形包围战术率迦太基人在此击败罗马人

挽歌：献给罗伯特·洛厄尔[①]

1

在你教堂如林的新
英格兰，那片秋季的
湛蓝中，箭猪
顶住波斯顿砖墙磨尖它金色的刺
直至闪出多余而
耀眼的光芒。

白色的泡沫跪立，在
祭坛上粉碎。人们的
目光在教堂里面
闪亮，恰如卵石
为潮水泼溅。

什么是拯救，既然
一滴泪，凸镜般，放大

① 此诗用英语写成。——原注。
罗伯特·洛厄尔(1917—1977)，美国诗人。

某个将来完成时？
唱诗班不断
重复“我主十字”歌，其所获的
正为我们所失。

会有无处不在
的万能上帝，
但比不上你半点
肉体。当人死去
衣柜张口
我们取到你的茄克和领带
它们无人问津，自由自在。

2

在查理斯银行
黑暗、密集、打印的字母
围绕它们封口的言语。
一个小孩，逗号般，闲荡在
元音和辅音组成的
衣裤间，却

组不成一个单词。钢笔的
欠缺拼出了
它们的无用。黑色的
灵车无声航行在

警车的尖叫中
如又一位缄默的奥德赛。

3

洛根的飞机从
工业冻土带的一片褐色中
雷鸣而去
带着它官僚的苔藓。

大批车辆牧群般，在
灰蒙、迂回、平坦、
闪着油腻光泽如
一面现代旗帜的条纹上吃草。

早在北欧海盗或西班牙人
发现这土地之前的
大群鳕鱼和鲭鱼
如今仍游弋海岸周围。

在专讲目的和手段
只论行动的共和国里
诗歌只代表
死者的少数。

现在你变成

那片无视人间疾苦
无生命而平凡的
土地的一部分。

4

关于死，你懂得的，
比它将理解或
敢于揭示的你，
要多得多。

它也许象一处古旧
而无火柴照亮的黑暗
地方，每句话
都在试图寻找门闩。

这屋顶下
肉体采用
徘徊的魂灵
的一切无形。

天空中风信鸡唱着
冒牌的歌
你的丧钟在响
——一只永不停歇的闹钟。

(1977年)

常 晖译

抒情集束

1

宛若一只玻璃杯
将它的圆口印上
无法喝退的
大海的桌布，
太阳渐至西移向
另一个半球，
除去水中鱼，无人
被冷落一旁。

2

这里有暮晚的
温馨。鹦鹉保持
沉默，亲爱的，
更完成了静谧。
月亮将其乳汁
注泻于白屈菜丛：

远方显出的轮廓，
身体圣洁的绫罗。

3

亲爱的，何必再
费口舌，争执业已
覆灭的过去。
一根针失落在
人类的草堆，
永远不能寻觅。
有如抽拳击向影子
或——按方格走你的王后。

4

我们的一切聚敛，
我们的全部占有，
时间视为赘尤，
如潮水冲刷卵石，
将它磨砺，用熏陶，
或用斧凿的匆忙，
修琢成史前的雕像，
眉目不清的面庞。

5

啊，表面越小，
忠贞无私的爱，
对这一片或一滴，
希望越微薄。
身体从视野隐没，
这损失也许正是
地上的山水认定
远见应受的报复。

6

在远指的手指上，
惟空间明察自身利益，
光在空渺的气体中
获得自己的飞速。
眼睛受到伤害
全因目光太远，
而非因为年迈，
或是太多的读书。

7

黑暗的损害，

疏密均匀一致，
看似表面的平板
实来自纵深的厚薄。
人的创造
无非是紧握的拳；
这是消失雾中
航行者的灼见。

8

事情越是凄凉，
反越简单。你不再
渴求幕间休息，
如热血的青年。
舞台上及两侧的灯光，
终将黯淡。他迈进
叶蔓沙沙的拍击，
迈进美国的夜。

9

生活是随意的卖主：
头颅，阴茎，膝盖。
命运等于地理
同时间的混合。
其势力一望便知，

如果插入大棒。
你屈从命运女神，
她偏偏喜爱结网。

10

我额上凋残的
勿忘我牵动牙根。
象第三十三个字母①
我侧过生活前行的风帆。
要知道，亲爱的，苦恼
纷扰或不能纷扰的人
无不是语言法规的牺牲品——
逗号，句号，言语。

11

亲爱的，不存在不幸，
不存在生，和死。
那不过是辅音
弯曲着腿儿游行。
猪倌很显然
夸大了他的本事，
那珍珠②，不为人注目，

① 俄语中第33个字母是Я。——原注
② 典出英国成语：将珍珠扔给猪。意思是说将有价值之物送与不识货者。

寿命远长于我们全体。

12

不错，白色覆盖上
星星点点的黑斑，
便不再怀念
过去的本色或空白的
未来。两者比邻，
增加钢笔运行
于纸上的速度，
却显不出更多的好处。

13

你不会得到回答，
纵令高声问“哪里去？”
既然世界的各个部分
结合成一个冰的王国。
语言占有一极，名曰
“北方”，声音不愿高升
其旗帜，雪发现空洞
并在艾尔泽维尔[1]模子里爆裂。

①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印刷出版家族。

14

这些诗行是必败的努力，
徒然去挽救，去追溯，
去转向。可是你从不在
同一张床上睡过两次。
即使使女疏忽，忘记
更换你的被褥；
这不是土星，你无法
跳下光环，立足大地。

15

跳下赫西奥德谴责的
单调的旋转木马，
你的落点不是起点，
幽冥的夜确定了它。
无论你怎样用瞳孔
揉搓黑暗，上帝
关于重复的观念
局限于嘲笑的文字。

16

于是有人串上一块

羊肉，重新把火燃起。
我尽最大的努力
使我失去的不朽。
你尽最大的努力
宽宥我一切的过失。
色情的森林之神
总是应和翅翼扑打声。

17

亲爱的，我们结清了账。
或者说，你我获得免疫，
不再受染对方，有如
瘟疫流行时的天花。
恶言秽语的目标
崩去一只前臂，
被令人宽慰的
缩成微粒的机会。

18

啊，西比尔① 的慷慨，
未来岁月的讹诈，
我们的教名和记忆的

① 古代女预言家。

嘲弄，谁也不去理睬。
它们如白鹳占有草堆，
只占有谎言变质的甜味。
可是只要宽容和
文字存在，我们便活着！

19

这一切融为一体，
倘使飞碟上的乘客
探身向下了望
地面杂色的景象。
且不管他们的使命，
我看我们最好
远远地分离，不必
测试他们的视力。

0

好吧，让我们将圣母
移出金色像框，换进
一张特写的全家福：
从月亮上看见的地球。
没有表亲走近前来
为我俩摄一张合影，
也不见身着便衣的人。

人人忙碌，不克分身。

21

绝迹的猛犸出现
在交响乐会，也比我们
窒息在目前更显
合理。明天的
善良人势必惊愕
这冲淡的混合：
恐龙的热情今天
呈现于西里尔字符[①]。

22

这漫不经意的词句
形如老人呕出的废物。
我们的时代里，法官
宣布更严厉的判决，
对罪犯，当然同时也是
对自己脆弱的骨和齿。
而自由的词语
尚无人与之匹敌。

① 西里尔是九世纪传教士。他发明的字母是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

23

于是我们熄灭灯火，
只为了绊倒长凳。
侈谈未来无异胡说，
出于那同一老人之口。
真不如，亲爱的，
体面地将它结束，
用面部的肌肉
将黑暗推向前进。

24

这是我们远景的边缘。
真是可惜。向外延伸着
是逶迤的不尽的时间，
是绵延不绝的日子；
在城市的闪烁中跳跃，
直至在视野里消失；
无用的词句堆砌，
没有一句说的是你。

25

那海洋的近旁，

一个夏夜。我觉得
热仿佛是陌生人的手
搔我的头皮。剥脱的
桔子皮枯瘪，干硬，
苍蝇成群掠过其上，
如埃莱夫西斯[1]教士，
忙于举行祭祀仪式。

26

我把头贴上我的手，
可以听见时间树的细语。
这比不上呜咽
或有名的刺激。
这比不得话语温柔，
安慰跌跤的孩童，
因为紧随其后
仅是空白虚无。

（1978年）

① 希腊地名。该地古时信奉谷物女神，有独特的祈丰仪式。

圣皮埃特罗岛

1

三周过去了，亚得里亚海
北部这聋哑的一隅，浓雾
仍然紧裹这一片黄褐色
岛上高耸的钟楼。正午，
旅店里的电灯也须燃亮。
人行道上的石板沾满了
黄色的油污。汽车无须开动，
静止着便消失出人的视野。
路标的末端模糊难辨。而今
不是潮湿渗透赭石和陶土，
却是赭石和陶土穿透潮湿。

阴影凭籍着光的支持，
它响应圣诞节的欢娱，
如一件大衣取下挂衣钩。
百叶窗舒展出它的侧翼，
如飞下的天使一头扎进

他人的喧闹里。到处可见
污迹斑斑的墙灰剥落，
暴露出火红的砖块；内衣
晾晒了三个星期，热恋上
室外的空气和横拉的衣绳，
人们如若外出，西装以内
没有衬衣，布鞋里一双光脚。

午后二时。邮递员的身影
在门道里获得明确的定义，
瞬间后又重为一个侧影。
密雾中敲响的阵阵钟声，
不过是重复地履行公事。
你于是不由自主地环视
你的方向——有如一个漫游人，
企图看清姣好女子的脚踝，
当她擦过身旁——你怎能看见，
除碎雾之外。没有风，只有静止。
没有方向。在一段路弯处，
街灯远去如白色的省略号，
跟踪而至的是海草的气息，
码头的轮廓。没有风儿吹。
那静止如维克多·伊曼纽尔
铁铸母马无抑扬的嘶吼。

2

冬日的黄昏，总是早到——
从外部、上空的某个地方，
紧裹着支离的罗纱，
钟楼上巨钟的两臂
尾随渐渐消失在远处
那破碎的天光。
一个房客出门买香烟，
十分钟以后返回寓所，
通过一段浓雾中
身体打穿的隧道。
无影的飞机不住轰鸣，
咒语般诱出吸尘器的回音，
在旅店走廊的尽头，
然后噪声渐微，模糊了光线。
气象员出声地打了个哈欠；
旋即紧阖眼皮，如看见
鱼儿游来的牡蛎
(瞳孔暂时收起在
珍珠母体的黑暗里)。
被拱廊铸形的灯泡
宛如在灯罩下潜心
读书的青年；灯罩隆起，
如神龛中圣人的法袍。现时，

我们的时代，呼地跃起，
自旧教堂锈蚀的墙砖，
有如放学后的儿童
把白色皮球掷在墙上
后又反弹跳回。

残破的正墙上坑凹纵横，
却没有侧身站立的选择。
惟有蛇形栏杆光裸的小腿，
给百叶窗紧闭的阳台一丝生气。
三百年了，没有人——嗣女或女总督——
在阳台上抛头露面。
魔鬼看中的屋檐在拥抱中
结成姻亲或无聊到极点。
柱廊象甘油顺槽流走，
看不透的穿衣镜那耀眼的
玛瑙光华，身后隐藏着
一张沙发床和立式钢琴：
将早先的秘密隐于黑暗，
最好的帮手其实是日光。

天气寒冷之时，正常的声音宁愿
偎依在和暖的喉，而不觅求回音。
鱼紧紧抿起它的吻；内陆的
雏鸠唱它的歌。你却不闻
任何声音。横跨运河的桥

保护两侧迷蒙的堤，
免得它们被冲进海里。
呵气的镜面上，你们辨识
你不忍分离的人儿缩写的姓氏；
可贵的字母图案徐徐下斜，
宛若海马的尾。使用你肺里
红色的海绵，饱浸奶汁似的
浓雾——安菲特里特① 及其神女的呼吸！
伸出一只手——你的指尖会
触到一具无头胸像，它有泡沫
点缀，散发童年腼腆的气味。

3

冲洗并熨平的海湾，被风
吹得窸窣作响，无色的空气
浓缩成只鸽子或一只海鸥；
迅速消失。小艇，长船，
方船，平底船，从海外拖回，
四散停泊，如海滩上杂色的鞋
在脚下吱吱嘎嘎。记住：
一切运动，从根本上说，
是体重从一个地方向
另一处的位移。记住：过去

① 希腊神话中海洋的女统治者。

若无残留便不能存入记忆，
它必须有未来。仔细地记住，
只有水，而且只有这一件，
处处，并且时时对自己保持
真实，不屈服于变形，平坦，
只要干燥的陆地离去便有
它的存在。生活的膨胀——
包括它的起始，中段，渐稀的日历，
终结，等等——萎缩于
它无色，浅薄，永恒的涟漪。

葡萄僵硬无生命的藤蔓
因自身的紧张微微地颤抖。
花园暗处的树木，
酷肖藩篱，仿佛想忏悔，
却没有物，更没有人
愿意倾听。
黎明。无风。静止。
石灰石的呜咽，咿咿哑哑压倒、
断裂的芦苇。一只鞋尖
将空罐头发射天空，遥遥地
飞出视野，一分钟以后，
仍然听不见它跌落在湿沙，
或在海中溅起水花。

(1978年)